

1932 年
第 1 期



3 1595 9337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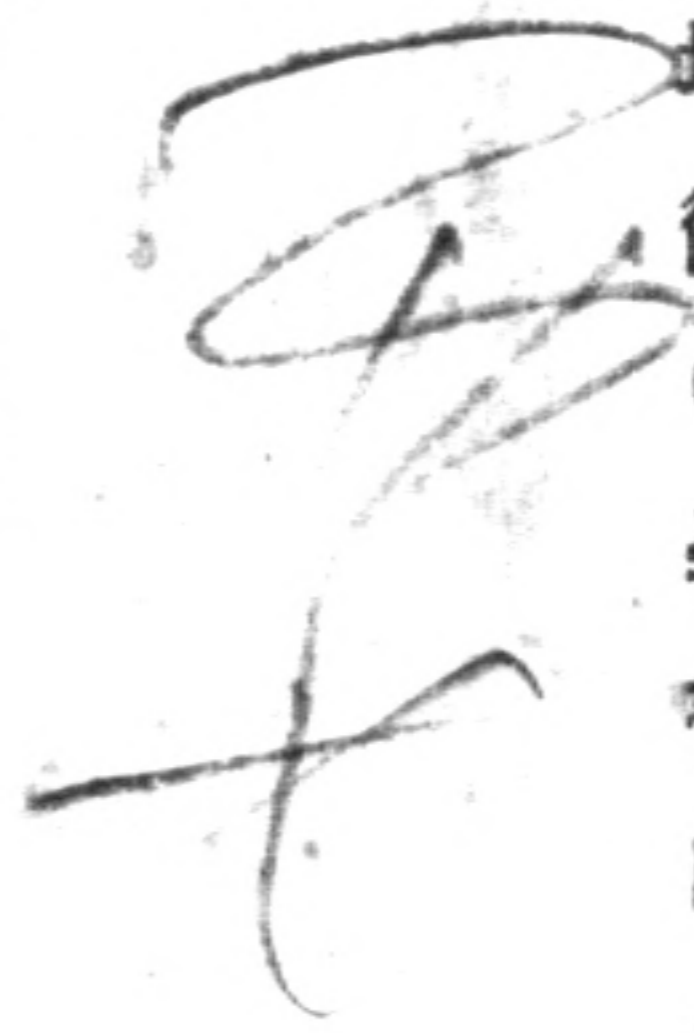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

保定培德中學校印行

獲

音

薛毅震署



◀ 期 一 第 ▶



R

524.8211

942

11 89

11-11-89

11-1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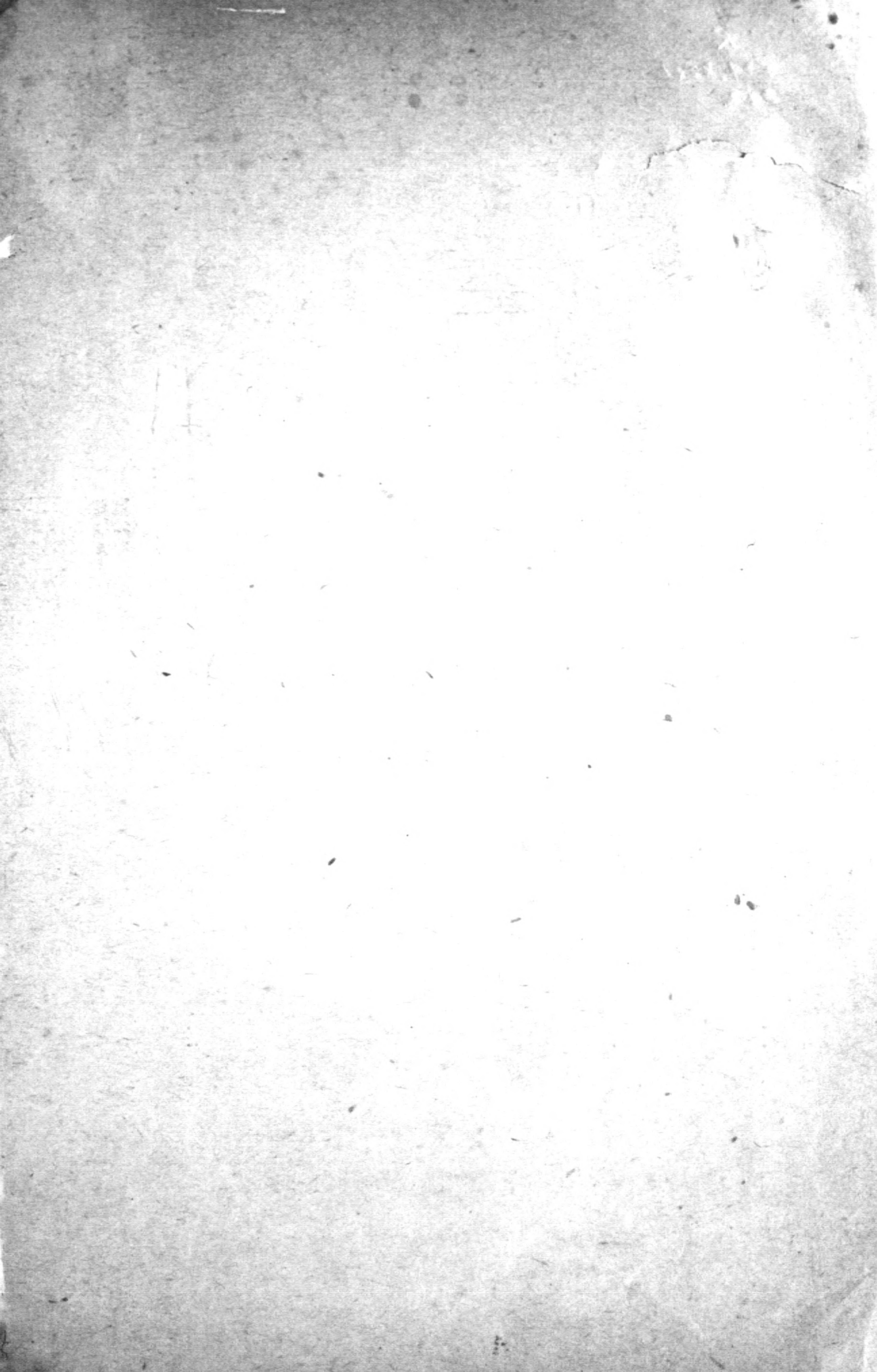
11-11-89

11-11-89

11-11-89

11-11-89

11-11-89



德音第一期目錄

弁言

述學

答李翹轉注本於方言說

羅氏編鐘攷

燕墟考故

鮑明遠年譜

六書說約

史記貨殖列傳論稿

卜法管見

我們爲什麼研究自然科學

文苑

文錄

目錄



宋文蔚

劉節

周樹

繆鉞

馬培棠

日本總積文雄著
第一班畢業生胡福林譯

日本日名靜一著
第一班畢業生胡福林譯

第二班畢業生任績

怡雲山館駢文序(宋文蔚) 弭兵古義跋(姜忠奎) 韓齋鐵筆自序(姜忠奎) 詞範自序(沈之沈) 跋歲寒堂詩話(李謙鏗) 西域古卷軸影本論語鄉黨鄭注疏自序(許維適) 弔汪容甫文(穆 鉞) 遊抱陽山記(許顏鑄) 一畝泉記(許顏鑄)

詩錄一

困齋遺詩十首(籍忠寅)

詩錄二

繆士衡詩九首 姜忠奎詩二首 張希象詩六首 沈之沈詩五首 梁國常詩五首 周澍詩二首 繆鉞詩九首 王瀛波詩八首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詩六首 第一班畢業生王懋德詩二首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崇武詩四首 第三四班畢業生馮魁掄詩四首 第三四班畢業生安廷璋詩四首

詞錄

繆鉞詞四首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詞一首 第一班畢業生王懋德詞一首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壽章詞五首

雜綴

徐市故事之演化

馬培棠

遊熱河回想記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附錄 在校學生作品

讀汪容甫經舊苑弔馬守真文(王保民) 與友人論救國方策書(王保民) 故鄉(崔文彬)
彬) 讀書笥記目序(翟文炳) 寒假紀事(董舉元)
與友人論文書(張德榮) 歲暮回憶(劉鴻鈞) 鍾嶸詩品序書後(王蘭會) 與友人論文書(郝世植) 文稿自序(張國英)
本校校舍規模記(薛埏) 本校游藝室建設記(宗鎮鐵) 和平(孫春棠) 春風(周慶桐)
風寒雪冷中的牆隅廟角(劉景春) 市衆眼裏的現在學生(常可權) 男兒終是馬將軍
(張鍾瑤) 將門閉好(孟繁康) 旅行日記——抱陽山(閔繁葆) 怎樣作一個新青年(王夢麟)
與友人書(趙世潤) 與友人書(劉希彥)

一、緒論 (1)

二、本國經濟發展之概況 (2)

三、本國經濟發展之特點 (3)

四、本國經濟發展之動力 (4)

五、本國經濟發展之障礙 (5)

六、本國經濟發展之展望 (6)

七、本國經濟發展之建議 (7)

八、本國經濟發展之結論 (8)

九、本國經濟發展之附錄 (9)

十、本國經濟發展之參考文獻 (10)

弁言

培德中學之創立。於今八年。卒業者五班。達二百人。諸生出校之後。負笈上庠。尙能懷其故學。秉守師說。或會聚討論。或函札往復。以蘄各進其所業。惟學域深廣。若涉淵海。淺淺之知。渺如一粟。况造車閉戶。合轍爲難。專己守殘。請益無地。故出其所獲。就正有道。非敢表襦。實求譏彈。又凡海內碩彥。平日贊同本校施教宗旨者。皆廣行徵乞。蒙錫鴻文。既增寵光。兼受教益。所以廣應求之效。通人已之情。假此簡編。用代喉舌。斯則本刊纂輯之微旨矣。

弁言

迷

學子



答李翹轉注本於方言說

宋文蔚

大著以六書轉注本於方言。往見安邱王氏說文釋例云。轉注者，一義而數字。語有輕重。地分南北。必不能比而同之。正與尊說相合。愚則謂此或爲轉注之一例。而非轉注之正義也。六書中轉注段借兩門。有造字與經傳承用之不同。前人或各據一端言之。未可輕議。今即以轉注言之。湘鄉曾文正公所言。乃造字之轉注。確守許君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說。大著舉許書省部之省，爨部之爨，謂非同意。不可以爨爲爨，以省爲省。不知此非互訓之謂。蓋謂省字之義从省而來。凡觀人者必先視其省字。故云。省，視也。从省省。非謂省可爲省也。爨字之義从爨而來。故云。象祭竈也，从爨省。段注謂祭竈亦以血塗之，故從爨省。爨者，竈也，非謂爨可爲爨也。許書中又有上承異部說轉注者。如京篆下云。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盲篆下云。獻也。从高省。段注，獻者必高奉之。此皆上承高部。謂京字盲字之義从高而來。非謂京與盲之字即可爲高也。此造字之例也。戴氏段氏所言乃經傳承用之轉注。其例大率以義轉，以聲轉。錢氏竹汀謂古人音隨義轉。故一字有數音。蓋義从聲出。聲義固不能相離也。儀徵阮文達研經室集中有釋門釋且釋矢釋鮮諸篇。旁通曲暢。深得聲義通轉之理。此用字之例也。造字之轉注其例

隘。故許書舉考老爲例。經傳承用之轉注其例寬。觀阮文達所釋諸字可得其義。一隘一寬。義各有當。二者均不能相非。漢書藝文志。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史遷作本紀。引用尙書多以訓詁字代本字。如便章百姓。尙書作平。

此說文米字之古文許云讀若便與平字相似而譌僞孔誤爲

平字訓爲和平非也

便平雙聲亦疊韻。蓋轉注聲近。義可相轉。段借聲近。義不相應。如說文，𪔐，

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而詩城闕字不作缺。又𪔐，貝母也。而詩言采其蟲不作𪔐。缺闕𪔐蟲聲近而義絕遠。此爲段借。又轉注與段借之別也。爾雅既通古今語。故郭注亦引方言以釋之。如釋訓，劑，翦齊也。注云。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然則大著以方言當轉注。亦即戴段兩家之說。蓋古今異言。亦猶方俗殊語。一縱一橫。理不容異。似又不必別申一義也。竊以爲吾人讀書。必不能專精如古人。要在玩索陳篇。而心知其義。苟據一得以輕議古人。無異牖中窺日。揆諸博學知服之義。恐不然也。

羸氏編鐘考

劉節

羸氏編鐘凡十二，藏廬江劉氏善齋，辛未季秋得見拓本於番禺商氏許。羸氏之器，前人未見箸錄，最近始於貞松堂集古遺文中得見二器，曰羸嬰鼎與羸嬰彝，各六字，文曰「羸嬰作寶尊彝。」蓋羸氏之女所作器也。彝出洛陽某村，則鼎亦必出於同地。水經沁水注，「南歷陟氏關，又南與羸羸水合。水出東北巨駿山。」或即羸氏所邑之國歟。東周以後，戎羌雜處河洛間，此鐘雖不知出土地，以其文字考之，當亦在晉豫之間也。今鐘之小者八，曰羸氏之鐘字作鍾大者四，爲文凡六十又一。銘文爲韻語，瑰雅可誦。釋之如次。

唯廿又商祀，

商祀即二祀，晚周之器多稱年，羸氏仍用殷麻，故二从商省而稱祀。

羸羌亡戎氏辟宗敵。

戎作伐，从十，从戈。十之直畫偏右，與𠄎侯鼎在字之中畫偏右作𠄎者同例。羸即羸之繁文。說文「羸，衆馬也。」羌屬西戎，善騎射，而以羸爲國邑之號，故曰羸羌。漢書西羌傳有白馬羌、犂牛羌、參狼羌，皆西戎別族。商頌殷武，「自彼氏羌，莫敢

不來享。」箋曰，「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王制曰，「西方曰戎。」說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風俗通，「羌本西戎卑賤者。」然則鬻羌乃戎氏之一族也。故曰戎氏辟葷宗。古者以國爲氏，因生賜姓，戎氏初本稱姜，是以有娥氏之女曰姜嫄，後復姓姒，故文王娶于姜曰大姒。左襄十四年傳，「范宣子曰，來姜戎氏。」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今鐘稱鬻羌，而鼎彝二器稱鬻嬰，嬰卽姒，益可證鬻羌以戎氏爲大宗矣。宋黃樵詩解曰，「羌本姜姓，二苗之後。」據古錄有鄭羌伯鬻曰，「鄭羌伯爲季姜作尊鬻，其永寶用。」此乃媵器。羌伯當爲鄭之附庸，季姜其女，或其弟。是羌姜爲一族矣。今鐘之小者三曰鬻氏，而大者又有戎氏之名，更足証鬻氏爲小宗，而戎氏乃其大宗。故左桓二年傳，「晉師服曰，大夫有貳宗。」蓋言大小宗也。

說詳海寧吳其昌
金文氏族疏證

爾雅釋詁，「辟，君也。」詩文王有聲，「皇王維辟，」蕩，「下民之辟，」棫樸，「濟濟辟王，」皆可證。

葷宗卽陽宗。甲骨文文字陽字从早，揚字从早，宓白鼎作号，貉子卣作早，泉幣亦作易，王孫鐘沈兒鐘及宋人所著錄之許子鐘皆有中謫盧蒯語，蒯字所从之葷卽陽字。秦策高誘注，「陽，大也。」則陽宗實卽大宗。後漢書蔡邕傳，「日爲陽宗。」左昭七

年傳，「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漢書爰盎傳集注引晉灼曰，「陽，常也。」荀子禮論，「大夫士有常宗，」楊注，「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可証常宗，陽宗，大宗，皆一義也。獻鐘有「用昭大宗，」及「用享大宗，」之文。古者國君皆於明堂大廟施政，故周官大宰，「宗以族得民。」左昭二十九年傳，「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詩采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然則，陽宗者，即國君之廟，亦即施政之所，故又曰賞於陽宗。

敲，即說文敲字，古文从支，从又，皆可通。敲者，編鐘之原始語義也。字當讀如鬲。今作魚綺切者古者鐘鼓皆從量出，古量大者儲酒儲米，小者可作食具，故

鍾，鐘，經典皆相通，而鼓从豆从支與敲之鬲从支，蓋同一語變方法也。晏子春秋「齊舊量四。豆，區，釜，鍾。」管子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然則區亦可作鍾，而與从瓦之甌同。節案，說文，「敲，三足鍤也。」方言，「吳揚之間謂之鬲。」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敲，」又曰，「鬲曰鋪。」詩采蘋，「維錡及釜，」釋文曰，「錡，三足釜也。」說文又有鬻字，曰「三足釜也，有柄喙。」廣雅，「鬻，鋪也。」然則區，鍾，甌，敲，鬲，鬻，錡，七

字，實一器之異名，其聲皆在一類。由是又可推知鑄，鍤，釜，釜，亦一器之異稱。故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鍤。」廣雅，「鑄，鍤也。」三蒼，「鍤，小釜也。」區與釜之說既畢，然後論鍾。左昭三年傳，「釜十則鍾。」杜注曰，「六斛四斗爲鍾。」考工記，「粟氏量之以爲鑄，」鄭注，「六斗四升。」說文有鑄字，曰，「鑄也。」臧庸汪萊別傳謂孝嬰得漢陵陽子明釜鑿二。大者文曰，蜀郡楊日夏變跋曰實昌字造，傳子孫。小者曰，「陵陽子明受王孫釜作鑿用沸。」是可証鑿，鍾，鐘，亦一器之異稱。則晏子春秋所謂區，釜，鍾者，即鑿，鑄，鑿，亦可曰鑄，鍤，鐘。則鐘之原始，乃由匋器出，其初爲食具可知。故現存各鐘無商代器，而甲骨文中有所字，上虞羅氏謂卽徹之古文。案从又从鬲，乃卒食之意，與从支从鬲乃擊缶之意義亦相通。蓋古代民族燕享畢，必有詞舞，即席鼓豆擊鬲爲樂器，此鼓與鐘之來源也。商頌烈祖，「饜假無言，時靡有爭。」中庸引作「奏假，」左昭二十年傳引作「饜假，」實卽鐘鼓也。陳風東門之枌，「越以饜邁，」亦卽鐘邁。鐘之作饜者，皆古義也。鐘鼓古書亦作庸鼓。詩商頌那，「庸鼓有鞀，」釋文，「庸本作鑄，」詩靈臺，「賁鼓維鑄，」逸周書世俘解，「王奏庸，」尚書皋陶謨，「笙鑄以間，」傳注皆訓爲大鐘。說文亦曰，「

大鐘謂之鑄。一鑄之訓鐘，兼取形聲，庸即古文鑄，說詳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字作庸，象大鐘

形。說文鐘之古文作鑄，而玉篇廣韻鑄鑄庸皆同。馭方鼎王南征伐角獻，吳大敦訓

爲庸字，其偏旁亦與庸同。然則鑄，鑄，鐘，古爲一字，復何疑義。而說文又有不

同者。說文有鑄字，亦作鑄。曰，「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玉篇曰，「

鑄似鐘而大。」周禮鑄師注，「鑄似鐘而大，爾雅郭注曰，「鑄亦名鑄，通作鑄。」

然則鑄與鑄，一器之異稱歟。更考之周語，說又不同，曰，「細鈞有鐘無鑄，昭其

大也。大鈞有鑄無鐘，甚大無鑄，節案四字乃韋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注誤入正文

「韋注，一鐘，大鐘。鑄，小鐘。」其說與鄭郭又不同。節案，鑄特縣之鐘，獨在一

簣，故大射儀曰，「其南鑄，」所以和聲。故說文曰，「所以應鐘磬，」小者曰編鐘，

編縣十六枚在一簣。鑄乃最大之鐘，故曰甚大無鑄。宣和博古圖謂「大者曰特鐘，小

者爲編鐘，有鑄焉則大於編鐘而減於特鐘者也。而總名曰鐘。」其說甚是。証之實

物，若上虞羅氏所藏之夜雨楚公鐘器真者，鑄也。若齊侯鑄者，鑄也。若邵鐘者，

編鐘也。由是可得一定論，鄭立謂鑄大於鐘者，據編鐘與鑄言，韋昭謂鐘大於鑄者

，據鑄與鐘言。郭氏不察，以鑄爲鑄，實大誤也。鑄鑄編鐘之分別既明，然後爾雅

釋樂之說可得正解。釋樂曰，「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文云，「剽者，聲輕疾。」鏞與剽既狀其聲，則棧之亦狀其聲，復何疑。節案，剽者鏞也，棧者鈺也。唐蘭鳧氏爲鐘解，謂「兩樂謂之鈺，」「鼓上謂之鈺，」皆以聲取義。說文徹字古文从高，聲亦相近。足証釋樂之說蓋以聲之大小爲別。朱駿聲曰，「大鐘曰庸，次曰罇，小者曰編鐘。」由此更可推知庸出於罇，罇出於鏞，編鐘即敲之遺制也。是鐘即敲之名，蓋用古義，故不煩辭費而申述之。

逵征秦逵齊，

逵即說文迵字。簠鼎亦有用征以迵之文。仲姑敦乍字从支，仲鑠簠亦然。文選歎逝賦注引聲類曰，「迵，迫也。」玉篇，「迫，迵也。」「率征秦逵齊」者，率征秦之師以迫齊也。

入垣壁，

番禺商承祚曰，「垣壁即長城，」甚確。長从立，繁文。藝曠所著錄之玉刀秘，長字从立，邾醴尹公鐘城字正與此同。長城即齊之方城。管子輕重丁曰，「長城之陽，

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泰山記曰，「泰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泰山千餘里至瑯琊。」水經東汶水注曰，「泰山即東小泰山也，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琊巨海，千有餘里。」

先會于平陰。

平陰之字與古泉幣所書同。王錫榮泉貨彙考謂平陰在今之河南孟津縣城東，此乃據江永春秋地名考實之說，實非鐘之平陰也。左氏傳有二平陰。昭公二十三年，晉師在平陰，即今河南孟津縣之地。又襄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此役適當周靈王之十七年晉平公之三年，是否即鐘中所記之事，吾人雖不敢定，其所謂平陰，即鐘之平陰，則無疑也。此平陰實今之山東泰安府平陰縣，唐屬河南道渾州，漢屬河南郡，春秋時齊地。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下有平陰城，有防門，有長城東至海。水經濟水注曰，「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括地志云，「齊長城西起渾州平陰縣，沿河歷泰山北岡，至密州瑯琊臺入海。」史記趙世家正義云，「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然

則平陰之在今泰安無疑矣。

武任寺力，

寺乃恃之借字。任，鐘作任；从人，从至，說文所無。任即騶吾，詩所謂騶虞也。

海內北經，「林氏之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郭璞

曰，「大傳謂之任獸。」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引作怪任，獸乃淺人不解字義妄改

任，騶，實雙聲字也。說文，「虞

即騶虞。」晉有虞統二邑，其後又有鮮虞，鮮虞，即羌虞，詩皇矣，「度其鮮原，

」亦即羌原。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足證虞實戎羌之民。左襄四年傳，「魏

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晉人謂之騶虞者，實與驪戎同，皆

以禽獸之名稱異族也。戎氏善養馬，故御馬者與謂之騶從，其官曰騶虞。左成十八

年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騶，卽任。羣

騶孔武有力，故曰「武任恃力。」晉人與戎羌交涉最多，左襄十四年傳，戎人答范

宣子曰，「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諸戎，卽驪，騶，之屬。

騶敝楚京，

騶，卽騶之繁文，說文，「騶，疾言也。从三言，讀若吝。」敝，卽奪字，說文曰

，「強取也。」溧陽繆鉞曰，「楚京，即楚邱。爾雅釋地，邱之高大者曰京。邱，京亦雙聲字。」左隱七年傳，「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後漢郡國志武成下引此爲證。武成在今山東曹縣，其地距平陰甚近。節案，晉戎是役，征秦迫齊，武臣猶欲恃力奪楚而未果。楚邱之說，聊存異義耳。

賞于宗，勞于晉公，

此凱旋之後，頒爵賞於宗廟也。勞即賓字，第九枚作令字，同命。獻鐘賓不从貝，甲骨文字賓亦不从貝，作𠄎，或作𠄎。周禮秋官司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又「天子九賓，宗伯爲上賓，嗇夫爲下賓。」戎從晉師，故曰賓於晉公。

邵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

昭字，鐘作邵，與宗周鐘同。其第十二枚从日作𠄎。昭於天子者，昭告於天子也。銘字說文所無。

盂文口刺，

秀水唐蘭曰，「晉牒武獻惠懷文襄，器稱盂文口刺，當作於文公以後，悼公稱霸最久，或作於是時歟。」節案，器作於文公以後甚是。刺即烈字，从木，从𠄎，从

刀，會意，即古裂字，借爲烈。晉邦盠烈考字亦作𠄎，秦公敦烈烈桓桓字亦作𠄎。𠄎二，刺上拓本有𠄎字，已剝蝕，不可識。

永葉母忘。

吳大澂曰，「葉古葉字。」齊侯罇，「葉萬世至于𠄎孫勿或俞改。」陳侯午罇，「永葉□忘，」字作𠄎。詩長發，「昔在中葉，」古葉，葉，牒，皆相通，即傳世之稱。永葉母忘者，永世母忘也。

燕墟攷故

周澍

河北爲古幽燕。文化萌芽最早。影響於吾邦亦至鉅。夫啓顯蒙而開化。必有非常之士。特出秀穎之族。撫天地之精華。稟山川之秀異。感物造端。苞符繼闢而後新術露出焉。證之各國。靡不相符。而河北先覺於中國開闢之功。尤爲彰彰不可沒。皇古之世。倉頡出。創制書契。首以人文立教。商周之際。伯夷叔齊起。獨秉大節。餓死首陽。樹萬古之風聲。建人倫之模楷。其尤著者也。史稱軒轅御世。倉頡出而相之。仰觀俯察。見鳥獸蹏迒之跡而造書契。象形以成文。諧聲以成字。是爲文字之始。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實倉后首功也。至殷商之末。周武東征。周公贊之。太公成之。唯夷齊獨叩馬而諫。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卒委去而身殉。其獨行耿介之操。保障彝倫之節。悉見軼詩。首製詩篇。實此方文學之新紀元也。西歐近代。文化爛然。然希臘羅馬先覺之功。史家誦之。非洲西亞。盲晦爲最甚。然好古之士。語及巴比倫埃及之故事。低回嚮往焉。竊以河北於中國。無異非之有埃及。歐之有希臘也。周末以來。蔡澤喜游說。縱橫家爲最。而鞠武田光等以任俠稱。至趙之荀卿。始別爲儒矣。荀子之學。至大至博。雖文彩弗優。然其五賦。效物寫情。實爲賦體之權輿。若後世雪賦月賦穉賦長笛洞簫之屬。鸚鵡鷓鴣之篇。皆其胄也。自孔子在時。諸子萌芽。其後九流蠱起。荀子裁之。始短長並著。其非十二子也。論它囂魏牟。則曰。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喬宇嵬瑣。使天下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云云。是道其短也。然而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云云。是著其長也。是爲最錄群書之始。其後二劉七畧別錄之學本焉。校訂九流。準依法則。恢廓廓之。蔚成大業。上溯淵源。非無自也。

漢初傳易。有周子家堅。春秋有董江都仲舒。而韓太傅嬰毛公長並以經訓師說稱當代。世所謂毛傳韓詩是也。嗣後諸子繁興。學術稱盛。然其以文章震耀一世者。則對策有吾邱子贛。論事有路溫舒。詞賦小學有侯芭。此三家皆足俯垂來葉。仰攀前哲者也。其波蕩一時而蒸爲習尙。豈無故哉。

當建武重光之際。永平累洽之年。博陵崔毅，驪，瑗。父子祖孫。並有家言。當時燕趙學術。視伊洛泗洙頓盛。其故何也。崔氏自篆以來。縹緗世胄。代有逸才。不出門庭。博通墳典。其間若崔篆之自悼。亭伯之達旨。子玉之頌銘。元始之政論。華實竝茂。文質彬彬。無愧前世荀董之遺風。子贛溫舒之單篇傳世者。非其擬也。世胄既興。則范陽盧氏亦起。子幹之學。導源康成。以尙書爲本。禮傳兼通。同時治斯學者。前有扶風賈逵。後有潁川荀爽。同時同師。有扶風馬融。北海鄭玄。盧君稽合諸家。傳綜同異。不激不隨。弗訶弗詆。卒就絕學。卓然獨立。其發揮經傳之功。蔚成海上名山之業。夫豈並世諸賢所可望哉。此所以崔盧二氏並雄於河北也。崔氏別支。有崔州平。與諸葛亮友善。范陽酈炎以詩賦稱。而渤海巴肅中山劉祐河間劉淑范康等。並以氣節著當時。

曹魏之世。譽風稍異。然考其實。若安平之孟康。中山之張晏。廣平之劉邵，許允，崔贊，盧毓，張珩，徐邈，劉放，孫禮，崔琰，崔林，張楫之屬。或倡之於前。或倡之於後。並起當塗。主持風會。猶秉東京之遺教也。第其流品。亦異支別。若公休子傳稚讓之儔。此史學也。孔才德達子棄德儒之輩。此詞章也。至於蕭遠李氏。以處士見徵。尤負盛名。爲時宗匠。運命一論。深通易理。浸變玄風。開西晉清談之漸。洵足伯仲崔盧。竝楫徐劉。而無愧也。西晉定鼎。張華以清才首倡。學業優長。詞藻溫麗。圖讖方技之書，山經海國之編。靡不博覽。博物志卽華所著。至其短章。奕奕清暢。下開諸子。尤足尙也。嗣後詞人鋒起。張載張協張亢劉琨盧諶輩。後先竝以詩鳴。而詞賦一

體。廣川木華。獨爲宗匠。文心雕龍評云。琨詩雅壯而多風。琪詩雅發而理昭。覃思盡銳。各闢徑蹊。良以群帥之英。命世之奇。而遭際百六。世逢不偶。故跌宕而任氣。慷慨而奮情也。至於張氏昆季。才綺而相瑀。可云魯衛之政。鍾氏詩品評協詩雄於安仁。靡於太冲。風流條達。實曠代之高手。固不獨孟陽擅銘山之奇致也。特唯議論一類。絕少佳作。然石崇之巢許論。歐陽堅石之言盡意論。構理精微。文詞美贍。確能祖述王何文體。爲元談之宗主。猶蕭遠李氏之標高於魏代也。

拓跋入主。諸華糜爛。禮壞樂崩。師資道喪。然當世渤海程孚。實號大師。程氏弟子。一爲孫惠蔚。一爲劉獻之。魏伯陽魏史。頗以網羅佚逸。表章河北學術自命。而不能言劉獻之身世。則以起自儒生。無崔盧簪纓之世籍也。惠蔚周易授自董道季。而禮經春秋三傳。則授自程孚。當時收理典籍。鼓吹儒術。變易風俗。不失舊貫。皆其力也。其孫靈暉。討尋遺緒。不求師友。皆通宗旨。然北朝經生。多出徐遵明之門。徐氏傳於李鉉。李氏傳於鮑季詳。熊安生。靈暉既承家學。復從鮑熊二家受業。其辨晰難疑。發明精蘊。雖其師亦弗逮焉。齊周之際。則孫萬壽傳熊孫二家之學。魏收以史。邢邵以詩。而饒陽劉智海收錄書籍。有隋二劉傳經之業。實賴之也。

隋祚短促。此土文明。不可詳究。然開皇初年。有河間劉氏之學。信都劉焯。亦與同時。士元聰敏沈毅。參議律歷。預修國史。更於秘書省校理書籍。攷訂群言。海內諸生。咸從問業。至於晚節。專以著述教授爲務。所著有稽極歷書五經述義等書。至今十三經注疏猶本其說。數百年中。博學通儒。舉無出其右者焉。自南北分爭。中原雲擾。漳滏乎沱流域。糜爛極矣。唯光伯劉氏炫閉口精讀。十年不出門庭。潛心乎經史。研討平衆家。掃蕩今古之家法。溝通南朔之爭執。默識強記。莫與爲儔。與劉士元同一身係儒術重望。門生支派。流行九州。尙攷當世學術。莫高

於二君矣。別有魏澹起於曲陽。李德林起於博陵。才華照耀。始重史乘。二家所著。簡要爲宗。矯前人平繪之失。史家著述之體。至此始尊。由是二劉李魏四家之學。幾起而與崔盧竝抗。

有唐自李百藥父子以文才史筆。迭相照耀。實開一代風氣之先。嗣後駢體則盧照鄰。史學則魏徵。經術則孔穎達賈公彥孟喜。書家則李陽冰。而張文成高達夫賈闓仙盧玉川李元賓等均以風雅名家。各成一派。少溫崛起。古篆復興。舒元興謂其不在先秦李斯之下。其玉筋篆志論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烏乎主人。爲吾寶之。觀此知篆書之復出於唐而止於唐。真希世之奇珍。非尋常之體所可比也。盛唐以降。風雅大興。而李嶠李華等別以華詞著。是則駢體之支與流裔也。當代德邁燼之際。藩鎮雲擾之餘。河北三鎮。首當其衝。然退之文派。亦於是時遞入。退之古文。由李文公翱翔其緒。而詩學則范陽賈闓仙島助其淵。先是崔日知以詩酒風流在開元天寶之際。名列八仙之數。由是燕趙學術。至是始裂而爲三矣。其後大歷才子起。則劉文房崔峒李端諸人爲之魁。昭昧詹言云。大歷之詩。多興在象外。於此求之。則成句皆有悠揚不盡之妙矣。較宋人入議論涉理趣以文以語錄爲詩者。有靈蠢仙凡之別。長卿倡之。崔李諸子和之。自高賈以來。唯斯最盛。風雅稍衰。則贊皇李文饒氏以經濟文章著。勳業學術。兩不相掩。

唐末喪亂。姦豪竝爭。古來崔盧荀董之風。邈焉迹絕。然張薦明李自倫李愚盧導劉昫崔暹等。後先並起。或以道義。或以詞章。或以掌故。離亂之餘。得此諸人提倡。足以結上古文明之局。而開有宋學術之新運矣。五代之始。有燕人張薦明。以儒學知名河朔。繼復兼通莊老二氏之說。是爲儒道輯通之始。渤海李愚肆力古文。詞章之士宗之。范陽盧熙化導亦以文學累掌機記。而饒陽李崧。北燕扈載。竝善屬文。其以經史蜚聲者。則經有信都烏震。薊州

張希崇。皆通左氏春秋。史則有鎮州之賈緯。安平之崔悅。涿州之三劉。三劉者。謂昫與兄昺弟暉也。昫暨修國史。成舊唐書。稅亦著史二百卷。而緯以史官職廢。乃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自唐之衰。王室微而諸侯盛。征伐擅出。海內多故。故三家所論次。闕略訛誤。在所難免。然而徵文攷獻。使當代事迹。得粗備於兵荒喪亂之餘。豈非大有功於史氏者乎。至於深州之李自倫。學雖不著。義行修於一鄉。而風被天下。不尤足爲史乘之光哉。趙宋受命。饒陽李氏大名王氏踵興。累葉以文學著名於世。而范陽邵雍堅苦刻勵。蔚成一代絕學。先是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搏爲宋初宗師。源流最遠。康節就之才受業。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擊壤集。等書。凡十餘萬言。皆先賢所未發也。紹千年之墜緒。啓五子之新機。關洛濶聞之學。實堯夫剏其始也。外此則王氏旦以世德文學爲景德名臣。而李昉及其子宗誦宗諤。竝富有著述。開寶典禮。樂纂。文苑菁華。皆所纂也。同時東光劉摯。元城劉安世亦均以文學游司馬文正之門。金源之代。文獻陵夷。然詞章則張節夫崔效禮。性理則王若虛劉述。竝寡交游。不競榮利。良由蠻夷猾夏。故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也。同時醫學一派。別有發明。在北方學術。最爲獨剏。若劉完素張元素李杲諸人。此其選也。明之自號東垣老人。世以賢雄鄉里。性好醫術。受業於張元素。盡傳其術。兩名反出其師上。足見才異人也。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著有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等書。潔古之術。不用古方。所用藥餌。依準四時。比量陰陽。而增損之。李時珍稱爲靈素之後一人。故能媲美河間而下開東垣一派也。河間之學。亦重傷寒。有素問。立機。原病式。宣明論方。傷寒直格方等書。自稱遇異人授受。遂以醫名於世云。號通玄處士。是爲有金一代之醫學派。

蒙古入主。則劉秉忠以經綸。郭守敬以數術。而靜修劉先生實爲理學宗師。有四書精要三十卷。丁亥集五卷。嗣後祝文卿明著聲律啓蒙。爲音樂中興之偉著。而蘇伯修天爵撰元文類七十卷。去取精嚴。俱得體要。尙考元代文章。必賴是編焉。訖於有明。而氣節獨盛。然風雅則有張天麟。李長峯。張弘初等。以次興起。經術則劉懷志。劉元龍。倡其先。吳本植亦被其風。而以行義著。吳氏父子。竝以詞賦擅名焉。至若孫承宗趙南星。楊椒山。史可法。鹿百順。程衡。門洞開之論。果敢勇決。主張五子。雖非程朱之嫡派。然耿介骨鯁之特操。足蔚爲百世之光也。有清以來。顏李最爲鴻儒。然先有容城孫奇逢。同時有王源。源之學。雜霸近縱橫。多權謀術數。尤喜談兵。著有兵論二卷。而夏峯先生。猶沿明季餘習。推行五子之緒。其學專以慎獨爲宗。理學經學俱有卓見。時則亭林顧氏爲南學。二曲李氏爲關學。三派竝稱。別爲北學焉。然亦泥濘史氏。撰中州人物考八卷。以河南明代人物分爲七科。曰理學。經濟。忠節。清直。方正。武功。隱逸。而文士不與焉。黜華藻。勵實行也。其後有續補一卷。其精於考証者。則乾隆時。有大名崔東壁述。著述豐富。多至三十餘種。而考信錄尤有益於讀史。此季世偉著也。至若習齋。尤爲博大。明之衰也。爲程朱者痿弛而不用。爲陸王者奇觚而不恒。世運旣遷。學術亦變。故顏氏返道於地官。忍嗜欲。苦筋力。講習世務。隱然以規復鄉三物保六藝之絕學自任。兵農水火工虞錢穀。無不閑習。疚心朱氏之淪亡。異族之入主。痛自催折。而爲學自隱。此所以異於李斯也。至孝悽愴。奔走朔漠。以求父骸。此所異於墨氏也。講室列弦匏弓矢。擊控馳射。靡一不精。折竹爲刀。卒勝劍客。多藝多材。此所以異於經生也。言行不冥欺。跬步不敢墜。至誠幽眇若是。此所以異於清談也。懲創空言。以有用爲臬極。此所以異於玄學也。周於世用。小大成宜。三代之英。唐虞之彥。不遠矣。荀董盧邵。不是過也。著有四存編。一曰存性。二曰存學。三曰存治。四曰存

人，凡十一卷。及弟子李璿王源竝起。其風彌盛。源既以才學知名當世。而剛主亦承孝愨先生家學。工文章。兼通樂律。纂樂解，易說，四書義疏，等書。精識珍慮。皆不惑於謾聞者也。刁包崛起。推闡王學。嗣是有作。目錄則河間紀曉巒昉。小學則肅寧苗先麓襲。詞章則豐潤趙菁衫國華。各以長材。蔚成絕業。竝前脩之高致。耆艾之嗣音也。統而言之。自皇頡製字以來。伯夷首剏詩篇。周末荀卿。學術始成統系。厥後董相盧尙書出於漢。二劉於隋。邵子於宋。靜脩先生於元。迄乎有清，而夏峯顏李竝出焉。世運盛衰之故。學術變遷之原。不亦昭然可睹哉。古學衰則西學繼起。而風俗不變。法紀凌夷。降及今日。國幾不國。誠能平心反省。恢復故有之文明。體認研究。而著廣大發明之效。亦安在不能震撼乾坤而挽狂瀾於既倒乎。是在後學之自爲焉而已。

述學 燕墟考故

鮑明遠年譜

繆鉞

鮑明遠詩篇俊逸。衣被千年。而才秀人微。取溷當代。宋書南史。皆無專傳。僅於臨川傳末。附志歷官行蹟。既病疎略。且有舛誤。（宋書南史記明遠所歷官職皆不及虞炎鮑照集序爲詳且鮑爲中書舍人在孝武帝時而南史以爲文帝亦誤）生卒歲月。亦無明文。墨子大哲。史公僅載數言。叔重儒宗。范曄傳以百字。有同慨矣。顧孫傳精詳。陶表確覈。（孫詒讓有墨子傳略陶方琦有許慎年表）二賢行事。幽而復明。惟明遠生平。黜闇千載。昔讀鮑集。心嘗病之。二十年春。余在大梁授漢魏六朝詩。次及明遠。因細按遺篇。旁徵史籍。考覈出處。釐訂歲時。吳至父選錄古詩，錢振倫及黃晦崗先生箋注鮑集。於其作詩年月。交遊人士。多所考證。並加甄采。偶有小誤。謹爲辨訂。又宋書南史皆未載明遠卒時年歲。虞炎鮑照集序謂臨海王敗時。明遠爲亂兵所殺。年五十餘。臨海之敗。在明帝泰始二年。上距晉安帝義熙七年凡五十五年。明遠之生約在是年前後。故是譜上起義熙七年。下終泰始二年。名曰年譜。而不能確定年歲。無可徵信。義從闕疑。有不得已者焉。叢殘襲積。寧免子貢識小之譏。幽渺張皇。願附孟軻論世之指。初稿寫定。粗備覽觀。匡謬補遺。俟諸異日。民國二十年四月溧陽繆鉞自記。

晉安帝義熙七年辛亥（四一一） 劉裕還建康。 盧循走交州。杜慧度擊斬之。

宋書南史皆未載明遠卒時年歲，虞炎鮑照集序（後簡稱虞序）謂臨海王敗時，明遠爲亂兵所殺。年五十餘。臨海之敗在明帝泰始二年。上距義熙七年凡五十五年。明遠之生約在是年前後也。

鮑照，字明遠。（宋書南史虞序同陳振孫曰「唐人避武后諱改爲昭」）東海人。（宋書南史同虞序作上黨人陳振孫曰「東海人云上黨人非也」）家世貧賤。（虞序 按明遠家世貧賤集中亦屢道之如解褐謝侍郎表云「臣孤門賤生」謝秣陵令表云「臣負插下農執羈末皂」謝永安令解禁止啓云「臣田茅下第」侍郎上疏云「臣北州衰淪身地孤賤」謝解禁止云「臣自惟孤賤」即服官後家計似亦甚窘謝假啓云「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插綯塗必須躬役」可以見矣）無兄弟。（本集謝假啓云「臣終鮮兄弟仲由所哀」）有一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見小名錄）詩品曰「鮑令暉歌詩往往竝絕清巧。擬古尤勝。惟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先明遠卒。（本集謝假啓云「臣實百罹孤苦夙丁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決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其餘家世無可考矣。

八年壬子（四一一）劉裕殺劉毅。朱齡石伐蜀。

九年癸丑（四一二）劉裕殺諸葛長民。朱齡石破成都。譙縱走死。

十年甲寅（四一三）

十一年乙卯（四一四）劉裕擊司馬休之。休之敗奔秦。

臧榮緒生。

十二年丙辰（四一五）劉裕伐秦。檀道濟克洛陽。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封宋公，加九錫。不受。

十三年丁巳（四一六）劉裕破秦，入長安。秦王泓降。裕殺之。進宋公爲王。不受。劉裕欲經略西北。聞劉穆之卒，乃還。留諸將輔子義真守長安。

十四年戊午（四二八）劉裕始受宋九錫。關中諸將相殺。義真逃歸。郡縣皆降於夏。劉裕欲北伐。謝晦諫止之。劉裕弑帝。立瑯琊王德文。

晉恭帝元熙元年己未（四一九）徵劉裕入朝。劉裕受王爵。移鎮壽陽。劉裕加殊禮。

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四二〇）六月，劉裕受禪即帝位。封晉帝爲零陵王。居秣陵。立太子義符。

二年辛酉（四二一）殺零陵王。

謝瞻卒。年三十五。謝莊生。

三年壬戌（四二二）五月，帝殂。太子即位。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同受顧命輔政。

少帝景平元年癸亥（四二三）

王僧達生。王僧綽生。

文帝元嘉元年甲子（四二四）徐羨之等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旋殺之。五月，徐羨之等以少帝無道廢爲營陽王。

迎立宜都王義隆即位。旋使人殺營陽王。

二年乙丑（四二五）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

徐廣卒。年七十四。

三年丙寅（四二六）誅徐羨之傅亮。謝晦反。命到彥之檀道濟討之。謝晦兵敗北走被獲。

四年丁卯（四二七）

陶潛卒。年六十三。

五年戊辰(四二八) 徵彭城王義康輔入政。

六年己巳(四二九) 以義康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王弘共輔朝政。立太子劼。

始興王濬生。

七年庚午(四三〇) 命到彥之伐魏。魏碯礮滑臺虎牢金墉皆棄城去。魏人復渡河。拔金墉虎牢。到彥之南奔。魏攻滑臺。

按本集有行路難十八首。卒章云。『丈夫四十強而仕。余當二十弱冠辰』則知此詩乃明遠少作。假定明遠生於義熙七年。則是年正二十歲。故此詩必作於是年前後。此時明遠尙未遇。卽史所謂嘗爲古樂府文甚道麗者也。又據陳太初說。詩中杜鵑傷少帝。桃樹悼義真。黃絲歎徐傅。皆感傷近事者也。

八年辛未(四三一) 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食盡引還。魏來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壬申(四三二) 六月，以臨川王義慶爲荊州刺史。趙廣等反攻成都。裴方明擊之。

十年癸酉(四三三) 魏來求昏。裴方明擊趙廣等破之。楊難當襲據漢中。

謝靈運被殺。年四十九。謝惠連卒。年三十七。

十一年甲戌(四三四) 蕭思話復漢中故地。

十二年乙亥(四三五)

十三年丙子(四三六) 殺檀道濟。

十四年丁丑(四三七)

十五年戊寅（四三八）立儒立史文四學。

按虞序曰。「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南史本傳曰。「照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買詩言志。人止之曰。卽位尙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匹。尋爲國侍郎。甚見知賞。」明遠之仕臨川王不知始於何年。惟元嘉十六年，臨川王鎮江州時，明遠已從之。有遊廬山諸詩。（說見後）臨川王薨於元嘉二十一年。是年明遠作臨川王服竟還田里詩。有「捨耨將十齡」之句。二十一年上距六十年甫五年。則明遠之從臨川王，當在鎮江州前鎮荊州時。至晚亦當在是年前也。是年明遠殆已逾二十五歲矣。本集有解褐謝仕郎表。亦當作於初仕臨川王時。宋書百官志，「大國置侍郎二人。」宋書州郡志，「荊州治江陵。」十六年己卯（四三九）夏四月，以臨川王義慶爲衛將軍江州刺史。

四月，從臨川王由荊州徙江州。王好文學。袁淑陸展何長瑜等並在王府。

宋書臨川王義慶傳，「義慶愛好文義。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嘗加意斟酌。」明遠從登香爐峯詩云。「辭宗盛雲夢。」卽謂當時文學之士視屈宋爲盛也。宋書州郡志，「江州治尋陽。」

本集有登廬山，登廬山望石門，從登香爐峯，諸詩。錢振倫注謂此三詩皆從臨川王在江州所作。又有凌煙樓銘。原注云，「宋臨川王起。」序中有「東臨吳甸。西眺楚關。」之語。則此樓當起於江州。按宋書文帝紀「元嘉十七年十月，徙臨川王爲南兖州刺史。」是臨川王在江州僅一年餘。此三詩一銘亦必作於此時也。又有野鵝賦

。序曰。「有獻野鵝於臨川王，世子愍其樊繫。命爲之賦。」則亦仕臨川王時所作。至作於何時，則不考可矣。
十七年庚辰（四四〇） 司馬義康專權。劉湛等黨附之，帝誅湛。黜義康鎮豫章。十月，臨川王徙爲南兖州刺史。

十月，從臨川王由江州赴南兖州。過京都。省家。道出京口。從拜陵。登京觀。有上潯陽還都道中，還都道中三首，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還都口號，行京口至竹里，從拜陵登京觀等詩。

按詔臨川王徙鎮南兖州，在十月戊午。（見文帝紀）爲初二日，（據陳援庵廿四史朔閏表）而明遠詩中所云「寒律驚窮蹊，」「湖上冰結狀」「夜分霜下淒，」（還都道中第二首）「鉦歌首寒物，歸吹踐開冬，」（還都口號）「冰閉寒方壯，」（行京口至竹里）「從軍乏衣糧，方冬與家別，」（發後渚）皆明言初冬。故此數詩殆皆一時所作也。上潯陽還都道中詩，五臣注以爲明遠爲臨川王參軍從荊州還所作。方植之辨之曰，「子頊以拒命死。其幕僚尙敢還都乎。五臣之注昧於事理矣。」吳至父云。「此蓋從臨川王義慶赴江州作也。古謂到官爲上。此臨川王上潯陽。非鮑上官也。」按此詩亦明遠從臨川王由江州移南兖時所作。五臣注之誤。方氏辨之已明。吳說亦未審。此時起句云。「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南陵在潯陽之東。（文選集釋引胡氏曰「六朝時江州東界盡於南陵蓋謂江津要處非今之南陵縣義熙六年盧循攻建康不克南還潯陽留其黨范崇民據南陵據此可知」）若由荊州赴江州。無由宿南陵。且亦不應曰還都道中。又按此詩文選題爲還都道中。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校宋本鮑集作潯陽還都道中。皆無上字。則上字容或有誤。不然，亦不必拘拘解爲上官之上也。此詩蓋初發潯陽時作。

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詩有「遊子遲見家」之句。（一統志「三山在江寧府西南五十七里下臨大江三峯排列故名」）發後渚詩有「方冬與家別」之句。（古詩選闕人後注「後渚在建業城外江上」）可知是時明遠之家殆居於建康也。

拜陵登京峴詩，黃晦圃先生注曰。「宋武帝父追尊孝皇帝，孝穆趙皇后，孝懿蕭皇后，武帝胡婕妤，諸陵皆在徒。當時拜陵之禮見之文帝紀者，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謁京陵。則其禮復舉。此詩從拜陵登京峴屬孟冬十從。疑卽元嘉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尊元皇后於長寧陵時作。長寧陵卽顏延之哀策文所謂南背國門北首上園者。丹在丹徒。哀策序云，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羣臣相從。策文所謂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明遠禮畢而登京月峴。故曰孟冬十月交也。」按黃先生說是也。葬元皇后在九月壬子，（見文帝紀）爲二十六日。徙臨川王鎮南亦兖州在十月戊午，爲初三日。南兖州治廣陵。（宋書州郡志「元嘉八年定南兖州治廣陵」）明遠隨王赴廣陵，必經京都及京口。由江州至京都，舟行數日可達。則明遠至京口從拜陵當在十月中旬。故曰「孟冬十月交」也。讀史方輿紀要，「京峴山在丹徒縣東五里。」

十八年辛巳（四四一）楊難當入寇。詔裴方明等討之。

沈約生。

十九年壬午，（四四二）劉真道裴方明擊楊難當，破之。

二十年癸未（四四三）

二十一年甲申（四四四）何承天撰元嘉曆。

江淹生。

臨川王義慶薨。年四十二。爲王服喪三月，絕鄉里。有臨江王服竟歸田里詩。

吳至父以此詩爲元嘉二十三年作。蓋以爲爲舊君宜服三年喪也。按儀禮喪服，爲舊君服齊衰三月。宋書禮志，「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尙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則自晉泰始以後，卽依古典行五月喪。宋世當仍其制。故臨川王薨。明遠服三月之喪，服竟還鄉。此詩應作於是年也。」

二十二年乙酉（四四五）錢樂之演京房律法。何承天改之。范曄孔熙光等謀弑帝，立彭城王義康。事敗，伏誅。廢徙義康於成安。

范曄被殺。年四十八。

虞序曰。「臨川王薨。始與王濬又引爲侍郎。」明遠之仕始興王，不知始於何年。按宋書始興王傳，「元嘉十七年，爲揚州刺史。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爲南徐兗二州刺史。」王出鎮南徐時明遠已從之。有登赫山詩。明遠之仕始興，當在是年之後，二十六年之前。此數年中，王正居京都也。

又按本集有從過舊宮詩。錢振倫曰「宋書禮志，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又衡陽王義季傳，元嘉二十三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明遠或爲其所辟，從之任耶。」黃晦聞先生曰。「本集論國制啓云，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錢氏注以爲照會爲彭城僚屬。故定此詩爲照隨義季至彭城也。」據錢黃二氏之

說：豈明遠於仕始與王之前曾仕衡陽王義季，且從之至彭城耶。

二十三年丙戌（四四六）

從庾永遊園山石室，有詩。

本集有從庾中郎遊園山石室詩。吳至父曰：「庾中部，庾永也。元嘉二十二年，除竟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宋書：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元嘉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明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此園山石室殆即華林園所造也。」明遠此時殆已仕始興王居京都歟。

本集又有吳興黃浦亭庾郎中別詩。吳至父云：「此詩亦元嘉二十三年作。二十三年庾已徙官江夏王中兵參軍。是後不得仍稱中郎矣。」

二十四年丁亥（四四七）

衡陽王義季薨。

作河清頌。

接宋書符瑞志，「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河濟俱清。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聞。」宋書本傳，「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序中曰，「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則當作於是歲也。

二十五年戊子（四四八）

本集有和王丞詩。王丞者，王僧綽也。按宋書僧綽傳，僧綽初爲始興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

以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故此詩至晚當作於是歲之前。蓋僧綽爲始興王文學時，明遠爲國侍郎。同在王府，遂相款洽。故僧綽轉爲秘書丞有此倡和之作。吳至父謂此詩作於臨川王服竟歸田里時非也。

二十六年己丑（四四九） 帝欲伐魏。先廣襄陽資力。冬十月，以始興王爲南徐兗二州刺史。

十月，從始興王至京口。有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

本集有蒜山被始興王命作詩。吳至父曰。「袁淑蔡興宗王僧綽僧達等皆嘗爲始興王僚佐。或以文義往復。明遠有賀征北世子誕育表。征北亦潯也。顏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集云元嘉二十六年。然二十六年幸京口在二月，此云暮冬，則非其時。」按宋書文帝紀，「二十六年冬十月，以始興王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宋書州郡志，元嘉八年定南徐州治京口）則明遠從始興王至京口恰在冬時。此詩必是時作。與顏詩無涉。劉損京口記。「蒜山無峯，北臨江。」宋書始興王傳，「出鎮京口。聽將文武二千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爲得意。」即此時也。

二十七年庚寅（四五〇） 蕭斌王玄謨伐魏。大敗。魏主至瓜步。

本集有送別王宣城詩。王宣城者，王僧達也。吳至父曰。「僧達爲臨川王義慶之壻。其爲宣城太守在元嘉二十七八年間。僧達求解職表云。賜蒞宣城。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是元嘉二十七年也。又云。宣城民庶，詣闕見請。還務末期。亡兄見背。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按僧達再蒞宣城在元嘉二十八年。表云還務末期。則去任在二十九年也。」故此詩當作於二十七八年間。

二十八年辛卯（四五一） 殺故彭城王義康。魏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燕巢林木。邑里蕭條。

裴松之卒。年八十。

二十九年壬辰（四五二）

帝聞魏世祖殂。更遣蕭思話等北伐。攻碭碣，不拔。退屯歷城。餘將皆引還。

太子劭始與王濬多過失。恐上聞之。使巫嚴道育爲巫蠱祝詛上。事覺。嚴道育亡命。帝雖怒劭濬。不忍廢之。

陶宏景生。

本集有學陶彭澤體詩奉和王義興。又有和王義興七夕詩。按王僧達爲義興太守在二十九年。（說見上）次年，太子劭弑逆。孝武帝入討。僧達自候道南奔武帝。故此二詩作於是年。王僧達有七夕月下詩曰。「遠山歛氛曠。廣庭揚月波。氣往風集隙。秋還露泣柯。節期旣已屏。中宵振綺羅。來歡詎終夕。收淚泣分河。」明遠所和或卽此歟。

元嘉三十年，太子劭弑逆。始興王附之。孝武入討。皆伏誅。明遠仕始興王。此時不知何以自處。蓋抗節則將見害，而附逆亦不免被誅也。按本集有通世子自解及重與世子啓二文。皆請解職之作。世子卽始興王。殆劭濬弑逆之前，明遠已辭王府之職。故得未蒙禍歟。又按通世子自解文中有一「自奉清塵于茲六祀」之語。計明遠之仕始興于至早亦當在元嘉二十二三年。則辭官時當在二十八九年時也。是年始興王與太子劭爲巫蠱祝詛上事覺。明遠蓋見機而作卽於是年解職歟。

三十年癸巳（四五三）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謀洩。劭入宮弑帝。武陵王駿起兵討之。克臺城。誅劭濬。卽位，爲孝武帝。

袁淑被殺。年四十六。王僧綽被殺。年三十一。

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四五四） 丞相義宣與臧質魯爽舉兵反。王玄謨柳元景等討平之。

自是年至大明四年，此七年中，明遠爲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時武帝多忌。以文自高。明遠侍左右。深達風旨。以此爲文不復盡其才思。多鄙言累句。人因謂明遠才盡。實不然也。

按虞序曰。「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一本云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風旨坐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轉前軍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故知明遠備歷諸職當在孝建元年後，大明四年前。宋書本傳曰。「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與虞序畧同。南史本傳曰。「照奏詩義慶。尋爲國侍郎。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南史以明遠爲秣陵令及中書舍人在文帝時，實誤。蓋臨川王薨於元嘉二十一年。明遠服竟還田里。尋爲始興王國侍郎。終元嘉之世，皆仕王府。且孝武雄猜。故以文章自矜而忌臣下勝已。文帝賢主。當不如是。（本吳至父說）故南史誤載。當從虞序及宋書。

按宋書百官志，「博士，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是宋時太學博士不復分掌五經。明遠集中有講易詩。蓋作於爲博士時歟。本集又有月下登樓聯句詩。注云鮑博士。殆亦此時作。同聯句者爲王延秀，荀原之，荀中書萬秋。據宋書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明遠又有與荀中書別詩。殆亦爲荀萬秋作。宋籍荀伯子傳，「萬秋世祖初爲晉陵太守。」此殆荀赴任時明遠送別之

作。吳至父以荀中書爲荀昶誤。按宋書，荀昶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時明遠尙未出仕也。又按宋書末記荀昶秋爲中書。蓋疎漏之處。可據鮑集補訂也。

吳至父曰。「明遠有侍郎報_誤辭閣疏。蓋在爲中書侍郎時。史云爲中書舍人。舍人疑侍郎之誤也。」

本集有謝秣陵令表。蓋由中書舍人出爲秣陵令時作。據宋書州郡志，秣陵屬揚州丹陽郡。海虞屬揚州吳郡。

又按永嘉爲郡名。屬揚州。領縣五，爲永寧、安國、松陽、樂成、橫陽，無永嘉縣。虞序蓋誤以郡名名縣歟。

。本集又有翫月城西門廡中詩。文選廡作解。五臣注，「解，公府也。時照爲秣陵令。」則亦爲秣陵令時作也。

二年乙未(四五五)

三年丙申(四五六)

臨海王子項生。顏延之卒。年七十三。

大明元年丁酉(四五七) 帝忌竟陵王誕得民譽。使鎮廣陵。命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

二年戊戌(四五八)

王僧達賜死於獄。年三十六。

三年己亥(四五九) 或告竟陵王誕反。帝使垣闔襲之。誕擊殺闔。據城自守。帝使沈慶之討平之。誅誠內男丁。以

女口爲軍賞。

感竟陵王事而作蕪城賦。

按明遠蕪城賦，何義門以爲竟陵王之亂平後明遠感時而賦。張雲璈文選膠言引方氏說，謂明遠隨臨海王至廣陵

。知王有逆謀。兄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明遠因賦其事以諷子頊。張氏以方說較何爲長。考臨海王傳，王未嘗至廣陵。且王兵敗死時年僅十一。其反皆由長史孔道存等主之，明遠亦無由作賦以諷王。故明遠此賦當依何氏說，作於此時。

四年庚子（四六〇）

任昉生。

五年辛丑（四六一） 海陵王休茂據雍州反。尹玄慶討斬之。

始仕臨海王子頊。

宋書南史皆未載明遠於何年仕臨海王。惟虞序謂大明五年，照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按宋書孝武帝紀，臨海王以大明五年九月由歷陽王改封臨海王。十月，詔爲廣州刺史。未行。（見臨海王傳）六年，七月，出鎮荊州。或明遠之仕臨海王始於是年。而從往荊州則在次年。虞序統言之歟。

六年壬寅（四六二） 祖冲之表上曆法。七月庚辰，以臨海王子頊爲荊州刺史。

劉峻生。

七月，從臨海王由京都赴荊州。有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詩。

虞序曰：「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書南史本傳並曰：「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按宋書百官志，「蜀丞相諸葛亮府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末以來，參軍行事

參軍又各有除板。板行參軍，不則長兼行參軍。」又按刑獄賊曹爲十八曹參軍之一。

本集有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洛詩。錢振倫注曰。「臨海王子頊傳，大明五年改封臨海王。其年徙荆州刺史。」吳至父曰。「孝武帝七子子頊，大明五年封臨海王，爲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荆州刺史。是時子頊年六歲。」按錢吳二氏皆以臨海王徙鎮荆州在大明五年，實誤。宋書孝武紀，「大明六年秋七月庚辰，以臨海王子頊爲荆州刺史。」是臨海王之鎮荆州在大明六年。臨海王傳，「五年，改封臨海王。其年遷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荆州刺史。」是臨海王以大明五年改封。並於是年遷廣州刺史。而徙鎮荆州實在六年。本傳雖未明言。參看孝武紀可知。錢氏誤移其年二字於徙荆州刺史之上。以爲遷廣州徙荆州皆在一年。又未考孝武紀。吳氏遂沿錢氏之誤也。韻府注，「新洛在金陵。」詩中有「撫襟同太息相顧俱涕零」之句。吳至父謂上荆非明遠所願，故詞多悲鬱。

七年癸卯（四六二）

本集有在江陵數年傷老詩。按臨海王於大明六年秋至荆州。明遠從之。此詩中有「翩翩燕弄風嫋嫋柳垂道」之句。蓋作於春日。至早當在是年。是時明遠已逾五十。故有數年傷老之思也。又有在荆州與張使君李居士聯句詩。又有咏老詩。或亦此時作。

八年甲辰（四六四） 帝殂。太宰義恭柳元景沈慶之顏師伯受遺詔輔政。廢帝即位。

謝朓生。 邱遲生。 蕭衍生。

明帝秦始皇元年乙巳（四六五）廢帝昏虐。殺戮大臣。幽辱諸父。阮佃夫等弑帝。湘東王彧即帝位。爲明帝。廢帝

遣使殺晉安王子勛。鄧琬奉子勛起兵。明帝立。鄧琬不肯罷兵。荆郢官籍皆應之。

二年丙午（四六六） 子勛即帝位，改元義嘉。王玄謨沈攸之等討子勛，破之。殺子勛。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行事劉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旋賜子頊死。

謝莊卒。年四十六。

荆州之亂，明遠爲宗景所殺。

虞序曰。「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按此作宋與史異）因亂掠城。爲景所殺，年五十餘。」宋書南史本傳並云，「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硯北雜誌，「鮑明遠墓在蘄州黃梅縣南里許。」

六書說約

馬培棠

六書，非古說也，漢人實首創之，劉班鄭許之學，可謂尙矣。夫四家者，立三說，（班因劉說）名一物，修辭雖殊，理相引發。後人只見其異，未見其同也，偏守一家，栩栩自好。不見漢說之全者，非一日矣。吾累歎深憾之餘，追踪四子，貫通三說，期在漢舊，不與世惑，務賅務簡，爰就五篇，定名曰「六書說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予不才，何敢望於是。民國二十年四月培棠自識。

正名第一

文字乃人類偶然創造，以補助其生活者也。當其創造，既非一人，又非一時，各不相謀。無所謂體例；及其既多且久，人見其繁衍不能無次別也，因而推求其類別先後，更爲定名以範之，中國謂之「六書」。而「六書」之研究，漢人始開其端緒。

劉歆曰：「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漢書藝文志）

鄭衆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官保氏注）

此二說者，次序各不同，俱有其理由在也。惟處事，諧聲，象事，象意，象聲諸名，表義殊欠明顯；且僅具書目，未加解說，六書真相，終難通曉。幸有許慎說文，得窺其略。

許慎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憫，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說文序）

六說十例，以律說文，則我國文字，可得大半。雖然，古籍之留於今日者，輾轉傳鈔，饒有錯誤。許氏六說，不無可疑。如轉注之考老，應作老考，業經蔣善國之攷證，可以爲據。（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予更以後文析例證之益知蔣說之不可易）若固執謬誤而信之，是非特見欺於僞品，且亦誣許氏矣。

古之學者，於所編纂，例法嚴謹。許氏說文，尤稱周密。故其解說六書，不少苟且。如每書各二字以標題，各二字以爲例，又各立兩韻語，以爲解說，而下句必爲上句之補足語。惟指事一書，解說獨爲例外。蓋六說中，「字」與「事」，「首」與「受」，「誼」與「憫」，「名」與「成」，「物」與「訓」，莫不叶韻；獨「識」與「見」之不當作「見」也。幸顏師古注漢書，作「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識」與「意」，韻洽合。王筠曰：「顏注承用說文，惟察而見意，不同今本；案視而可識，指字形書；察而見意，指字意言，今本似無分別，蓋顏猶所據爲古本也。」雖然，韻合矣，而兩句平行，猶未見其以下句而補足上句也。

假借：只因本無其字，須借同聲以託其事。

轉注：只因建類一首，須取同意以受其說。

會意：只因比類合誼，須察衆文以見其指。

形聲：只因以事爲名，須加半形以成其字。

象形：只因畫成其物，須善體寫以肖其形。

惟於指事，則不然。

指事：不但視而可識，並且察而見意。

此王氏之所謂其分別也，有分別，則意適平行，不同其五；若謂

指事：只因視而可識，須詳察之以見其意。

期不可通。吾故曰：韻之問題解決，而詞句之間，尙有誤也。如其然，則顏注「意」字，亦不見可信。（予非巧駁此以合下文乃以下文証此尤見其不可信）六書說解，闕而不完，惜哉！

取則第二

昔之治六書者，多矣，闡發漢人之隱者，蓋寡。近有顧實，研究鄭許之學，間有可取。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依類象形。

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指事，形聲，假借。「事」也。象形，會意，轉注，「類」也，六書雜列之中，得其條理秩序，此顧氏獨得之妙，而以闡發鄭衆之說者也。顧氏曰：

若鄭司農六書全次，世輒詆其凌雜無序；然細察之，則實有不可易之精義在也。說文叙曰：「依類象形」，又於會意，則曰「比類合誼」，欲轉注則曰「建類一首」：是象形，會意，轉注三者，得以「類」字貫之也。此可証鄭說之精者，一也。且指事之名「事」，固已，而說文又於假借，則曰「依聲託事」，於形聲則曰「以事爲名」：是指事，假借，形聲三者，又得以「事」字貫之也。此可証鄭說之精者，二也。大凡天下極繁重之事物，必有極簡單之原理，貫徹其間，是則六書有極簡單之原理原則，舍此鄭許二家之說，又曷以明之哉。（中國文字學）

原理原則既明，而次序問題，鄭許尙小有殊異。若依許說而兩分之，則首「事」而次「類」，先指事，形聲，假借，而後象形，會意，轉注。實則鄭說首「類」而次「事」，先象形，會意，轉注，而後指事，假借，形聲。兩組互易，當以鄭說爲近理。（說見後文）惟其形聲，假借之顛倒，則大可疑。攷鄭氏所以末形聲者，抑顧氏所謂「古今形聲字，孳乳最多，幾佔文字之八九，蓋聲而益形，於文最顯，於義最備，故亦宜居六書之殿者歟。」（中國文字學）書攷周官賈疏曰：

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鶴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婆之類，是下聲上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圖闔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此形聲之等有六也。

六書之中，形聲尙自有六書，賈疏雖有謬誤，其解形聲，獨詳於其五，要可知鄭意之所在矣。雖然，揆之六書生成

之理，形聲決不能在假借之後，鄭說雖精，竊不敢苟同也。

再察第三

顧氏「類」事之說，自稱發千載之墮緒，然終有未盡也。茲願仿顧氏之研究，再察六書如下。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

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

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

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形聲之爲「聲」，固已，而說文序又於假借，則曰「依聲託事」；是依聲，假借二者，得以一「聲」字貫之也，會意之爲「意」，固已；而說文序又於轉注，則曰「同意相受」；是會意，轉注二者，得以一「意」字貫之也。持此以律顧氏「類」「事」之說，各佔其三分之二，而條理不紊。吾故知「意」者，「類」之屬，而原於象形者也；「聲」者，「事」之屬，而原於指事者也。卒於許說中，不得指事，象形有「聲」「意」之跡者，乃其不只是「聲」「意」而，另成一組，所謂「形」者是也。指事解說，已非許氏之舊，故不見與象形有文字之同一，如其他四者，各二相屬；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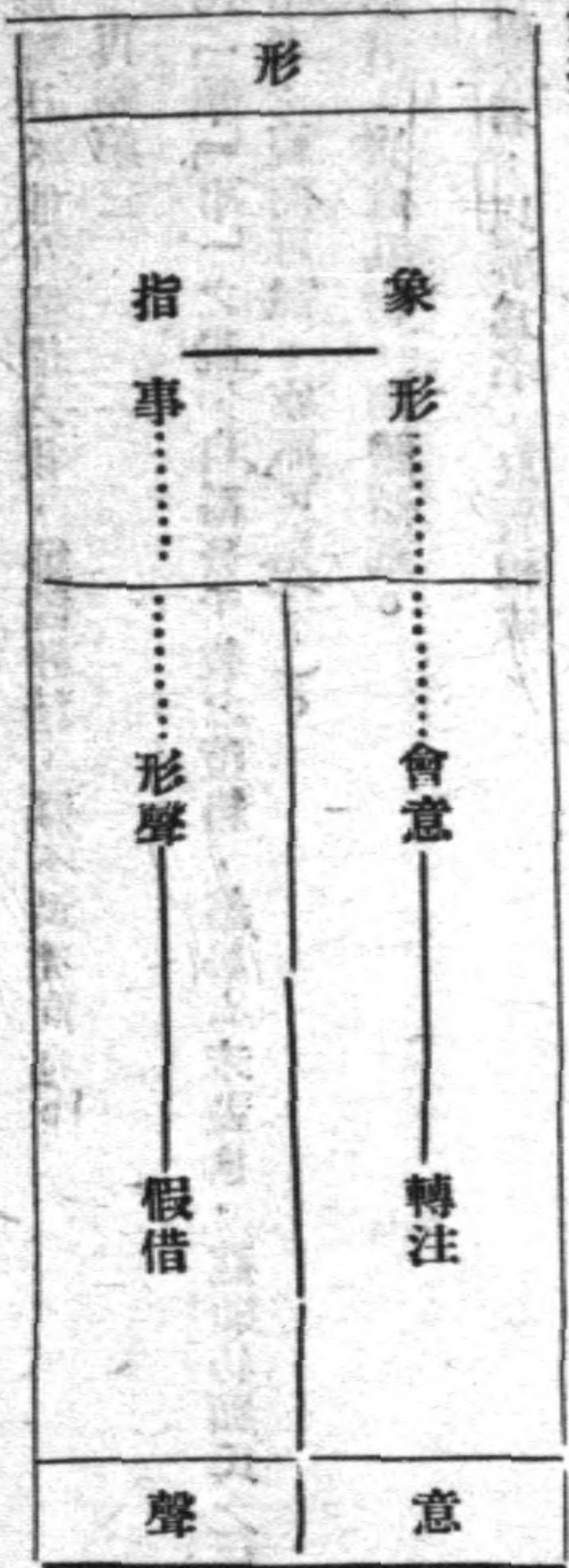
則亦不必巧求其同也。蓋六書者，後人所推得中國文字構成之原則也。而文字之所以為文字，端賴其有佔空間性之「形」；則六書者，莫非「形」屬。只以偏於「意」者，附以「意」；偏於「聲」者，附以「聲」；並非脫「形」而獨立。其不附「聲」「意」者，所謂「形」之純者也，實亦寓「聲」「意」於其中。顧氏曰：

構成六書之原質者，象形，指事二者也。象形出於圖畫者也，指事出於符號者也。會意，轉注，則以畫象形之流勢；而假借，形聲，則以畫指事之流勢者也。或經或權，或常或變，各自有其妙用也。今科學分天然人為二大法，蓋「類」「事」二者，亦有此別乎。（中國文字學）

吾更足之曰：

構成六書之原質者，象形，指事二者也，象形者，出於圖畫者也；指事者，出於符號者也。圖畫與符號具，則文字之「形」備矣。會意，轉注，則以畫象形之流勢，而極於「意」；形聲，假借，則以畫指事之流勢，而極於「聲」。或經或權，或常或變，各自有其妙用也。今文字學分「形」「聲」「意」三大綱，此之謂乎？

茲列一表如次



析例第四

六書條理，略如上表；然其生成，豈若是之簡單哉。非由象形而直生會意與轉注，再由指事而直生形聲與假借，嚴守領域，各不相干也。不然，一經舉例，則困難百生，牽連援引，手無所措。

攷文字之原，出於圖畫，漸演而為象形。象形既，虛者無以表示，於是作符號以濟之，而指事興。後更諸圖形或諸符號相加，或諸圖形與符號混加，而會意，形聲以成。終則擴「意」聲於至極，而轉注，假借以起。茲分析許例，以見六書發達之始末。許氏曰：

象形者，……「日」「月」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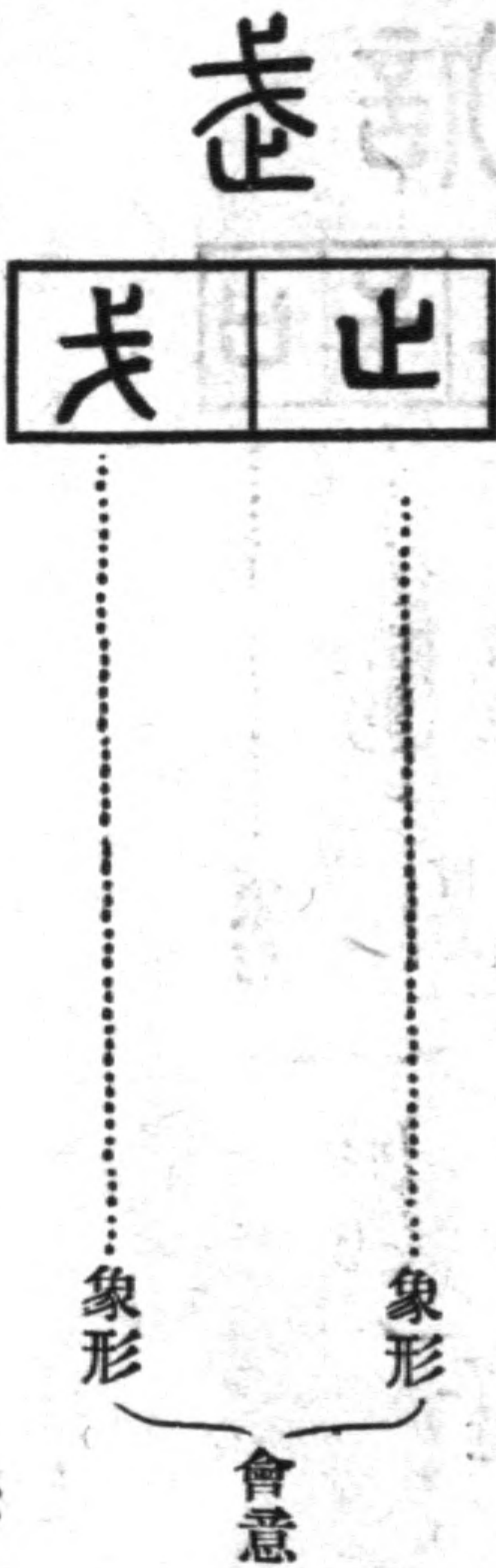
指事者，……「上」「下」是也。

獨體之文，當然不可再析；且由此而配合以成衆字。象形先成，故早自聯合；及指事興，因有兩合者矣。許氏曰：

會意者，……「武」「信」是也。

形聲者，……「江」「河」是也。

合體之字，莫不可分析至微，以見象形，指事之跡。



江

| | |
|---|---|
| 水 | 工 |
|---|---|

象形

指事

形聲

信

| | | | |
|---|---|---|---|
| 人 | 二 | 干 | 口 |
|---|---|---|---|

指事

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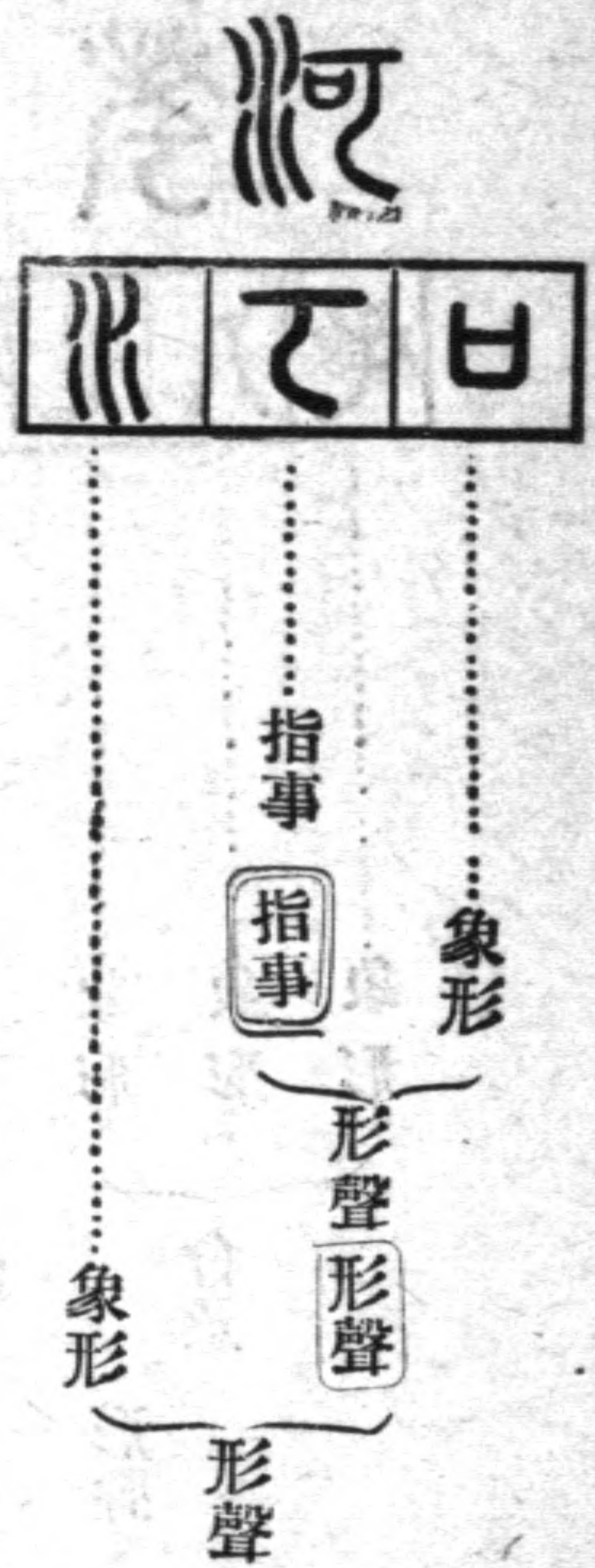
會意

象形

形聲

象形

會意



(注)雙方界，表示符號變圖畫；單方界，表示圖畫變符號；其作用與前兩篇相反。

武「字」，會意之純者也。而「信」字已混加圖畫與符號。若謂會意必象形之合體，無與指事，則不可通。惟指事一入會意，則取「意」不取「聲」矣。「江」字半圖畫半符號，形聲之純者也。而「河」字之聲符，混加象形與會意；若謂形聲之半聲，無與象形，則不可通。惟象形，會意，一入聲母，則重「聲」而輕意矣。

由文兩字，則文字之變極，文字之體備；文字之用，可勿慮其不周。然則「聲」「意」之分，究欠活性；指事固可以入意，但須先化「聲」而為「意」；「形」「意」固可以入聲，亦須先化「意」而為「聲」。直接溝通，是使用文字者，勿緩之要求也。轉注，假借，實具此作用。許氏曰

轉注者，……「老」「考」是也。

假借者，……「令」「長」是也。

衆字之間，亦可分析至微，以見會意，形聲之跡。

考

考

考 入 匕 丂

考 入 匕

象形

象形

象形

會意

指事

形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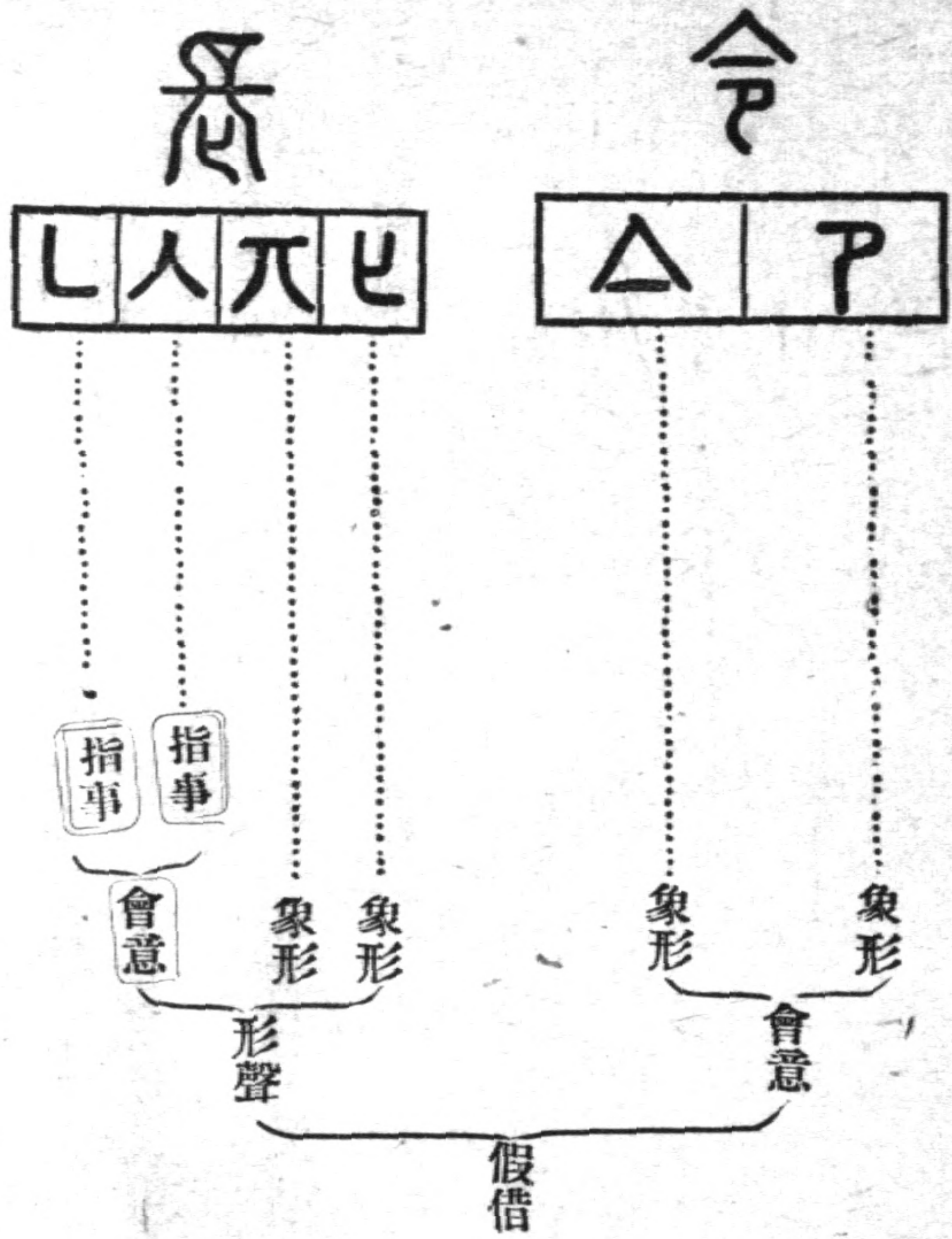
象形

象形

象形

會意

轉注



(注)反文或倒文，應與正文同屬一書，如「下」從反「上」，而與「上」同屬指事。

是知「老」「考」皆由獨體之象形，指事，合成會意或形聲。而此會意或形聲，其「義」互相轉注。故曰：「轉注者，會意，形聲，可得以一意受之也」，「令」「長」亦由獨體之象形，指事，合成會意或形聲。而此會意或形聲，其「聲」皆可假借。故曰：「假借者，會意，形聲，均得以同聲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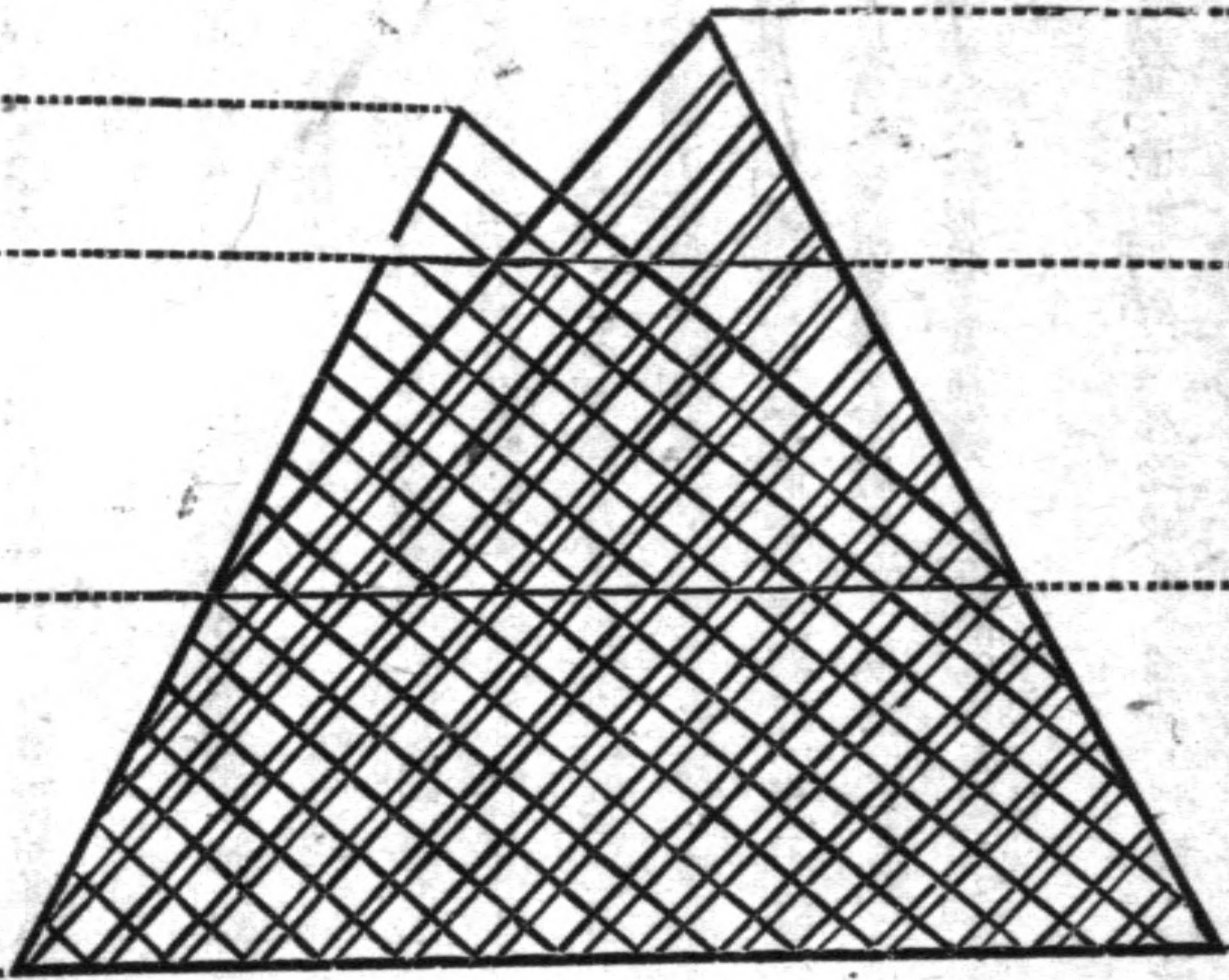
會意，形聲，混合象形與指事；轉注，假借，混合會意與形聲；由簡而繁，頗合歷史進化之義，故六書發達之次序，獨尊劉班之說。

茲將六書之縱橫，繪圖如下。



象形 會意 轉注

指事 形聲 假借



述學 六書說 刊

歸餘第五

文字之意義，在其有形；文字之價值，亦在其有形；蓋有形始可以佔空間，而流於久遠。然只形尙不得盡文字之職也，尤須寓之以意聲。王筠曰：

字之有「形」「聲」「義」也，猶人之有「形」「影」「神」也。不能離「形」以於「影」「神」，更不得以他人之「影」與「神」，附之此人之「形」也。（說文釋例）

故「意」與「聲」，亦文字之兩大要素。且分「形」兩屬之：近於圖畫者，爲象形。「意」之原也。近於符號者，爲指事，「聲」之原也。由象形而會意，轉注，由指事而形聲，假借；前文俱見，茲不贅述。

雖然，「類」「事」「意」「聲」，非文字嚴分兩派，各不相干。有「意」者，無「聲」，有「聲」者無「意」也。蓋象形，會意，特重於「意」，而「聲」寓其間，故會意時雜意符；指事，形聲，特重於「聲」而「意」寓其內，故聲母無不有義；反觀析例，當可詳知。蓋字雖分「意」「聲」，而「聲」時含「意」，信之「言」是也。「意」亦時含「聲」而取「聲」，河之「可」是也，及極至轉注與假借，界限愈嚴，而用愈泛；會意兼象形之與會意（兼象形），轉注固已，形聲（兼指事）且與之互轉，形聲（兼指事）之與形聲（兼指事），假借固已，而會意兼象形且與之相通。故無不可轉注之文字，亦無不可假借之文字矣。

文字活用，既造其極；然偏「意」偏「聲」，分途發展，訓詁，音韻，各標一幟，爾雅廣韻，其宏典也。嘗改爾雅上釋詁第一曰：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此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而「老」「考」兼具「意」「聲」，比亦不能例外。从刀衣之「初」，解爲「始」字固宜，而
从口戎聲之「哉」，亦與「初」相同釋。推之其餘，莫不如此。故曰：轉注者，訓詁學之原則；爾雅者，訓詁學之式範
也。

廣韻上平聲東卷第一載：

曾，同，中，蟲，忡，崇，嵩，戎，弓，融，雄，蒼，穹，窮，馮，風，豐，充，隆，空，公，蒙，籠，洪，
叢，翁，忽，通，蓐，蓬，烘，幌。

此所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也。而「令」「長」二字音讀問題頗費解說茲爲簡明計因另作詳考）兼具「意」「聲」，此亦不
能例外。从心中聲之「忡」，借爲韻目固宜；而从日在木中之「東」，亦與「忡」而同其功用。推之其餘，莫不如此。故
曰：假借者，音韻學之原則，廣韻者，音韻學之式範也

漢世三說，劉班之次序，鄭氏之條理，最爲精審，許氏實莫之及，然其解說獨詳，堪作二說之左證矣。

述學 六書說約

史記貨殖列傳論稿

日本穗積文雄著
第一班畢業生胡福林譯

- 一，序論
- 二，司馬遷之經濟思想
- 三，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
- 四，結論

一，序論

(一)

今日之中國誠處於可憐狀態之下。外受列強不平等之待遇，內又成軍閥混戰之局，內憂與外患交侵，混亂愈熾，統一愈難，使人不禁生同情之感焉。然中國有五千年絢爛煌之文化，是其可於全世界誇功者。尤以吾輩幼年讀日本史，知所蒙中國文化之賜，大而且深，又自接中國曩哲先賢之思想學說而陶醉之後，其尊崇中國文化之念，益難禁止。余昨夏遊華北，於燕京訪清朝遺跡，於八達嶺望萬里長城，其規模之雄宏，結構之壯麗，實有足奪人目者，讚歎之餘，慨中國現狀之情益切，同時又不能不覺其尊崇中國文化之念益大也。中國之文化誠然偉大。然退而考之，文化並非遊離的獨自發生存在及進行，必先有經濟基礎在其上以培之，始能成立。換言之，必在潤澤肥沃土壤之上，始能開燦爛競妍的文化之花。故足誇於世界之中國文化，其背後自應有其使以生成化育之經濟環境。其文化之絢爛誠令人眩惑，然其所以成生化育之經濟環境，則不能忽畧。欲究明中國五千年偉大文化不能不先考之。然則研究中國經濟史不能不為必要及興趣之對象。研究中國經濟既為必要及興趣之對象，則

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亦不能不然。蓋在一定之經濟環境時，其經濟環境恒反映於思想，而使一定之經濟思想出現，同時其經濟思想又反作用於經濟環境，如是此兩者遂構成表裏聯關係與相互作用關係。從而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於中國經濟史之研究，必為必要不可缺。又中國在生活樣式上乃傳統的保守的國家，同時又為文字之國文章之國。生活樣式之為傳統保守，即經濟環境有不變化之性，為文字文章之國，即思想活潑，有變化之性。然則在中國處於此等表裏聯關係及相互作用關係之下，於經濟史及經濟思想史上，經濟思想史之研究，尤以認其為必要及興趣之對象，不能不言占極重要之位置。如此余鑒於中國經濟思想史之必要，又戀戀於其研究之興趣不能自止，是以終不能不將其區區所抱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之欲望，表現出之。

余正擬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既如右說，然生成化育中國五千年文化之經濟環境，其所反映之經濟思想，實為廣汎。況中國為文字之國，書物之邦，汗牛充棟，載籍極博，其勢不能不益難。然則余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其殆如立於大海之濱，欲盡拾所有貝殼乎！難矣哉，吾之自課也。惟是亦為人子者所應擔任，且余本自課遲遲而行，從比類研究之中，或能生有興趣，可以自慰，故其進行即緩如牛步，亦所不辭。然若於廣汎範圍，涉獵探索散於廣汎諸書埋藏之經濟思想，何如將蒐集此等經濟思想，以形成專編，先依之為一全過程概念之為便而有效。故余決欲先行之。幸而得廿四史之食貨志以應所求，因欲先究明之，以為中國經濟思想史之大綱概念，是余廿四史食貨志研究之所由來也。

然於依廿四史食貨志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廣汎大綱之研究，論者或持異議，以為此若盲者觸其一端以斷大象，被知者排笑而不覺。余自來非不知其危險。良以如上所述，余之研究廿四史食貨志在余之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中不

過初步。彼依將來之研究，遇可改廢，本無存在之價值也。且翻而思之，凡學問之價值，必非僅資料之多寡所能斷定。資料縱能如何之豐，如不知利用之途，徒累累於資料之羅列，反以難堪資料之故，而爲之壓倒。反之，於利用資料之途得其宜，渺小石片，亦足以當解宇宙秘密之鍵。故所重在對於資料之態度，資料之處理，不必貴其資料之多也。若不幸余終演盲者斷象之愚，則非資料之罪，乃吾處理資料之罪也。故余仍敢研究廿四史食貨志。

如以上所述余自課以中國經濟思想史之研究，先就二十四史食貨志試之。而二十四史首卷爲史記。史記之食貨志應爲貨殖列傳。(註)

故余之工作，卽自史記貨殖列傳始。此小論卽以史記貨殖列傳之研究爲目的者也。

(註)史記之食貨志應爲平準書及貨殖列傳二者。然從經濟思想史之立場觀之，則當以對象限於貨殖列傳。故余於本文以爲史記之食貨志應爲貨殖列傳也。

(二)

由上觀之，本論乃以史記貨殖列傳之研究爲目的。換言之，本論乃以史記貨殖列傳爲對象，以就以觀察中國之經濟思想爲目的。然則史記貨殖列傳爲何如物乎，不能不先明之。欲明史記貨殖列傳之爲何如物，當溯而先明史記其物之果如何。然史記其物之爲何，此甚爲普通，盡人可解。故今不贅述，只就「唯本論」之貨殖列傳加以說明。然則史記貨殖列傳果如何乎。茲先觀撰者太史公司馬遷所自述，彼在其史記列傳之最後篇，——卽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一——且史記內容之全般，皆言其論述之故。其中曰。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富貴。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此言雖太簡，不能將內容充分表出，然或足借窺司馬遷作貨殖列傳，其意之所傾向。司馬遷作貨殖列傳之意旨既如右。然凡意旨與結果決不能必其一致。事與志違，乃人世之常。故吾人觀其意旨，不能立斷其結果。然則依上述之意旨，所作貨殖列傳，其成果如何。茲先就先賢所見觀之，史記評林載諸家評語，依所引，王鑿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庚順評，

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而董份言貨殖列傳之論述行程——即形式——尤詳，其言曰，

先敘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列一體。

又評曰，

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遊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由諸家所評，知司馬遷在上述意旨之下，作貨殖列傳一編。從其論述內容觀之，大體先敘述古之富者。中項雜論海內之士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性情。末又選別漢興以來之富者，別爲一體，忽而行論，司馬遷之意見出，忽而又變爲敘事，意見敘事相交錯，應接不遑，莫可端倪。以余所見，史記貨殖列傳一篇，就其形式觀之，波濤洶湧，自由奔放。其中任何體系都無，亦並不行所謂「起承轉結」之常軌。故以比今之科學論述，自不能不言相去甚遠。然就其內容觀之，此一篇也。雜論富者致富之術，及生活情形。其中之經濟思想，有可探者。如擬以經濟思想爲對象，而形成專編，則於此固可視爲經濟思想史之論述也。

余以爲史記貨殖列傳，論其內容，爲一經濟思想史之論述。然與今日普通之經濟思想史論述，則大異其趣。何也。曰，撰者太史公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其自身太重也。換言之，即太爲撰者主觀之所支配已耳。聞嘗思之，經濟思想史論，何者在其著者主觀支配之外乎。何者不受其著者經濟思想之影響乎。惟在普通經濟思想史論，其著者經濟思想之影響，於編序之體系，或對各家思想之解釋與批評，往往見之。而史記貨殖列傳則不然。此特爲貨殖列傳與其他普通經濟思想史論異趣之點，有特別指擇可注意之必要。蓋史記貨殖列傳全編皆撰者司馬遷經濟思想之表現。因其表現之援用，或走入敘事之筆，則得見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前者在經濟思想史論述之中，可窺著者自己之思想。後者在著者表現自己思想論述之中，可窺諸家之經濟思想。故史記貨殖列傳爲一經濟思想史論。其經濟思想史論中，具有上述之特色。茲乘其論述形式而不論，从其內容而觀，自然分爲二部分，一爲撰者太史公司馬遷自己之經濟思想，一爲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也。

(三)

本論之對象爲史記貨殖列傳。故史記貨殖列傳爲何如物，余前已茲約略明之。茲更以此史記貨殖列傳爲對象以研究之。然則彼可爲如何乎。此畢竟爲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之問題。然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果應如何。請嘗試論之。

欲明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當先明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欲明思想史研究方法論，更須溯而先明思想自身之研究方法論。關於思想自身之研究方法，論者紛紜，今不能一一舉之，僅述吾個人之意見。余以爲凡思想皆一生成物。欲究明之，常從三點，彼如何生成乎，生成之彼，爲何如物乎，然後其「行方」又如何乎。即思想之究明

必以其生成其精確及其行方之解明爲充分之要件。今依次詳考之。先觀其生成。凡思想非離人而存在。換言之，凡思想，不得單獨發生存在，必依人始能獲得其存在也。「唯物史觀」論者主張，以思想之生成，追跡於經濟構造——尤一生產力爲要。以爲人之「意識」非決定「存在」，乃「存在」決定「意識」。然「存在」決定之「意識」，乃人之「意識」。故「意識」依人而取得其「存在」，此不得辯可知。即思想自身並非單獨存在，乃依人彼表現而成立者也。因此欲理思想之生成，不能不先理解思想之表現者——即思想家。然思想家又非從天降，非由地湧，乃生於社會之中，自不能逃於其社會環境影響之外。故欲理解思想之生成，思想家之理解及其所生存社會環境之理解，遂變爲必要之事。然此社會環境，分析之，乃由物質方面及精神之面兩要素合成。從而思想家由社會環境所受之影響，亦可分爲物質方面及精神方面。是故社會環境及思想家之理解皆得分爲物心二方面也。在此情形，物心二要素，其一方恒歸順其他方。論者依此稱爲統一於「一元論」。例如黑格爾之流，以爲物質不外精神之發現，而倡「唯心論」。馬克斯之徒，則顛倒黑格爾派之說，以爲精神不過物質之反映，而倡「唯物論」。今余不遑比較兩派之說而詳論之，只簡述余自己所見而已。余以爲黑格爾之論，以康德「認識論」上之哥白尼「轉迴說」觀之，亦自有理。如謂馬克斯之說必較好，則不免有逆立之譏。故余對於馬克司「唯物論」之祖護，終不得不躊躇。蓋馬克斯以物心見之於因果關係，——因果關係者，在一定原因之下，可生一定之結果。——然在一定物質狀態之下，常有相同相反二種思想，其間變化，難以見出，而在精神狀態，其影響變化，則歷史上所見，比比然也。故精神與物質，並非因果關係，乃條件之關係。既爲條件關係，則不能謂其立於一克服其他之上上關係之下，乃立於并列關係之下。是即余前爲理解社會環境及思想家而分爲物心兩要素論之之故也。其次「精察」之，又分

爲「內在考察」及「超越考察。」茲所謂「內在考察」者，言在思想之內而考察也，所謂在思想之內而考察者，則指思想自身之理解，內在矛盾之有無，及其如何之批判也。所謂「超越考察」者，言立於思想外而考察，所謂立於思想之外而考察，則指思想之意義及價值之批判也。（註）最後就其「行方」而觀，余意最好見之於黑格爾辯証法過程之範疇，一即「正反合」過程之範疇，一較爲妥當也。即以如何之「反」而相與對立乎。又其「反」如何被「揚棄」乎。而在「正」之中又如何現出其自身乎。

（註）於思想之精深，余分之爲「內在考察」與「超越考察。」「內在考察」又可分爲「思想自身之理解」及「內在矛盾之批判。」而批判更可分爲「內在批判」及「超越批判。」故任依何者，其結果皆不差異。

余考思想之研究方法如右。余相信思想之理解，可用右之方法，且必從右之方法始可能。然思想史非思想自身，乃以思想不斷連續之進行爲對象者也。換言之，思想史者，觀思想於其發展過程之謂也。故思想史之研究方法，與思想研究方法自異其趣。然則思想史之研究方法可如何乎。余已言思想史乃思想於其發展過程，而思想之發展過程，於余所謂正反合之辯証法過程外不可得考也。故於茲諸思想不能不對於其先行思想爲其「合」或「反」，而對於後行思想，爲其「正」。從而其思想之生成，即爲先行思想之「行方」，而先行思想之「行方」，即其思想之「生成」，同時其思想之「行方」，即後行思想之「生成」，而後行思想之「生成」，即其思想之「行方。」故於思想史，如將個個思想，各探究其「生成」及「行方」，其事必煩雜重複，又屬與用，加以更妨害發展過程自身之明瞭，故可認爲不必要，就各思想而探究其「行方」其「生成」亦得省畧之。然何由發展，則不可不求其始點，而發展，則不可不認其終點。故余以就各思想而探究其「生成」爲便宜必要。

余求經濟思想史之研究方法，先問思想本身及思想之研究行法。經濟思想原在思想領域之內，從而經濟思想史畢竟屬於思想史之範疇。故經濟思想史之研究方法，不可求於如右所述思想史研究方法之外。然經濟思想對於一般思想為特殊思想，從而經濟思想史對於一般思想史為特殊思想史。故經濟思想史之研究方法，雖不可求於一般思想史研究方法之外，然彼又跨經濟學之範疇，從而又濃厚傾向於以經濟現象為中心，亦當然之理也。

(四)

余解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如右。故余即以右之方法為鍵，以開二十四史食貨志之秘庫。其最初試驗為此史記貨殖列傳，故於本論對於史記貨殖列傳處理之方法，不得在右述方法以外，即余不能不以右之方法進而論究史記貨殖列傳。然所謂不能不以右之方法進而研究者，「要諦」與其「實現」自屬別事。淺學菲才如余之微力，欲充分的充足如右方法論之要求，不得不嘆其殆不可能，不過忠實盡吾所能以從事而已。

如此余將為史記貨殖列傳之研究。而其研究論述之行程，由以上所述自明，今更大體述之如次，

一，司馬遷之經濟思想。

二，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

今依次論之。

二，司馬遷之經濟思想

(一)

觀序論所述，知史記貨殖列傳一篇，就其論述之內容而言，自為由撰者太史公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及傳中諸家之經

濟思想相合而成。惟於其行論之形式觀之，自由奔放，言無體統，議論敘事，雜錯相交。茲就之將司馬遷之經濟思想，追尋探索，綜合統一，以論述批評之，斯乃余之工作。其爲之之方，已如序論所述，余不能不先窺司馬遷經濟思想之生成。即不能不自考察司馬遷所自生之社會環境及司馬遷其人始。而社會環境如前所述，乃由物心二方面合成。茲依次而進，當先述其物質環境。

(二)

然則司馬遷生時，中國社會之物質狀態何如乎。

意者依文獻而徵，中國社會在神農氏時代，早脫離漁獵時代而入於農業時代。觀下所引者可知，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易繫辭下傳)

而所謂農業時代之手工業，亦發達甚早。脫去自給自足之經濟狀態——即封鎖的家內經濟時代，——形成分業社會，而入於流通經濟時代。此由以下所引者可以推測，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繫辭下傳)

如既入於交易流通之經濟社會，則交易流通手段——交通機關——及交易流通要具——貨幣——之出現發達，乃自然之勢。

吾等依次之諸句，可以測得。即易繫辭下傳有如左之言，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服牛來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史記平準書有如左之言，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

通志食貨略之言如左，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

既已入於分業流通之社會，當即有以流通自身爲任務之商人出。是在中國商人又早已存在也。余觀周禮太宰之職，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註，

行曰商。處曰賈。

是周以後商人之起，可得知也。

如此中國社會早即入於農業時代。而於其階段則由分業發生交易，構成流通經濟社會。然中國在今日猶號稱農業國，在上古亦只認農業爲斷然重要性。在農業社會，迄無其他之說明。徵之上古之書，如於史記，往往以農業爲「本事」指工商業爲「末作」也。

如謂中國古代社會爲傳說時代，難以置信，不可斷以文獻之徵。然由文獻以解釋此時代，則必不能否認。況文獻其物之出時，前揭其所記諸事，事實上在社會必已存在。則是在司馬遷以前，吾人得知中國社會已經過漁獵牧畜時代入於農業時代。而在此農業時代之中，手工業次第發達，漸漸脫離自己生產之域，而形成分業社會，由自給自足之經濟，入於交易流通之經濟。然司馬遷之生，方漢天下一統，國內太平，人民漸能安其居闢其業。

想其時流通經濟必有相當之發展。在此情形，常發現商人漸擁巨資以張威勢之弊。正如我國德川時代之情形也。

(三)

關於司馬遷時代之社會環境，其物質方面已如上述。今不能不轉而觀其精神方面。然則在其時又見如何情形乎。

余思司馬遷之時，中國社會之精神狀態，活潑興旺，極盛一時。幾多思想之花，嫣紅姹紫，爭豔競妍，呈一代之盛觀。其思想大別之，可分爲三種，一，儒教思想。二，黃老思想。三，其他諸子百家之思想。今皆就彼等論評之，原非本論之目的，余亦不遑。吾乃爲理解司馬遷經濟思想之成生，而觀其時代社會之精神狀態。

故余只從經濟思想之立場，將此等爛漫之思想，試概論之可也。

茲先於儒教觀之。形成儒教之中心思想者爲孔孟。今就此兩者而觀，先自孔子始。

窺孔子之經濟思想，供吾人以最好材料者爲論語。今依論語觀之，孔子所貴爲仁，所重爲禮。貴仁重禮，結果非必賤視物質生活。至於急急於物質生活，則不特輕視，直進而真賤視之也。今就其言而觀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十三)

蓋謂必先有相當之物質，始有教化之可言。故認物質爲可重之事。然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子罕第九)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第六)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述而第七）

觀此則見夫子賤視物質之概，又橫溢言表。又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第十二）

則夫子賤物尊心思想之面目，躍如可見。然尊心賤物之思想，必進而蔑視爲物質獲得之行動——即經濟學上所謂「生產勞動」或「單一勞動」之事。故論語有言曰，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第十五）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子）路第十三）

次觀孟子。孟子傳孔子之學，而特崇仁義。既崇仁義，故賤視物質。其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滕文公）

之論。又所言，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

暇治禮義哉。」（梁惠王）

則實言物質之可尊重，經濟之可重視。然孟子有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

之言。又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有存焉者寡矣。（盡心）

即在仁義精神之前，物質經濟之事，其視爲不足道之氣概，歷歷可見。

彼既見分業之分要，遂至賤視生產勞動。謂：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

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

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滕文公）

可見其爲賤勞動思想之把持者。

然則道家如何乎。姑就老子觀之。老子以「虛無」「無欲」爲出發點，故輕視物質賤視經濟。從而蔑視「生產

勞動」之傾向，又勝於儒家，此自當然之歸結。今就老子之言而觀，有：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然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第四十六章）

又：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第三章）

而

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第五十七章）

故言，

絕聖棄利，盜賊無有。（第十九章）

由是觀之，如依老子，人生第一當去欲念。必將華衣盛服，高樓大廈，艷妻嬌妾，美酒佳肴，全然從心中除去，始能見出真實怡樂安住之地。否定欲望，則賤物賤勞動之思想可謂已極。

最後儒家道家以外之諸子百家何如乎。茲不一一研引，惟引墨子一家以代表之。蓋墨子從周秦時代諸子蜂起之羣，奮然挺進，在當代與儒教對立而與之爭雄。據清張惠言之說，縱橫家，名家，法家，之學，亦皆屬於墨學之系統。故墨學在當時頗呈術學統宗之觀。然則墨子之思想何如。彼乃一實利主義之人。由實利主義發而爲兼愛交利。故彼不賤視物質，乃重視經濟之論客。今就其言而觀，彼以右之言唱兼愛交利，

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天下之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兼愛中第十五）

從而就其利言，

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法也。（節田上第二十）

又從而更事發展，如言：

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及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喪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節葬下第二十五）

又：

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采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擗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爲高台厚榭遠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樂非也。」（非樂上第三十二）

然而茲所以「不中萬民之利」者，卽

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維之事。今王公文人，唯母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非樂上第三十二）

倣是而觀，墨子從實用主義，發而言交利兼愛。而其言交利兼愛，卽是尙物質重經濟。墨子既重物質及經濟，故又重視生產勞動。此於前所引最後一段，可見一端。

由以上知儒家急於倡仁義，貴禮義，不遑顧及物質。道家以無欲爲出發點，故當然歸結於物欲之否定。墨家實面於社會之實利，自趨於功利思想，言交利唱兼愛，而對物質欲肯定之。

是以當時之經濟思想，可分爲二大派。一爲賤物思想，亦卽賤勞動思想。一則尊物思想，亦卽尊勞動思想。

茲所謂賤物思想者，乃尊重精神而賤視物質，從而又為蔑視物質生產勞動之思想。前所述儒教道教屬之。所謂尊物思想者，乃認識物質之重要性，而尊重之，從而又為尊重物質生產勞動之思想。前所述墨子一派屬之。在此二者之中，前者——即賤物賤勞動思想——在當時思想界為一般之傾向。後者——即尊物尊勞動思想——則不過呈例外之觀。蓋學問乃封建時代之產物，此時留於有閑階級之掌中，又經濟社會幼稚，經濟思想尚未發達，故有此趨勢也。

論當時之經濟思想，余更見一顯著之傾向，不能不述者，則重農思想之存在是也。蓋凡在經濟社會幼稚時代，普通所見，皆同時有賤物思想及重農思想。此並非獨於中國為特例，翻閱歐洲經濟思想史，莫不皆然。余今不遑述其所以然之理，總之，中國此時必有重農思想之存在。如前所述稱農業為「本事」，「稱工商業為「末作」其明徵也。更以儒教為例，如前所述，彼乃賤物思想賤勞動思想。在其中亦視農業為獨重。如就孟子而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梁惠王）則不能不覺其有重農思想之意味也。

(四)

以上余已述司馬遷時代中國之社會環境。然則生於如斯社會環境之司馬遷，果何如人乎。換言之，司馬遷從如斯社會環境受如何之影響乎。先於其物質方面觀之，此點司馬遷已於其史記列傳之最終篇——即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一——自述。就是而觀，知司馬氏於遠古顯頌發其源。周宣王時稱司馬氏。連綿傳至談，仕漢為太史公。司

司馬遷則太史公談之子也。而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曾楮，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遷爲太史令。……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司馬遷一生，其經歷如右。吾輩依之可想見司馬遷觀察社會生活，至爲詳細，窺知民情，至爲委曲。尤以仕爲太史令，又將其陶唐以來至於麟止之史——卽史記之撰述——視爲畢生之業，則其理解社會民情，當益加深切。通達社會民情既深切，從而可會得其情勢之機微。既會得其情勢之機微，自不淫於空言空論。必至肯定切要之實際生活，此當然之歸結。何況厄困之經驗，又助長此種傾向者乎。

(五)

余據窺司馬遷經歷之生活，知其從社會環境之物質方面，所受之影響。然則司馬遷從社會環境之精神方面，受如何之影響乎。關於司馬遷時社會環境之精神方面，已如前述。在此中生存之司馬遷，必不能逃前述諸思想之影響作用而獨立自由。無論司馬遷之意識感覺與否，前述諸思想必浸透於彼之思想之中無疑。然則彼從是等思想中，受如何之影響乎。於此當特別注意其親之感化。蓋凡所謂子，無不受其親之精神感影響者，尤以當時教育之事，不可以今之時代律之此必然也。遷父談乃仕漢爲太史令者，於其事通於諸思想。而談對是等思想之思想，於遷之影響頗重大。故今姑先觀談之思想。司馬遷述其父語曰，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又續言儒教思想曰，

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關於道家言，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關於墨子以爲，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編行。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由此觀之，知談通於諸思想，同時又較爲不拘泥於各家。訴諸自己之理性，而取可遵，捨可捨。遷受其感化，亦通諸思想，對彼等亦無偏信盲從，而以自己之理性爲立腳點，此不難推測而知。然可馬談尙非不拘泥於諸家。觀上所言，頗易知彼乃醉心於道教者。蓋談生當西漢之初，天下苦於秦之苛政，人心喜簡，黃老之思想遂詩其全盛。談個人又學天官於唐都，學易於楊何，學道論於黃子。對於道家之素養頗深，關於儒教之素養較淺。然至司馬遷時代，董仲舒上天人對策於武帝，推尊儒教，黜諸子百家。如公孫弘以儒從白衣，爲三公。其他

適一經者，亦皆開登庸之路。由此天下翕然嚮儒。且司馬遷自己，依前揭自序，又十歲誦古文，長而學儒教，可見其儒教素養之深。故司馬遷脫却司馬談之尊重黃老，而對於諸思想站於一層公平之立場，可想像也。（註）况如前所述，彼遊歷諸方，曲洞民情，同時又爲史官，處於敘述各學派之位置。在比較各學派之位置，於一黨一派之思思，不必有普通妥當性，此當然者也。

（註）文學博士宇野哲人增補改版中國哲學研究，二十八，太史公關於當代思想家之評論。

（五六）

余在前爲明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先尋其生成之跡，而眺其社會環境，次窺生存於其社會環境之司馬遷其人。然則生存於如斯社會環境之下，如斯人之經濟思想果者何乎。是余所餘欲究明之問題，不待言抑爲最初之目的。以下請嘗試論之。

余今將論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凡經濟思想必理解經濟現象爲如何。基於如斯理解當如何，常含有方策。換言之，經濟思想乃由經濟理論及經濟政策而成立。而經濟政策乃由經濟理論引出。一定之經濟政策，基於一定之經濟理論而樹立。故二者之關係，非各自獨立，乃密接不可離。今爲方便計，分之先論司馬遷之經濟理論，然後再及其經濟政策。

以余所見，司馬遷乃最能理解經濟現象之一人。彼先肯定人間之欲望。從而使欲望充足，是認尊重人間之行為。彼於貨殖列傳首先出發於老子之無欲說，

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曰，必爲此用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如此理想論遂終成空談而難以實現。以爲人間之欲望只可肯定，不能壓服。故言利導之必要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榮，而心誇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司馬遷是認肯定斯人之物質欲望，故於充足此欲望之財。亦不能不認爲重要。故曰，謠俗被服飲食，養生送死之具也。

然財如何供給乎。彼又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由此觀之，吾輩得知司馬遷業已肯定認識生產之分業。彼肯定是認欲望，重視充足欲望之財，又重視財之生產，結果乃認識其分業，承認其效力而肯定之。然則分業之狀態如何。曰，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又：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則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彼意先大別爲農，工，商，虛而重視之。於茲可注意者，彼以農工虞商並列，無差等於其間。於以農業爲本位，一般思想皆重農賤商之時代，獨具護眼於商工之社會生活上，認識其重大機能，而肯定是認之，可謂偉哉。然翻而思之，凡生產之行，乃因消費，消費亦因生產而可能，而分業即生產主體與消費主體之分化。故分業當然不能不以其統一，——換言之，即不能不以分化後之生產主體與消費主體連結於財之獲得上爲前提。如此可依交易而行，（註）於茲遂成立流通經濟社會之機構。然則使其成立可能之力爲何。換言之，如何之力使之成立乎。今於彼之文中，得次之一句，即

是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又曰，

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彼解明此理，以爲非基於人爲，乃自然而出。即當人爲充足欲望而擬生財，農工虞商遂各任其能竭其力以爲分業之工作。其所以如此者，既非平日豫想分業之利益而計畫爲之，亦非行於爲政者指揮之下，乃如水之就下，自然而出也。余讀至此，不禁憶及經濟學始祖亞丹斯密之國富論。國富論者，斯密所依以獲得經濟學始祖榮譽之不朽各者也。其中亦論分業，開卷先論分業成立之理法。其言曰，

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其事非俟聖人起而後爲之施設也，非前知其能生財而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而已矣。夫人生而有羣，天與之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備也，則其事必取於相資，是故

交易之事，國而有之。（亞丹斯密國富論第一卷第二章。從嚴氏譯）

今以此與司馬遷之言對照比較，時隔三千年，地異數萬里，而所言若合符節。余觀司馬遷如斯透徹之理解，念所謂東洋學者好門戶之泰西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何者無有，此固不可以大言壯語付之一笑也。

司馬遷論分業之成立，言不基於人爲而出於自然。然則自然如何將人形成分業社會乎。既將分業之成立歸於自然，則不能不說明此點。斯密將此說明求欲人之利己心，彼續前所引有曰，

夫吾既常有求於羣，而他人之惠養又不足恃，吾將何所持，以奉吾生乎。曰，「恃天下之各恤其私而已矣」。人，自營之蟲也。與自營之蟲謀，其所奉我者，是非有以成乎其私，固不可也。市於屠，酷於肆，糴乎高廩者之家，以資吾一殮之奉，非曰屠肆高廩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之各恤其私而已。入日中之市，而與蚩蚩者爲易也，意皆曰，「與我彼，苦與若是，是之於若，方彼之於若爲有贏也。」則市之人皆歆之矣。此吾以奉吾生者也。（全前）

不知司馬遷見此語將如何觀之，如何說明之。於此吾人亦可見東西偉人之同一其軌也。司馬遷亦從富貴之欲望或利己心說明分業，彼託之於華麗無比之章句曰，

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位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招仇，冥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

揄長袂，躡利屣，目眇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買畜長，固求富益貧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齋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食，此其大經也。

又曰，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何其與斯密口相吻同之甚也。若使司馬遷生於當時之英國，則謂經濟學始祖之椅，必不能使斯密獨占，諒非過言。

吾輩由上所述，可知司馬遷肯定是認欲望之故，又知其認識主張利己心或富貴欲望之所以。故彼從田出發，雖至於抱唯物思想，亦不足怪。況在彼之前，已有孟子言，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有管子言，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皆爲唯物思想之先縱。吾輩從司馬遷之文章，得知彼乃懷抱唯物思想，蓋從之經濟思想而觀，則當然之發展，當

然之歸結也。故彼引前揭管子言，更徹底論之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七)

余翻史記貨殖列傳，以尋司馬遷對於經濟現象如何理解，得明其經濟理論。然則從如斯之經濟理論，彼將引出何如之經濟政策乎。換言之，彼之經濟政策為何如乎。以下余不能不試論之。

如前所述，司馬遷肯定欲望，而言，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以彼之經濟政策視為指導使民滿足欲望之原理，同時則不能不表示其為之之政策。然則為之可如何乎。曰，謠俗之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彼先重視衣食住。衣食住，即依農工商而生產者也。此四者實為，民所衣食之原。

而：

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

由此觀之，彼之經濟政策，非如儒教之「無欲主義」「家欲主義」，乃「充欲主義」也。又非如墨子之「消極節節約

主義，「乃積極生產主義」也。故彼重視生產力，其爲由彼之經濟理論當然所生可知。此不能不表示其卓見也。司馬遷既採取「生產主義」，以言生產力增大之要。然則實現之之途如何。今觀彼所言，

貧富之道莫之奪與，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彼引巧者之例，始太公望，具述管子及其他之業績。又曰，

富無經業，則貧無常主，僇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今玩味司馬遷此類之言，而窺其思想，吾知其爲賢良明識之士之巧能者。必先將人民啓蒙教化始可實現其所期之目的。若可如斯解說，則司馬遷之政策爲「教化主義」，爲「指導主義」，爲「保護主義」，而進爲「監督干涉主義」，「畢竟是「人爲主義」也。則彼關於經濟現象有「自然觀」關於政策則主張「人爲主義」。與司馬遷同有「自然觀」之斯密以爲經濟社會成立運行，非基於人爲，乃出於自然，自然以利己心無形中指導人之行動。故其經濟政策排人爲，斥干涉，高翻自由放任之旗幟。司馬遷所抱思想與斯密若合符節，只是如前所述極力主張人爲之必要。

即司馬遷與斯密從同一經濟理論出發，而前者唱人爲之必要，後者則否拒之。余爲探究因此兩者差異之所生，又爲明瞭司馬遷經濟政策之故，就此點稍稍論之。意者凡經濟政策受時空之限制強，含對象改變性質之事大。故必難僅以論理之歸結斷之，彼以時間之不同，場所之相異，不得不異。今斯密之時代，英國，「重商主義」，保護干涉之弊，漸趨其極，而在進步發達之經濟社會桎梏狀態之下，故斯密從自然觀出發而排擊之。而司馬遷時代之中國社會，無論如何，仍爲上古，其經濟社會之素樸幼稚，民衆知識之低下，不能否認，在此狀態之下，有賢良明識之士，啓蒙教化民衆，而指示其可行之途，不能謂非極必要之事，故不能不止於人爲手段也。要之，兩者之

相異，當歸於時空條件之不同。故以斯密置於司馬遷之位置，彼之政策，亦可同於司馬遷，以司馬遷作為克考得（Kirkcaldy 斯密生地）之學者，或亦說自由放任，此不可不知也。

余探司馬遷之經濟政策，已述其為「欲望充足主義」，又為「人爲主義」。然則其人爲可如何乎。換言之，彼在當時，可爲之時務果在何所。更換言之，上述之啓蒙教化指導可如何。彼於此並無特別之論，只採賢良明識之士之政策而論之，蓋彼臨機應變，隨時可以劃策也。然在此等諸家敘述之中，吾輩當可窺其自己之時務論，如前於序論所明，次章即究明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從彼當可以得之也。故於茲收束司馬遷經濟思想之論述，次述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

三，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

(一)

前於序論已言，史記貨殖傳乃由撰者司馬遷自己之經濟思想及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合成。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前既論之，茲不能不進而述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

余以下將爲傳中諸家經濟思想之論述。然茲所謂傳中諸家爲何人乎。蓋如前於序論所述，史記貨殖列傳其行文之形式，極爲錯雜，不可端倪。故究以何人爲列傳諸家，觀點不同，自不能無異論。最普通者如指范蠡計然，子貢，白圭，倚頓，烏氏，程鄭，宛孔氏，刁間，師氏，任氏。然如於前序論所明，貨殖列傳一篇，名爲貨殖列傳，實則司馬遷自己經濟思想之表現，傳中諸家，只不過爲其所援引而已。換言之，傳中諸家，並非認爲自身問題而被處理，只不過彼用爲形成司馬遷經濟思想之原料。故凡爲司馬遷經濟思想內容原料之名，皆不能不

含於茲列傳諸家之中。惟在此列傳諸家之中，有足窺其經濟思想者，有不能窺其經濟思想者。故余僅就其論述較長者而論述之，求之，得老子，管子，計然、范蠡，白圭，諸家。但老子爲前章所已述，當於本章省略。則所謂傳中諸家者，不過此諸人之謂而已。

余論述右之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於此有必先爲辦明者，卽如前所述，傳中諸家並非視爲自身問題而被處理，僅不過爲司馬遷經濟思想內容原料之援用，故欲觀其真面目實難。然在本論之性質上不能不止於此，且正以此乃爲本論內容材料之特色也。

又於本章關於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以前於序論已述，亦請一一省略。

(一)管仲

司馬遷所引管仲之言，使吾人可窺其經濟思想者，有次之一句，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故今就此句而窺管仲之經濟思想。吾輩由此一句知管仲對於國民之衣食住，以位欲望滿足爲國家經濟之要件。而其滿足衣食住之欲望，非消極之「節約主義」，却頗有抱「積極生產主義」思想之氣概，此不能不感覺者也。今更進一步深而考之，可有次之思想。凡人雖非僅依「麵包」而生，然亦斷非無「麵包」而能生者。故人生先不可無衣食住欲望之充足。衣食住之欲望卽經濟學上所謂「必要欲望」或「自然欲望」，乃人生最當先決之要件。無之，國民不能生存，國家不能繼續。一人此欲望不充足，亦必至於喪失自己之廉恥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悲哉，人性之通弊也。

惟其如此，故唯物史觀思想在吾輩現代頗呈風靡一世之觀。彼雖在其極素樸萌芽之狀態，然正有超於其他之趨勢也。

(三) 計然

關於計然之經濟思想，司馬遷敘述較詳。其敘述先從次句始，

計然曰：「知門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形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

故先就此文而探究計然之經濟思想。知計然言經濟社會之運行，非行於一路坦坦之大道，乃時時可生變動。

換言之，彼認識「景氣變動」，從而又認識「週期律」之生起，——即「景氣循環現象」。既認識「景氣循環現象」，彼進

一步更欲理解由此現象而生之根本原理。然則彼如何理解之乎。如從前揭數語而觀，畢竟可謂「自然論」。意

者近世「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病弊恐慌現象發生之後，使經濟學者莫不相率解明此理，其結果至有種種之理論。

然計然於數千年以前，早構成此「經濟循環論」之說，豈不偉哉。然則以計然前之，「景氣循環論」，比於今之「景

氣循環論」與何者為近似乎。曰：近似所謂「太陽黑點說」。吾意「太陽黑點說」，出於週期的太陽黑點之熱作用

，能影響於農產物，其影響又影響於影響，譬如波紋之擴大，一波生萬波，遂將恐慌招來。本此如以今日「資本

主義社會」弊病之恐慌，皆視為景氣循環而解之，其論過失於奇矯，一見不禁有荒唐無稽之感焉。計然之「景氣循

環說」與之近似，宛如同工異曲。然計然當時社會殆為農業本位之時代，農產物蒙自然之影響極大，自可歸於景氣

循環之根源，以上述「景氣循環論」而觀，實可稱卓見，即以其等於「自然作用說」，在當時其存在之意義，與在現代

「資本主義社會與太陽黑點說」存在之意義，亦不可同日而語，此決非溢美之談也。

但在波之「景氣循環論」，

歲在金穰，水毀。……

之說，在自然科學上果真乎否耶，余無究明之之力。余只能贊揚其認識「景氣循環現象」，而求解明於自然作用，以構成其「景氣循環論」之推理思索。不知是果彼之幸乎，抑不幸耶。

計然續曰，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此言即今日所謂之「物價調節論」。即米之價如太小，則農業衰微，反之，如太大，則工商業衰微。而農工商不能同時衰微，故米價不可低至使農業衰微，同時又不能高至使工商業衰微。而米價如糶二十，則農業衰微，加糶九十，則工商業衰微。故米之價糶不可低於三十以下，亦不可高於八十以上，如此則農工商俱利。其論旨整然「物價調節論」也。

夫既為「物價調節論」，故為經濟政策。然余於此「物價調節論」，在經濟政策之外，更見有經濟理論。換言之，余於彼之「物價調節論」中，見出「價格論」。詳言之，即斯密以來所謂「正常價格」或「自然價格」或「生產費說」之說明也。彼言，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才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即價格於生產費以下減少供給。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農末俱利。

即「價格」可以若干之「利潤」加於「生產費」。由此知彼以凡物之「價格」以若干之「利潤」加於「生產費」而定者爲正常自然之事。

但在此情形，彼以米之價格爲對象，知彼乃在農業經濟時，採最重要之財而爲之也。彼之「價格論」從此可推論一般。然彼所謂糶二十果將當時之「生產費」破壞乎否耶，又糶九十果使末作不可能乎否耶，今皆不遑考證。

余於前揭計然之「物價調節論」，見彼有「正常價格」之觀念。然凡「正常價格」可爲「現實價格」之基準。換言之，「正常價格」觀念，乃爲「市場價格」觀念之「豫想」前提。然則如上所述有「正常價格」觀念之計然，有如何之「市場價格」觀念乎。彼有言曰：

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其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此所謂「有餘」，即「供給」比「需要」大之時，所謂「不足」，即「需要」比「供給」大之時，故所謂「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者，即「需要」比「供給」大時「價格」大，「供給」比「需要」大時「價格」小之謂也。而所謂「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即價格貴騰貴極度時，「需要」自然減少，同時「供給」必然增大，故價格遂至於騰貴也。然價格騰貴之極度，以何爲標準乎。曰，以前所言之「正常價格」。故彼以「正常價格」爲標準，認識動的「市場價格」乃依今日所謂「需要供給理論」而動者也。然「需要供給說」必以自由競爭爲前提始能成立，自不待言。故計然曰，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右語明言在自由競爭之下行買賣，認識價格成立之言也。

將計然之言，如斯而解，則斯密所言「正常價格」「市場價格」及「需要供給理論」，在計然早已明瞭指示之矣。彼亦偉大之經濟思想家哉。

而此所謂「財幣其行如流水」則又與視為經濟出發點及終結點之「消費」相照應。然則彼之「消費論」如何。於次言可見，

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此言雖關於積蓄，然從此又能窺其「消費論」。彼務在完物，換言之，在使物之效用完全發揮，故行有無論相通之事，又其不適於交易之物當消費之。

余從司馬遷所敘述，略窺計然經濟思想之理而明之。今更改而統一觀之如次。

凡人生行為必需物質，即財之消費。財之消費，在使物之效用完全發揮。故至於行有無相通之事，從而財幣流通不能不如河水之自在圓滑。然財之流通，依乎「交易」，交易要求有交易比率之為準，而價格出焉。然則價格如何決定成立乎。曰，基於「需要供給之勢力關係」。即需要大於供給則價格高，供給大於需要則價格低。然價格太騰貴時，需要減少，供給增大，則價格再下落。又價格太落時，需要增大，供給減少，則價格又騰貴。然則所謂太騰貴下落者，以何為基準乎。曰，基準於「正常價格」。「正常價格」乃以相當利潤如於生產費者，故價格騰貴更大時，供給必然增大，價格下落更小時，供給必然減少。如此價格以「正常價格」為中心絕不變動，而成立財貨之流通。惟在經濟社會又有景氣變動現象，基於天體之作用，而生為週期者。

以上為計然之經濟理論。然其經濟政策如何。蓋計然並非科學者，為說明經濟現象而構成經濟理論。而在

當時之所謂思想家皆被諸侯視爲富國強兵之策。故前所述彼之經濟理論，乃從彼所視爲經濟政策而述者窺出。故關於彼之經濟政策，從前述彼之經濟理論可解，並不另贅。

(三) 范蠡

關於范蠡，在司馬遷之敘中，求足窺其經濟思想者，得司馬遷所引范蠡之語如下，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

依是而觀，知范蠡乃移計然所說爲國之策以爲家而治產者。由其事又知范蠡乃計然思想之承繼人。故知范蠡之經濟思想同以前所述計然之經濟思想。但范蠡爲計然思想之繼承者由其師事計然易知。然於此有不信計然之存在，而否定計然范蠡師弟關係之說。於其說計然之思想，卽爲范蠡之思想，故結局當認爲范蠡經濟思想與計然者同。然則既明計然之經濟思想，則同時應言亦明范蠡之經濟思想矣。

至於茲所謂「計然之策」者何指，今難詳焉。

(四) 白圭

至於白圭，觀司馬遷所述，先曰，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

從上文可窺白圭之經濟思想。余以爲上文可解之如次，卽曰圭乃樂觀時變之人。既樂觀時變，卽司馬遷所謂「爭時」，換言之，卽逐時爭利者。而所謂「人棄」，人不需要之謂。人不需要者價格低，價格低，故「我取」。所謂人取，人需要之謂。人需要者價格高，故「我與」。年孰時，穀物豐富，穀物豐富，則穀物之供給大，卽需

要小，故價格小，故「取穀與之絲漆」。又「蠶出」，則帛絮之供給大，即需要小，從而帛絮之價格小，故「取帛絮而與之食」。因而計數反覆行事，賤買貴賣循環，其進行差額之增加，速度之增大可想。司馬遷前揭關於白圭之敘述，若可如右解，則吾輩知白圭見價格之變動，而洞察其變動之故，乃基於「需要供給之勢力關係」。但白圭依所見事變而欲爲利，故只以需要供給說之自身爲對象，而無其明瞭之觀念意識及其表現，然在其中如有「需要供給說」之洞察理解，則爲彼所獨具。

白圭爲樂觀時變之人，而此事遂使彼爲「景氣變動現象」之認識及其理法之究明。依司馬遷之敘述，彼如次考曰，

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

吾輩知其與前計然之「景氣循環論」乃屬同一範疇。故其學說之意義，亦與前關於計然所論者似，今雖不論，亦易解也。至其與計然不同者，觀前文自明。惟其何優何劣，惜余不遑深考，頗爲憾事，不能不留爲日後之問題也。

如前所述，白圭爲樂觀時變之人，換言之，則求利之人也。如上「需要供給說」及「景氣循環論」，彼皆非視爲其自身問題，乃視爲彼之求利問題。然在彼之「求利論」中，亦得窺其經濟理論之「價格論」，同樣亦可窺得其「消費論」，其言曰，

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卑用事，僮僕同苦樂。

由此知其「消費論」終不過「節約論」之「消極主義」。蓋從求利之人，求得「消費論」當然如此也。

白圭乃求利之人，故吾輩於彼不得求經濟政策。雖於彼不得經濟政策，然求利之術。致富之數，則當期之於彼者也。然則彼求利之術致富之術如何。則如前所屢論彼之說，皆求利致富者。如此余從其中窺其經濟理論，則不能不易解也。故敢不贅，而述彼之語，從表示對於求利者之教訓，或商人企業家之須知，而發揮其求利人致富術者之面目，以結束此篇，其言曰，

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四，結論

(一)

以上余研究史記貨殖列傳，先分之爲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及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而各論之。然此不過余所見此等思想之理解，余尙留有批評之工作，今述之以爲本論之結束。

余今試爲上述諸思想之批評。思想之批評含有內在的及超越的。然前者——即內在的批評——余認爲不重要。以思想之內在的批評，乃思想內在矛盾之批評。然以上諸思想之理解，皆余將彼等思想家之語句，依合理解釋而求得。批評合理解釋產果之內在矛盾，不能非無意味之事。故余僅爲超越的批評。而超越批評乃思想之意義價值之批評，故結果歸於功績之認識贊揚與缺陷之指摘非難。今先從功績之認識贊揚始，次及於缺陷之指摘非難。欲爲上述諸思想之認識贊揚，不能不爲關於各思想個別之認識贊揚。然如前所述，上述諸思想之論述，皆從

此等思想家之言，爲合理之解釋，而其合理之解釋，即其功績之認識贊揚。故余今改而論其事，只一括上述諸思想，爲其共同之認識贊揚。今試爲之。右諸思想，尤以司馬遷之思想，不囿於當時成爲一般風氣之寡欲尊心賤物賤勞動之思想，而卒能認識經濟之重要性，此其所宜贊揚者。又於重農思想風靡一代之時，獨具慧眼認識商工業之重要，亦可稱卓見。更於科學未發達之狀態下，陰陽迷信等神秘思想澎漲一世之時，當其疑視理解經濟現象，能有冷靜的比較科學的立場，此不能不推服者也。蓋近代十八世紀所出之重農學派，於其經濟現象之說明，舉出神秘非實在之萬能之神。至斯密始易以現實實在之人間性——即利己心。然上述諸思想家，既在如前述位置之下，而能立於所謂人間性——即欲望利己心——之現實實在立腳點，則贊揚之以爲偉大，果溢美乎。

然則上述諸思想之缺陷如何，今指摘非難之。余此時不於上述諸思想之個別立場爲之。而只於其共通立場爲之，此其故由前述功績贊揚情形之辯明。可以類推。今試爲之。上述諸思想首欠整然之體系，且直無體系之可言，此其缺陷一。司馬遷自身經濟現象之說明，原在傳中諸家經濟現象之說明中，就史記貨殖列傳而論，從未見有整然一貫論理之推移及體系。前曾言余上述諸思想之論述，乃從吾之合理解釋求得，然又不可不從合理解釋而求，此即以彼等有以上之缺陷之故。傳中諸家之經濟思想欠體系，蓋有其不得已者，至於司馬遷之經濟思想，則不能視爲不得已，此究爲缺陷。然考當時中國之文化狀態：此亦當然之歸結，彼不能化無系統爲有系統，此理之固然，則此缺陷終爲難免之事也。但在中國不獨此經濟思想爲無體系，吾人見其所研究迄於近代仍然。其無系統性之克服，意者乃始於近世歐洲經濟思想之輸入乎。其次可指摘者，則其思想內容之粗枝大葉而不緻密周匝。在極誇張之華辭麗句之中，僅大其外延而內包實小，因使其對象之屬模糊曖昧，不可捉摹，此亦東洋式思想表現一

大通弊發現之一端，吾人於簡單之性格之描寫，以中國小說與西洋小說稍稍比較，所易認識者也。

(二)

如斯而論，知史記貨殖列傳中所有甚佳之經濟思想，皆在前科學時期。故吾人只可從而求經濟思想，尙未能見出經濟學。

縱其去重農學派斯密等二千年之久，然能具經濟思想如上述之透徹，吾不能不贊嘆久之。蓋科學非成於一日，乃先哲之天才努力漸漸層累而釀成。亞利士多德之經濟論，決非經濟學，然探經濟學之源，則不能不推為始祖。然則史記貨殖列傳中之一切經濟思想，豈非極可寶貴者乎。

照和五年四月八日脫稿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譯畢

……今試論其思想之淵源。……又試論其思想之淵源。……

卜法管見

日本日名靜一著
第一班畢業生胡福林譯

要指

太古卜法，經姬周傳於漢漸微，至唐卜官絕而正卜廢，宋以後鄙俗之中，惟雜卜猶存。卜之法先於秋日選龜，春日登之攻之藏以待用。卜時以墨於龜之下甲劃小坎，或刻其墨，四季各定專門之兆而灼之，火圻現於其小坎內大而明者謂之食。直近於圻之千里徑，舒而向外者，其兆或縱，或橫，或斜，或細，或密，或上，或下，或圓，或曲，或歧，或直不等，視兆據卜書而定吉凶。此龜卜之大約也。

卜與筮

古來卜亦稱龜，筮亦稱著，（曲禮）相將（旻天孔疏及士冠禮賈疏）連言，（占人賈疏）龜卜見陰，著筮定陽，（白虎通引禮雜記）兼言之情形甚多。故漢志隋志置龜著於一門，太卜官著亦兼理筮事。故論卜則含筮（龜策傳及曲禮孔疏）兩者相互運用，其輕重幾相等。

凡國之大事先筮後卜。（筮人）換言之，大事用卜時必先行筮，（鄭注）小事則徒筮而已。（表記鄭注及曲禮孔疏）故以天子無筮（表記）為原則。但有例外，反而先卜後筮，（龜人，左傳僖公四年及二十五年，同哀公九年）又有不卜僅筮者，（占人鄭注）故人或據此稱春秋亂世，未曾用禮。（曲禮孔疏。）

故卜筮無論如何，同一事不過三度，（曲禮）至三度為禮。（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穀梁傳襄公七年。）然其所謂三度，說有不同。一，卜筮二者之一，行三次，若皆不吉，則止。（鄭玄說。參照曲禮孔疏及左傳僖公四年孔疏）

○一、於月之土中下旬行三次，若不吉，則無舉其事。（王肅說，參照曲禮孔疏）
○二、龜筮各行三次，合計六次，從多數。（崔靈恩說，參照曲禮及左傳僖公四年孔疏）
○三、龜筮各行三次，合計六次，從多數。（崔靈恩說，參照曲禮及左傳僖公四年孔疏）
然亦有異例，續卜四度（僖公三十一年）續卜五度（成公十年）者。又觀卜三龜（金縢）或卜筮不相襲，表記及大禹謨孔疏，襲訓重，曲禮及左傳哀公十年孔疏因之。等，則鄭玄之第一說，當為正確。然若所謂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洪範）則同卜亦因種類人時而異。（孔傳）又若考龜筮從逆，（洪範）或晉獻公卜上驪姬為夫人，不吉，更筮之，吉，卜人（太史史蘇）獻公之間，遂生爭論之事（左傳僖公四年）等，則崔靈恩卜筮並用之第三說遂成立，故鄭玄卜筮單行之第一說自破，而逆筮亦不得不許併用說也。（曲禮孔疏。）

在洪範先論龜而及筮，卜人與獻公之爭，言龜長筮短，又言龜重多威儀，筮輕少威儀，（少牢饋食禮賈疏引鄭玄說又卜筮威儀之禮詳清張惠言儀禮圖士喪禮）則當時或卜重於筮亦未可知。故士大夫亦大事卜小事筮，（曲禮鄭注）命龜之辭亦較筮之辭為多，（太卜賈疏）洪範稽疑亦卜五而筮僅二，（龜策傳及洪範孔疏引王肅說）蓋龜知天地生數一二三四五之本，而筮僅知成數末之七八九六，（天府占人校人特牲饋食禮賈疏）馬融亦曰，筮史短，龜史長，（占人賈疏）鄭玄注占人記占人亦占筮，其以古人之卜為主可知，當時卜筮重輕，以此一言道破，善哉。

歷世之卜官

春秋之世，甲論乙駁，互爭卜筮之優長，不及細論。歷世卜官，盡一生之才智，豫見事之吉凶，文獻可徵者，如商書盤庚遷都之卜，亦暫道之。自洪範卜筮人之建立，滕公以周之卜正（杜注，卜官之長，今從之。）伐薛侯，（左傳隱公十一年）或史記所記述（褚少孫補日者傳龜策傳）等，散見於經史著不暇枚舉。試觀序等歷世卜官盛衰變

遷之遺。 二十五卷四十八卷。

夏 甘誓有「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之句，曲禮孔疏引此言三王同有六卿。殷因夏禮，則夏確有太卜之官。故太史公亦言三王之龜，（自序）於太卜亦言三兆之法。（周禮依賈疏三兆近師皆以為夏殷周三代之兆。）彼夏后鑄白雲之兆絲（墨子耕柱篇）塗山之兆（龜策傳）大橫之占（史記文帝記）亦足為旁證。

殷 曲禮言「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其六大之一為太卜之官，據鄭注此正為殷制。

周 太卜（周禮鄭注言卜筮官之長）掌三兆之法，以邦事作龜之人命，為國家觀吉凶救政。其下有眠高，（眠字十喪禮作示，白虎通作視。）卜師，卜人，龜人，巫氏，占人，諸官掌，而有一定之員數所屬。（周禮宗伯）當時諸候亦置卜士（魯）卜人（晉）卜尹（楚）等官。

秦 有太卜之官。（龜策傳及漢書百官志）

漢 景帝中元六年，革秦官奉常為太常，於其屬有太卜之名稱。（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西紀前一〇四）更太常為禰祀，初置太卜博士，（漢書武帝紀）實先於設置五經博士三十三年。或依今周禮謂太卜官始自漢初。（日者傳）王莽改太常為秩宗。（百官志）後漢書百官志太常卿，注曰：「太卜之令六百石，後併於太史，中興以來省之，」但後漢靈台待詔員，有龜卜三人。（唐六典原注）

魏晉宋齊梁陳無其職。

後魏 太卜博士為從七品下。（六典大卜署注）

北齊 後齊官制多循後魏，（隋書百官志）於太常有太卜丞。（六典原注）

述學 卜法管見

後周 太卜爲下大夫，小卜士，龜占中士。（六典原注）

隋 太史兼領太卜，其太卜署置卜師，相師，男覲，女坐，太卜博士，助教，相博士等三十九員。其後太卜博士省，有太卜，卜正二十人掌事。（百官志）

唐 於太常寺太常署置令，丞，府史，卜正，卜師，卜博士，助教，卜筮生，掌固計九十五常員，於國之大事，祭祀卜日時，則蒞太廟南門外卜，於大駕巡幸出師克獲等時，特別卜日告於太廟。（六典）

宋以後不置太卜之令。

觀以上歷代卜官之盛衰，其當時龜卜之盛衰，又可窺得。然不論何代，其事之消長，待於當局者之手腕者頗大，此自不待言。彼春秋之代，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章，降而戰國時，楚甘公，魏石申，唱導其術正盛，實爲周末之華。而著述爲思想蘊蓄之發表，爲其手腕之根源，故有討覈之必要。

各志所載之龜卜著述

漢書 五部計百五十八卷。（附史記 日者傳 龜策傳。）

隋書 二部計二卷。

南史 二部計三卷。

舊唐書 五部計七卷。

新唐書 三部計三卷。

宋史 十九部四十八卷。

元 陸森著王靈聚義。

明 楊時喬著龜卜辨。

清四庫提要 胡煦著卜法詳考一部四卷。

右揭於漢志之五部百五十八卷內，龜書五十二卷，（清朱一新著，漢書管見云汪本作五十三卷）卜法詳考言史記褚先生所補龜策傳乃其大略。（沈欽韓亦同）夏龜二十六卷，王應麟以下，多稱爲夏之龜書。至於南龜書二十八卷，如近人劉師培，斷南與商爲字形相近之訛，因推定卽桓譚新論之所謂歸藏（中國學報第二冊連山歸藏攷）故漢志所傳典籍，可見上古之遺法，占於最貴重之地位，惜與其他之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共五部，今全佚去，無由可知。降而至於隋志所載著述，僅晉寧卜大夫史蘇（晉語有史蘇言乃獻公之臣）所撰龜經一卷，及作者不明之龜卜五兆動搖訣一卷而已。經南史而唐代之作者，列柳，劉，王，莊，孫氏之姓部數較前代稍增。然宋志著作頗增，卽連史蘇著龜經以下十八部，亦大抵近於陰陽五行縱橫術數之書，屬於鄙俚流行方技之輾轉依託，且今皆不存。按宋代此類雜卜占書小著甚多，一，其自唐卜官廢而俗卜俄興，賣卜者流之昌乎。二，其自五代印刷術漸行，而版行容易，著作之流布速乎。三，其當時風尙崇獨創，輕訓詁，苟具一見識，卽能高言壯語，與世相競乎。四，其卷帙極小之雜著，已混雜甚多乎。在隋書五行志少數者以細事惑亂世人，自隋唐蘊釀，餘弊所達遠甚，故經元明至今，胡煦卜法詳考外，他無良書，頗爲遺憾。

雜卜

同所謂卜而種類甚多，大史公亦言「三王不同龜，五帝各異卜」，蓋自古卜卽無一定之物也。雜卜本不足採，然

述學 卜法管見

五

今世卜書之傳久絕，或禮失而在諸野，亦未可知，爰記若干於左：

粟卜 握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握作貨）而卜知訴獄之勝負，（小宛管子內言三引此詩句，趙用賢注買卜筮。今從正義認用粟求行卜。）或言此粟卜與後世錢卜有關，（日知錄卷三）蓋近於邦俗祭祀祠官握粢盛而占豐凶盜災疾疫也。

蠶卜 蘇秦辭其師鬼谷先生之許，而歸宥，途中窮於旅費，用燕人之蠶卜而吐怪說，繞地方官憲，取資以自給，自後此法遂流傳甚廣。（春秋後語，今佚，據御覽七二六）

雞卜 漢武帝設越巫立越祀，祠天神上帝百鬼，用鷄卵卜，（史記武帝記）注（正義）言雞卜之法，用一雞一狗，生而祝願，終而殺之，煮熟又祭，取閱雞之兩眼骨，其表面生自然骨裂形似人物者吉，今嶺南此法猶行。

虎卜 畫上下，推其奇偶以定卜。（博物志，今本無，依御覽卷七二六）

鳥卜 葱嶺南女國，於歲初之祭，裂雉雉腹，觀所正粟知其年之豐稔，如僅沙石，則知有災。（隋書西域傳女國）
栲蒲卜 博物志言老子入西戎，作栲蒲五木，胡人從此行栲蒲卜。（今本無，御覽七二六）一說栲蒲，本為五木，至魏曹植於柝木表裏施以異彩。至唐代木以玉，石，骨（多用骨）之類，作正方形，於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之點，曰四瓊，（一名骰子）向空中擲之，落而觀其向上之面，以決勝負。

十二碁卜 張良從黃石公受行師用兵之奧義，然以東方朔盛為濫用，遂絕。降而至晉寧康之初，襄城寺法味道人邂逅而遇一黃皮衣老翁，再從受此法行世。（異苑）又碁卜之一種為竹下圍棋，乃於每年八月四日在竹杖之旁圍棋，以為勝則終年運好，負則其年有疾病。（西京雜記）

竹卜 於仲春，雖一家族亦相會於神社前，拋穀或切竹以下來年之豐凶。（荆楚歲時記）後世所謂投穀或杯投（杯一作盃，或或作筮）削木或竹爲蛤形，以二蚌殼向空中擲之，案落地俯仰以斷休咎。（演繁露）

牛骨卜 東夷之人，言用牛骨表示事之吉凶，無有不中，然牛本非敏智之物，恐其無效也。（五經鈎沈 今佚，御覽卷七二六。）

灼骨卜 倭人之俗，將舉事卜將來時，輒灼骨觀火圻而定吉凶，其告辭恰如命龜之法。（魏志東夷傳）按三國志著者陳壽元康七年，年六十五病歿，（晉書本傳）時正當我應神天皇即位之二十八年，（西紀二九七）魏志大成之年雖不可知，然本邦之事夙傳於彼國也。與此記事略同者，如後漢書及晉書東夷傳，亦皆陳壽以後之作，故不採。

以此徵於本邦古書，於萬葉集十四卷及古事記石屋戶并釋日本紀神代卷御子生之條，散見用牡鹿左肩骨卜之事。

又關於該卜法，詳見伴信友之正卜考及齋藤延禎之神傳鹿卜秘事記。龜鹿兩卜之對比，在卜法研究上亦不可忽。

此外又有羊胛骨卜，（元史瑯律楚材傳）灼於艾，以兆上爲神明，（鬼神之位）近有處定坐位（主人之位）以卜主客之勝敗。（宋事實類苑卷四九）

龜卜

如前所述，距今愈遠，正卜漸廢，至於趙宋，雜卜書類愈增，則愈趨輕易使簡。此等雜卜，多行於俚俗或四夷。故先秦經史所載，如言卜則爲龜，（洪範稽疑孔傳及曲禮）散見於詩（騶，有聲，小旻）書（西伯戡黎大誥）易（損益之卦及繫辭傳）禮（曲禮太卜龜人士喪禮）皆無非龜者。雖古卜不傳於今，悖於今之理，恐亦未必非周官

太卜之舊，爰以私意綴列觀之如左。

龜靈之故

龜通久（白虎通引三止記）或售，（說文）以十歲長久，而能知人情，辨吉凶，（春秋繁露本本篇，曲禮孔疏引劉向言，宗伯大司樂鄭注）故畜龜不失人情。（禮運）龜之形，上圓象天，下方平法地，步之容似山，四趾之行，爲四時之運動，此爲中國通行之辨。（說苑辨物篇）然於茲所應特論者，有一派唱龜卜靈驗不可知論，以爲龜之枯骨，非豫知生生天地人物之吉凶者，唯吉人頌之則成善兆而已，（論衡卜筮篇及指瑞篇）又死龜枯骨如不靈，則當用生龜，（楊氏龜卜辨，）或若龜靈，則何以漁獲其身，（龜束傳衛平之回答）此皆流行之龜束無用論也。

選龜

龜人之六龜，龜策傳之八龜，易（損益卦）及爾雅之十龜，各舉其體及其方之色而辨之，後儒馬融鄭玄虞翻賈公彥雖皆引之，然尙語焉不詳，今從唐六典太卜令所示舉之如下。

一，石龜 二，泉龜 三，蔡龜 四，江龜 五，洛龜 六，海龜 七，河龜 八，淮龜 九，旱龜

此依五色及四時之用法又以唐代卜龜採擇之地方及種類分爲九類，（但蔡究爲龜名乎，國名乎，官名乎，器名乎，劉寶楠論語正義公冶長第五）當爲別論。）詳言之，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四季兼用黃。形式上所用龜也雖有一定，然究竟何龜當何色則不明，或者雖在同一種中亦有細微區別乎。在五色中青純（公羊傳八年）或青邊綠（論衡狀留篇）或青黑綠者貴。所謂多用黑龜，外皮黑，則骨亦黑，骨愈黑，則所現之兆益難辨明，彼柳氏龜經言腹之黑，稟受五行之粹，意者恐爲尾黑腹青文字之顛倒，而非後世之誤也。（類函卷四五）故欲知龜之神，當求

骨白如銀者，（六典卷十四）後世所謂崇白色。（宋志文帝紀大明四年）長江沿岸，距上古中原遠，然產地多，即涪陵、龜人賈疏（荆州（禮器鄭注）九江（禹地，其地後世分爲六，今依蔡傳爲洞庭）廬陵及江南（龜策傳）等是也。次所謂種類，石龜即秦龜一名山中龜，（續博物志卷六）最能現靈明之兆，石龜甘時好在陸上，因名旱龜，殆亦石龜之別名。龜，久也，好伏於著草之下，（淮南子說山訓）觀其水陸兩棲，豈非附同龜以異名乎。

冉龜

因人之身分，而異卜龜之大小，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民六寸。（白虎通引禮三正記，說文亦同。但初學記引逸禮，御覽引逸禮，諸侯以下之長不同。今依白虎通。）又王莽攝政時代，變準漢制而定錢貨時，量龜甲之兩緣各各之長，元龜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不盈五寸者，所謂雖善不用。（漢書食貨志）龜本爲陰物，故計算當用偶數，（白虎通）然此公龜以下皆陽數。）

取龜

夏殷之人信藏龜久則不靈，故已卜而弃去。（龜策傳）及周秋採而殺之，（龜人冬獻龜）待春乾，爨之攻之而藏，（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季冬之月命太史贊龜。白虎通疏證春字舊作冬，譌。）於時之必要應用之。（龜人）但雖周亦只要非大寶龜——即非常之龜——每歲易新，（龜策傳及大誥並筮人鄭注。）况敵者則埋之（白虎通作敗敵）從不用二度。（曲禮及白虎通。）

龜依腹背

龜可用卜之部分，爲腹下甲骨近於四足高起之處。（龜策傳及太卜中庸士喪禮鄭注。）從腹內部灼燻，反而從外

表觀之。(魯語，曲禮孔疏引師說，古書校讀法中骨。)更詳言之，卜時先辨其上(仰)下(俯)左(左倪)右(右倪)陰(後身)陽(前身)，而後從下外表面觀卜骨，於頭尾止中縱上下過一文曰千里徑，(卜法詳考卷三作千里路)定頭為上，尾為下，從腹中向外部而左為陽，而右為陰。又除上一文橫抱首者及下抱尾之一橫文外，於其內平自首



有冲天，腰金，兜財三文。此三文之內，更分上下左右，限於兩腹側之牆文生四分割，此應四時而用之處，(六典)所謂龜之天地四方是也，(天府鄭注)春灼其後左，夏灼其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三禮圖大卜及中庸鄭注，占人賈疏)若從劉氏全氏之說，彼卜師開龜，四兆之「方，功，義，弓」，與此正各各相當。(但鄭注解為開占書之四部，宋鄭鏞以理推此四兆，方為四方之事，功為立功，義為行義，弓為射義。)然後世不論如右之四時，皆

僅開中央橫文腰金之前左一方。又若同時卜二事則兼開前右，若三事時，更開左下，四事時右下，五事六事時，仍用其下左，於各方形區劃內，各辨上下左右。(卜法詳考卷四龜卜。)

先去外甲而存下甲，取外皮，乾後，浸以水，暖以日光。若陰龜則觸日光之陽易去。（正卜考）更以墨畫小坎，或契鑽小坎為三角形，受火易坼，（古書讀校法甲骨）亦有刻為方形者。（卜法詳考卷四古法彙選）試觀傳於中國之墨刻，有下列數種。



作正方形者（見林傳）



象圭玉之形者（江次第）



多數小坎人於圭玉形之腹部者（八丈傳）

定墨

卜時先以墨畫於龜甲，依此墨灼而求兆。兆若順則食以墨所畫之處，（洛誥孔傳及孔疏，卜師卜人玉藻孔疏，此食通蝕，敗削之也。）如於其墨之火坼大，曰兆廣而吉，如旁歧細出，曰墨坼或兆壘而凶，（玉藻孔疏及占人賈疏）所謂壘，器之破而未離也。（太卜三兆賈疏）

另外又有致墨之語，(卜師)即欲熟灼而明其兆，(鄭注)希望墨之兆廣大圻明而吉。(占人鄭注)故全氏言圻大者謂之食，圻小者謂之不食。然則此所謂墨即火灼之墨，即從內灼而從外觀火圻之事。(曲禮孔疏引師說)故定墨致墨兩義決不可混同。

契龜

「燬契」(華氏)之契字，杜子春解為契鑿，同「爰契我龜」(大雅緜)之契。說文解卜字為爻龜縱橫剝之形，等於於骨契刻。冬官「轉人契需」注，鄭司農說亦同。然觀鄭玄契楚焯。(士喪禮)訓契為灼(縣箋)以燬龜所用銳頭之木——即契——為契。此杜子春與鄭玄兩說之不同，為契所以有全契木契。全氏本契字作鑿。之別之故。(古書讀校法甲骨) 光緒二十五年(西紀一八九九)從殷墟(安陽洹水之南)發掘許多龜甲文字多刻命龜之辭，占驗之兆，(間有紀事，書契菁華)屬於當時之帝系，都邑，祀禮，官名，人名者，亦占卜之八九，其龜契，意者不能僅以金契觀之，別更有木契之義也。

荆

灼龜用荆，(白虎通引三正記，類聚引三禮圖)荆楚也，(士喪禮鄭注及說文)以楚國荊州為主產地。(士喪禮孔疏)荆有牡荆，蔓荆，金荆，白荆，蠻荆，石荆之別，(本草綱目)所謂楚地多產以為薪樵，(華氏鄭注引杜子春說)茲之荆正為牡荆也。用其明火在陽日燬之，(華人鄭注引杜子春說，士喪禮賈疏)陽火動陰龜，(白虎通引禮雜記)龜為北方之靈，(禮運鄭注)生於水，發於火，(管子卷十四)雖為陰蟲之老，然並非極陰，亦能居於陸，(漢書五行志)故兆不必皆能的中，在官占人於每歲之終作其年之中否統計(占人)云。

既發火灼龜，可於火坼卜兆，卦有瓦，玉，原三種，（太卜）卦即兆字（釋文 說文解字注有異說）其坼似瓦裂，玉
臺，原田，（鄭注）乃以顯，微，著三級別而稱，（全賜三兆說）從上古使用者也。（鄭注） 亦有依色而言兆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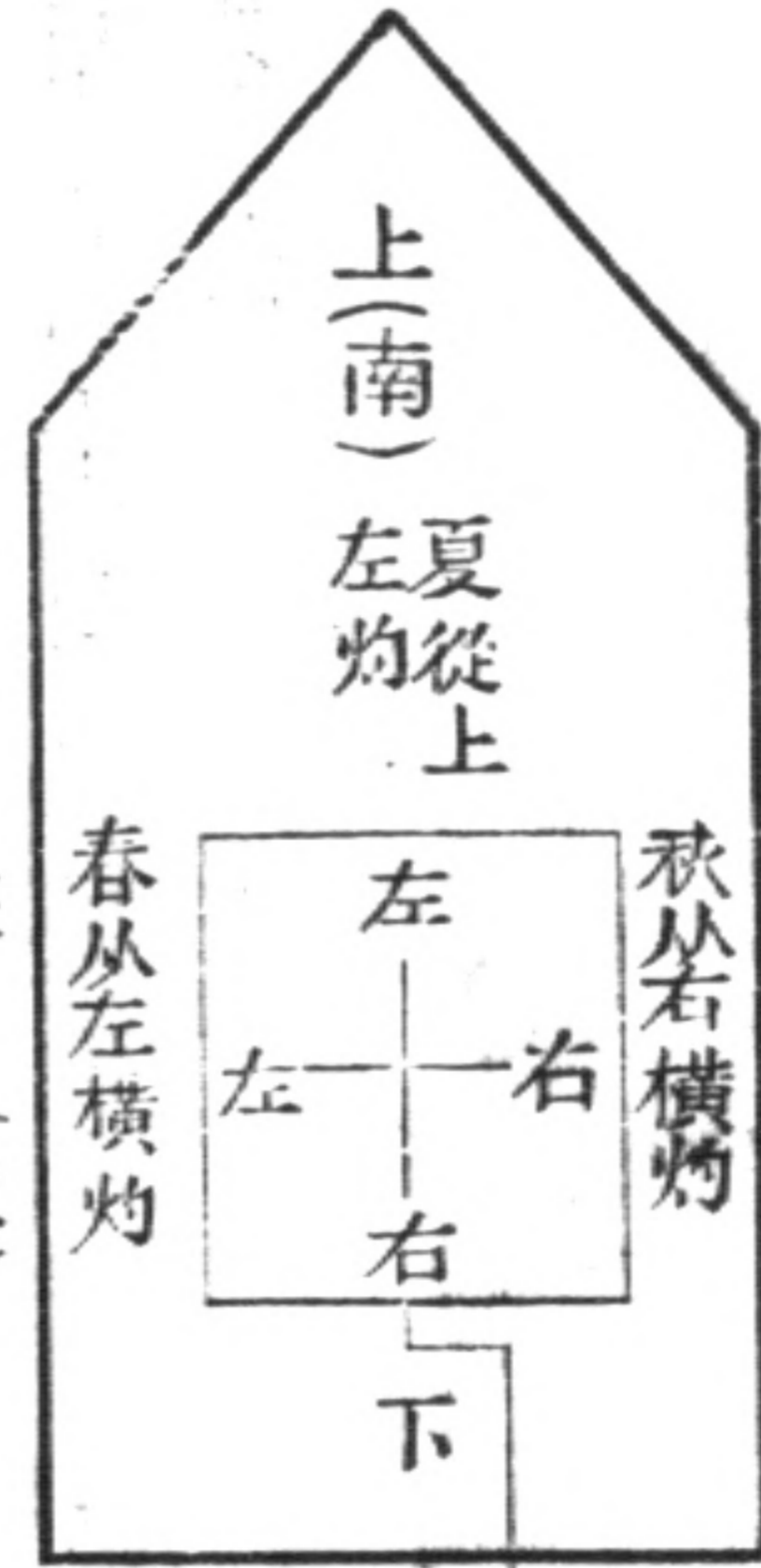


町體）骨之內裏，以如卜形畫於方形內燬之，從外表觀火坼而定吉凶，不亦類原田兆乎。下示中日兩國卜法不同

圖·（據中華龜卜考）

太卜三兆賈疏）原即原田之義，同「原田每每」（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之原田，關
於其兆為周代之物，先儒更無異論，（賈疏）則是卜師先定墨於龜（太卜鄭注及
玉藻）宜如田字之形。（本國彌彥傳） 洛誥，「至於洛師予卜河朔黎水，且卜澗
水之東，澗水之西，惟洛食。又卜澗水之東，亦洛食。」吾人想像恐於元龜之
腹甲豫定如前圖甲乙丙三點而燬，依孔疏所謂規食墨，言所卜三處皆一事蓋然
。此猶本邦之古卜，卜定某地，先定近江之國而問其吉凶，如凶，次卜美濃
之國，遂至於吉而止，（正卜考）似為好也。 又我國於鹿卜時在所謂町（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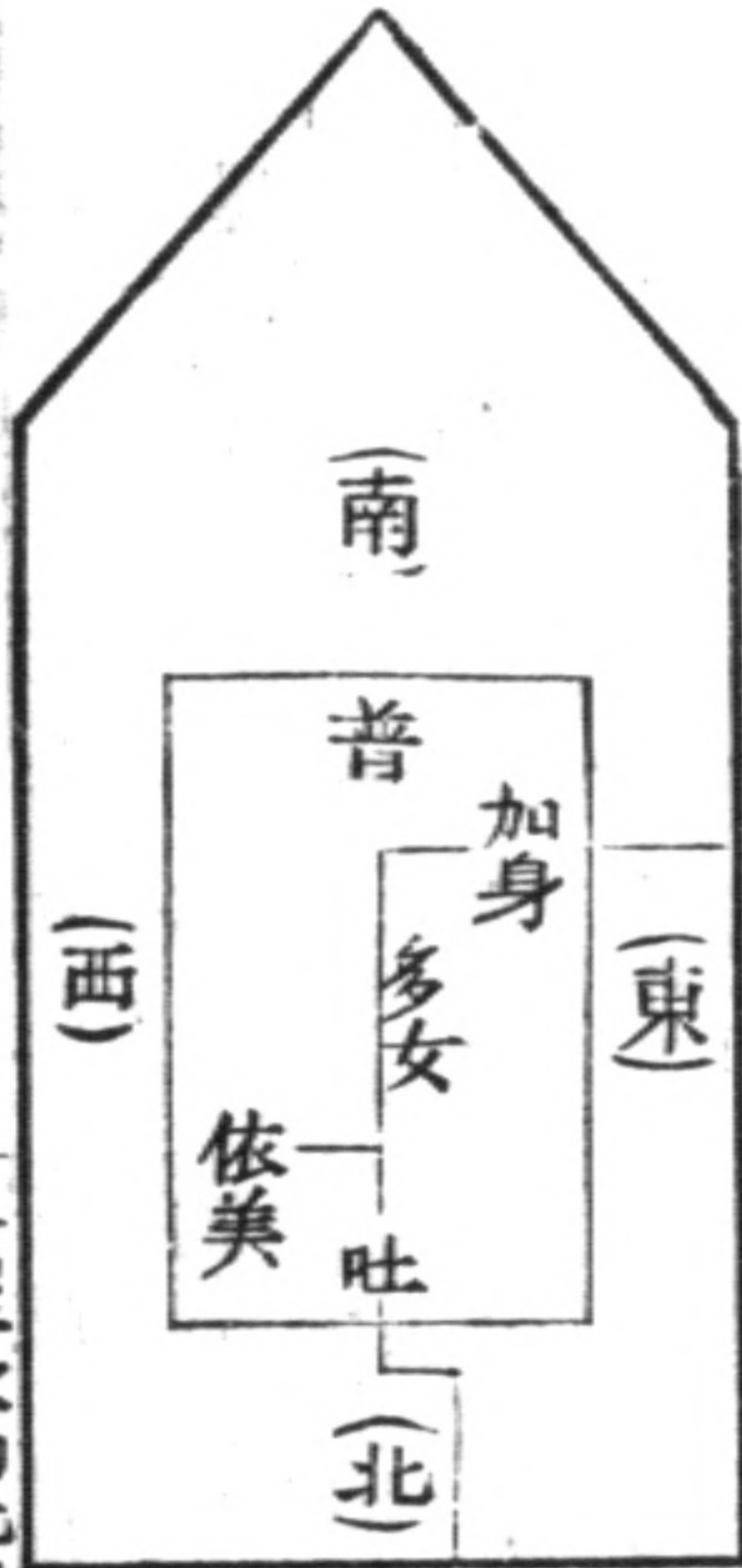
中國



左(東)

右(西)

日本



第二次灼此方

第三次灼此以下至生火拆循环而灼

最初从此灼通火向普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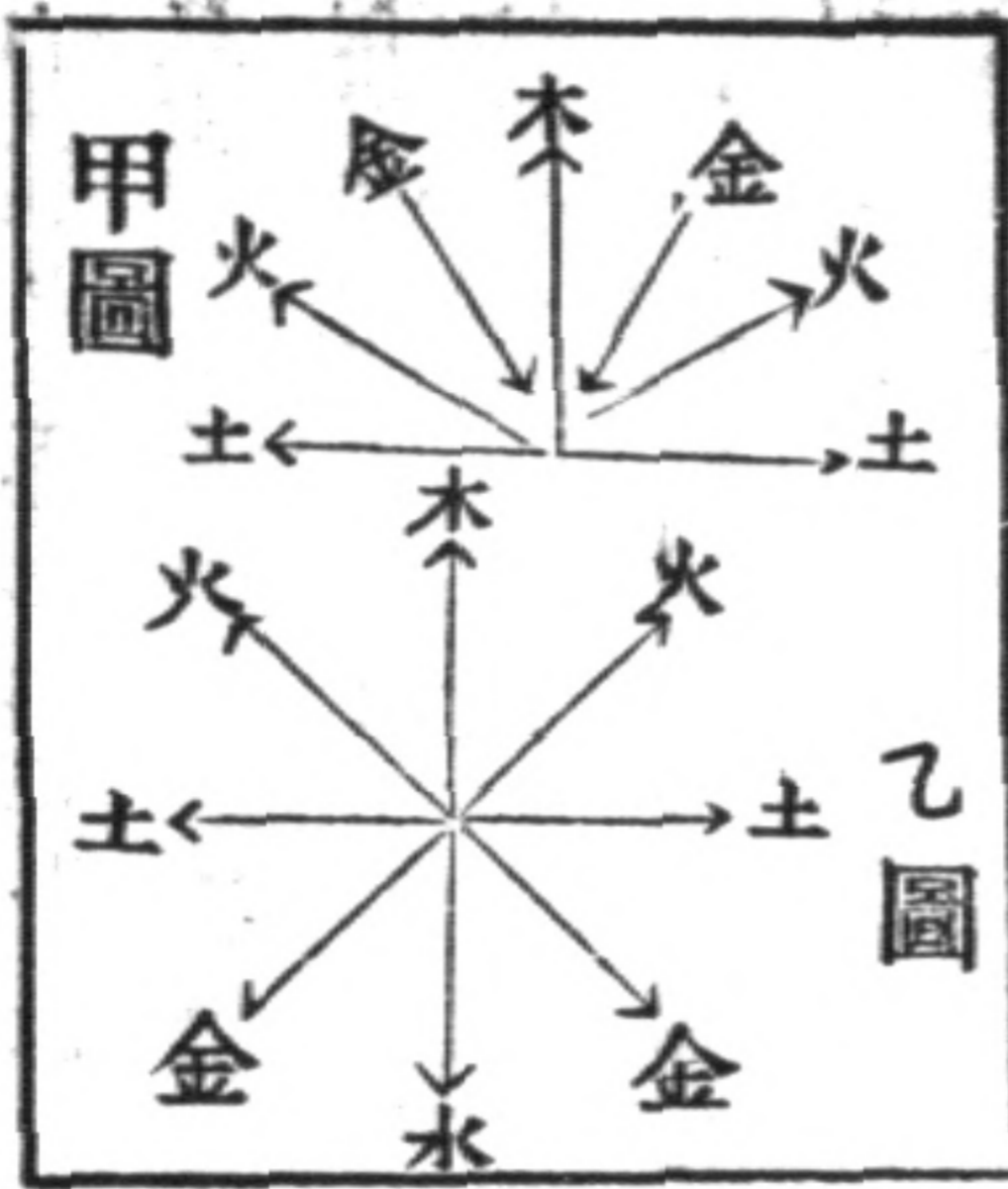
頌縣

三兆之經體，各為一百二十，頌即繇辭，每體十繇，共一千二百。(大卜) 其圖書今皆散佚，難以明判，(占人

賈疏 其散見古書者，除六韜（太公沈甲之句）竹書（厲王太陽之兆 路史（女媧氏御天之詞）所載外，則及石罈鼎白雲之繇，（墨子耕柱篇）懿氏鳳皇之辭，（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成季兩社之詞，（左傳閔公二年）驪姬黑猶之兆繇，（左傳僖公四年）孫文子川陵之繇，（左傳襄公十七年）史龜沈陽之辭（左傳長公九年）衛公貞卜之繇，（左傳長公十七年）史蘇挾衡骨之辭，（晉語）大橫之兆辭（史記文帝紀）西伯出獵之卜辭（史記齊太公世家）是也。龜兆用銀所加占（占人賈疏 今僅據此等數種辭，立即推斷其事，更不究其屬於三兆之何者，隨而頤生危險之感焉。

五兆體

三王異色，五帝殊卜，「龜策傳索隱」卜之體用，實有難明，先儒各以臆說，未有得共要者。（洪範稽疑正義）故漢武之時，聚會占家，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天人，太一而議事，各家所說不一，終制以五行為主，



（日者傳）故五行於漢代公行發達，畢歷其他占家。龜兆家墨之縱橫，其形體亦於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占人賈疏，及左傳僖公四年並十五年正義）即以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同經（洪範正義記經作徑，指前龜腹甲圖之千里徑）者為金，背經者為火，細曲為水。（甲圖據左傳長公九年正義，參照唐六典卷十）然若依占人賈疏，則直上而向背者為木，直下而向足（案龜策傳及龜繇有首——或作頭——身足連言之足字，今大部分行於吳中之卜晉玉璽秘本舉許多圖式，

詳說首身足三者之各種情形，關於首身足述於次節。）者為水，邪而向背者為火，邪而向下者為金，橫者為土。

(乙圖) 凡載五行之書，如洪範，(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對，五行之義)淮南子(原道訓時則訓墜形訓)白虎通，(五行)各史五行志，唐呂才五行嫁娶法及瞿曇悉達之開元占經，所說全不一致。試就卜筮二者為例，鄭玄五行易說(禮記月令孔疏引鄭注樂辭傳，左傳昭公九年孔疏引鄭玄五行說)與前所言卜五行說相違甚遠。五行配當嫁娶之可否，實一言難盡。然吾人覺得此五兆體，與本邦鹿骨卜之定墨，吐，普，加身，衣美，多女五者極相合也。

此外唐代將五兆之策作爲三十六，以三十六策爲六變而成卦，(一)以便爲兆，再變作卦，以(二)爲甲乙，(三)爲丙丁(四)爲戊己(五)爲庚辛，(六)爲壬癸，用五行相生，相尅，相扶，相仰，則有卜而易準之法存焉，(六典)此於卜所謂分策，定卦，旋式，正碁，其日者傳之遺法乎。

體色之辨觀坼之法

占人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太卜)鄭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壘也。

體有吉凶，必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僅視兆象，卑者以次而詳其餘。金縢周公卜武王，占之，言體王其無害，是人君體也。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所謂逢於吉也。

六典於兆以仰伏倚著起落發折斷動之狀判知吉凶。此等兆象大別之爲首身足三者，(龜策傳及卜法詳考)身爲事之幹，在龜甲方形墨刻域內，以平直，剛健，潤澤，明淨者爲貴而吉。首爲事之初，乃逼近於千里徑者，以平直，高昂，回頭，佳者爲吉。足爲舒而向外者，以開豁，發揚，連存者爲陽爲動，以陰闔而末足落滯者爲陰靜，動靜從時，吉凶自判。其他於首足足三者，爲枝葉巢生而上下左右者，適時應事，隨男女之分，而論宜不宜，其仔

細見於龜策傳龜經及吳中卜書。

命事

卜兆之常法，爲雨，霽，蒙，驛，克五者，（洪範稽疑及其孔傳）後世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當之，（孔疏）惟諸本異說，最爲糾紛，（王鳴盛尚書後案）孔疏亦遂不知此五者與五行有如何之同異，故今暫不論兩者之關係。而關於國之卜事，自然爲建國，立君，大封，大遷，大帥，祭祀，旅喪，（太卜）常時邦事，所謂作龜之八命，征，象，與，謀，果，至，雨，瘳，以救國政。（太卜）又行於一般者，大凡爲次之種種，即天時（天候日月之吉凶），年歲，（豐兇疫災）蠶桑，（生育及種子之可否）家宅，居家，遷移，婚姻，（男女將來權力之鈞衡，家嗣之有無，家運，疾病，健康，貧富）胎產，（男女之別，產之難易，期日）仕官，科名，居官，祿命，求財，請謁，見貴，店肆財利，投行，田財，行人，（侍人）疾病，訴訟，繫禁，捕盜，問贓，察賊，逃亡，征伐，擊盜，防盜，憂疑，陰宅等是也。（龜策傳及唐六典並卜法詳考卷四總占）

卜之目的

卜，古聖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者也，（曲禮）故卜者必散齋至齊（祭統）設席正衣冠，以禮饗鬼神，（日者傳律師大司寇士喪禮）而後問之，（龜策傳，天府鄭注，特性饋食賈疏）非可以徒玩卜也。故以典故之卜事爲另外，苟欲定嫌疑決猶與，則先遵禮因義，謀於心，盡於人事，不得已而最後問於龜，則疑事可決。（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凡徒信卜不如信道，（淮南子造志訓）事若台道，以已心行已意可也，君子後說卦，（文中子魏相篇）故語曰，善爲易者不占，無勞著龜。（荀子大略篇及晉書郭璞傳）然及於衰世，世俗之士莫之悟，卜人亦以多言

誇張得人情，擅言禍災，而傷他人之心，矯言鬼神望得厚謝，而盡人之財，皆以休咎導人爲不善（日者傳及全史方技傳）遂於世賤汚，（龜束傳及漢書王吉傳帝）龜既厭我而失兆，庶神不格，反疑非守龜之兆，（管子內言）况又舍龜龜而觀朵頤，故以「人若假地神卜筮而疑衆則不聽而殺之」定爲王制，宜也。

古來神人流通之道有二，（一）由人告於鬼神，（二）由人問鬼神之意。若卜筮則正屬於後者。信神而欲知來者之稽神求問之道，其起源各家所說不一。又卜筮何者先何者後亦無一定，（洪範孔疏及太卜賈疏三兆說，尙書後案洪範稽疑）只自夏殷周並用（龜束傳太史公之言）終則以龜爲主。（左傳僖公四年）太卜掌三兆之法，經兆之體，皆一百二十，其頤各一千二百，則三代之書今雖無傳，然上古有詳細之記述則無疑，（十喪禮及少牢饋食禮賈疏並晏天孔疏）故春秋時亦達熟爛之域，諸侯惡其害已禮，遂隱滅之，此以宋元王之間答可證。（龜策傳）降而漢文之時，猶有大橫之兆。（史記漢書文帝記及龜束傳）漢武之初，天下太卜，大集一時，能言內治外征之表相。巫蠱獲後，君子皆輕之，衰運遂頓萌於此。（龜策傳）據漢書志三代之書，當時尙存在，其後遂疾絕無傳。卜官既亡於唐（雜卜雜著盛於宋，初唐賈公彥嘆「今則用錢代卜筮古法」）（十冠禮疏）盛唐時李華已論將廢龜卜，（舊唐書文苑傳）蓋唐代古之著龜卽已改變。錢卜今尙正行。（四庫提要術數）宋以後正卜不可見，今則以清胡煦卜法詳考爲唯一之端緒焉。

我們爲什麼研究自然科學

第二班畢業生 任 績

我們歸納世界學者的意見，像威爾斯(H. G. Wells)、羅素(Russell)和懷海(Whitehead)都很公平的說：「中國的文化，像美術，文學，哲學，並不弱於任何國家；中國的知識和能力，和外國人也沒有差別，懷氏並且說：「中國文化的悠久，世界上任何國都趕不上」，照這樣看來，我們中國現在最低限度，也得和外國並駕齊驅，然而爲什麼國家的各方面，都處處落後呢？我們看十九世紀法國有一位很著名科學家柏斯托(Pasteur)氏，他曾說過：「現在世界的進步，並不靠政治上的作爲，乃全在科學的發達明」我們中國處處落後的原因，完全在科學不發達，更談不到科學的發明，自從十八世紀之末，到現在，物質文明，支配社會的一切，而科學能够創造物質文明。所以近二百年來，外國專在科學方面下苦工夫；中國和外國相差這樣懸殊，就是因爲這二百年來，科學之落後。

我們翻開歐洲科學發達史，十六世紀，歐洲科學研究才開始，英國的牛頓(Newton)，意大利的蓋利略(Galileo)，算是科學界的開山老祖。牛頓(Newton)以後在英國參加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和大科學家虎克(Hooke)、波義耳(Boyle)同時，在科學上創了多少定律，後人利用他們的定律創造多少的機械，供人類利用；解釋了多少宇宙間的謎夢。然而當他們每日孜孜不倦，去作各種科學試驗的時候，我們中國正是清朝康熙時代，一般知識階級有的明代遺老，隱居山林，有少數的人，作下層工作，去鼓動平民革命，然而大部分的所謂知識階級者，都念起四書五經，作起八股文章，治起漢學來，作那考據的工作。我們來比較這兩種用腦筋的代價，無怪乎二百年來，就演成了這樣懸殊的局面。

自從民國以來，一般識見略遠的人，深察覺出我們的缺點，所以才決定往科學一方面努力去作，十幾年的教育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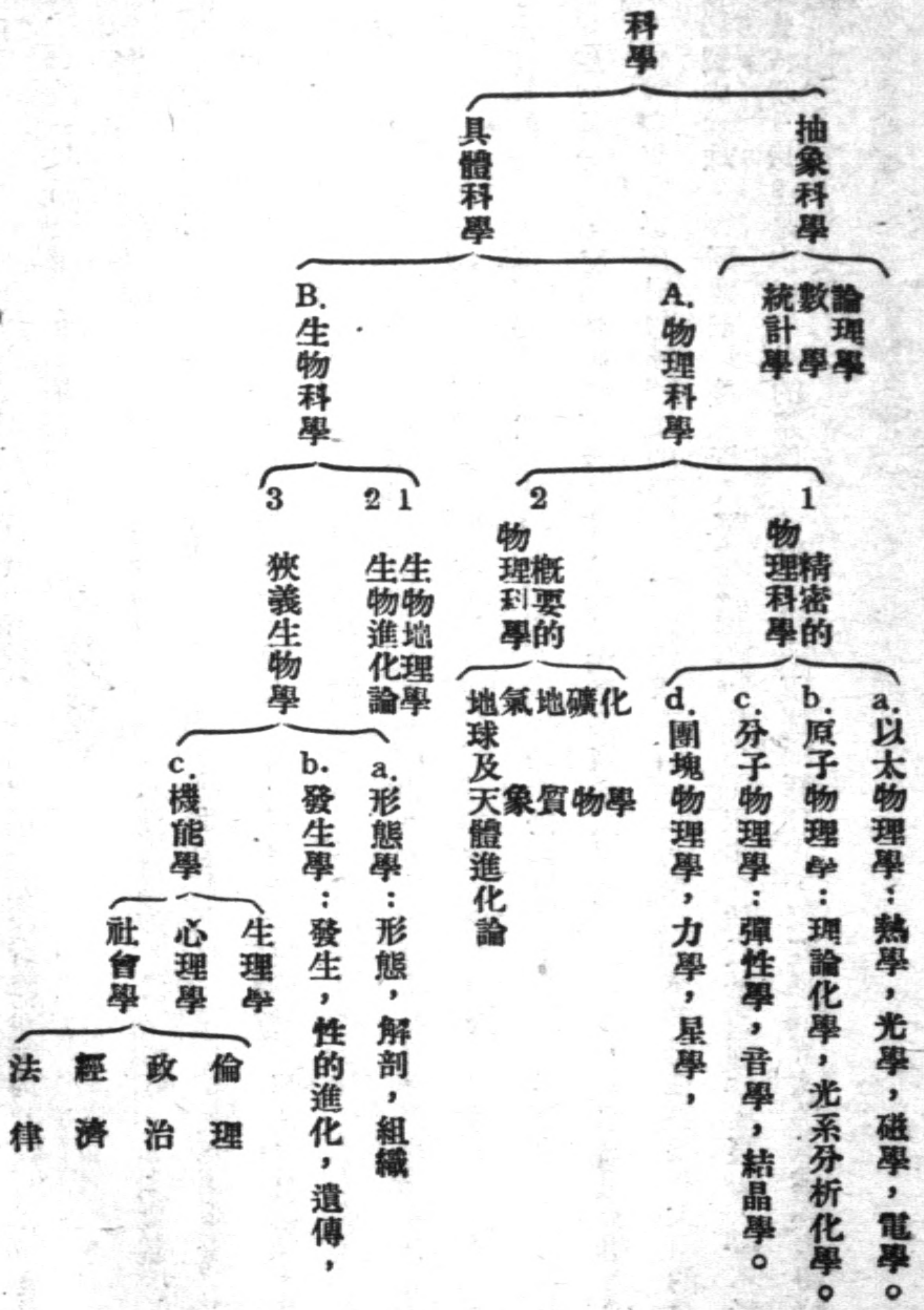
力，還沒有叫青年學生得到科學的概念和認識，至於在科學上有點成績的學者，更寥若晨星了，有許多我的青年朋友們，問到我：「我們爲什麼研究自然科學」，這個問題，我當時都是潦草答覆。並且在這同一個問題，兩個朋友不同時來問我，我就有不同的答覆。現在我就我所知道的，作一個比較有次序的總結，我還相信，這還不是信口漫言，胡思亂想，還按根據來說來想，錯誤當然歡迎知者指正。

在未談「我們爲什麼研究自然科學？」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先要把「什麼是科學？」和「什麼是自然科學？」兩個問題認清，才能談到我們爲什麼去研究她。

科學是人類由感覺器官、遇見任何事理，而作一種有系統的精細分析，嚴確研究的一種學問，所研究的對象完全是現象(Phenomena)至於科學的定律，全不過是由精細分析，嚴確實驗的結果。

自然科學，是按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Nature Phenomeny)和地球各種物體，加以精細的觀察，深刻的探討和嚴確的實驗，所研究的學問。我們那這樣很抽象的話來說，或許讀者對於自然科學的印象，仍就是模糊。現在我們劃一劃自然科學的範圍，讀者可以對於自然科學，更有近一步的認識。

科學的分類，各個學者都不相同，按我的意見，以英國皮耳生(Karl Pearson)的分類爲最精密，所以採用他的分類。



從上面的表裏，除去最下邊的最後一角的社會學劃在社會科學以外都是自然科學的範圍，我們看，自然科學是包羅多少學問！越不知道科學的人，越說科學是一種簡單的學問，越是科學家，越覺得科學範疇浩大高深，越以為自

述學 我們為什麼研究自然科學

已知道的學問太少，牛頓在他的末年，他發明了關於力學三定律，和光學의各種學說，一般人沒有不推崇他是科學的泰斗的，他有一天在海濱遊玩，拿到一個小石卵，自己歎息着說，雖然自己受當代人的推崇，而所得的學問，恐不及滄海中之一石卵，學問本來無盡無休，那學一點就沾沾自足的一定沒有好的成就，說的有點離題太遠了，我們既然知道了自然科學的範圍，所以繼續研論，爲什麼研究她。

我以爲研究自然科學的目的，就是發現宇宙的新秘奧，創造人類新事物，我更顯明一點說就是：

(1)爲研究真理而去研究自然科學。(2)爲創造人生環境而去研究自然科學，現在我們分頭來說：(1)探求真理，我以爲科學的發端由於好奇心的趨使，凡是好奇心勝的人，他一定對於任何事物，都有和平常人不同的觀察和感覺，我相信科學家是富於好奇的人，所以他常注意人所不注意的事，平常人都認爲傻事，他偏去作。牛頓坐在蘋果樹下，成熟的果實，落在地上，平常人的思想，都以爲是當然的事，有什麼奇怪，而善感的科學家牛頓他就漫想起來，爲什麼蘋果落在地上？爲什麼牠不飛到天空去？爲什麼牠不飛到左右的方向去？有爲什麼這三個字藏在腦裏，才有萬有引力定律的發明，蓋利略在這意大利的一個很高的斜塔上去比較銅子和鷄毛落下的速度，一般人都以爲是傻事，但是居然實驗成功，發明物體墜下的定律。英國大電學家法拉對(Faraday)，因爲他想着明白電的特性的好奇心所趨使，他曾發明電要被引到球體上的時候，都跑在球表面上去，最有趣味的是他英皇和大臣的面前的電學實驗；他用金屬製成空球，等到通電以後，別人都以爲球心一定蓄電很多，他於是攆到空球裏去，並不受電的影響，電學實驗大告成功。以上是由於好奇的趨使，能够發現宇宙間的新秘奧，又經過幾許次的試驗和證明終究發明了宇宙間的真理。

我相信宇宙間的秘奧，已經叫科學家發明的不少了，所以宇宙間一切現象，都可以拿科學來解釋，在科學沒有發達以前，宇宙間一切秘密，都操在上帝的威權之下，按人類思想發達史講起來，這的確是一個劫數，以後科學慢慢發達，就是宇宙間的真理，慢慢昌明，上帝的法台，遂慢慢塌倒。下雨的現象，我們知道是水蒸氣的凝結，不再說是雨神太宰；颶風我們知道是空氣電的流動，不再說是風娘作祟；打雷打閃，我們知道是陰陽相接的現象，不再說是雷公行使他的威權。

宇宙間的秘奧，大至宇宙間，太陽系各種學問的研究，小至物體之原子電子的各種性質，都逐次把秘奧揭開，把真理發現，都是二三百年來科學家的努力，廢了幾許心血，造成現代的人類的文明，發現了宇宙的秘密，我們豈能夠白享受這樣偉大的賜與，不貢獻一点心血給現代科學界呢？我們要共同努力，揭破宇宙，人生一切的謎。

(2) 改造人生環境，我們都知道人類是極不安於現狀的動物，因為有這種性質，所以社會才能進步，文明才能猛進。所謂不安於現狀，就是表明人類的慾望，沒有滿足的時候，因為要時時滿足慾望時時上科學的努力，去發明，去創造，來達到慾望的目的，因為慾望沒有滿足的時候，所以科學努力，就沒有停止的一天，現在先就。

A 交通方面來講，學科學的大目的，大部分是想利用自然，就交通一方面說，在太古時代，走路只是用我們的兩個足去運動，都以為這太不方便，於是利用獸力，或者騎馬，或者坐車，因為慾望的趨使。騎馬坐車，還嫌太慢，所以到一七六四年有瓦特 (James Watt) 蒸汽機的發明，一八二九年有斯蒂文生 (Stevenson) 火車機頭的發明，現在乘客一晝夜，可以出發二千里以外了，僅僅能在陸路快駛，遇到水還是困難，慾望心趨使的弗而登 (Fulton) 發明輪船，在一八〇一在墨迪里 (Madison) 河裏開行了，一八八七年布舒納爾 (Brancie) 發明潛水艇在海裏遊行。

一八七六年有奧托 (Otto) 內燃機的發明，一八八三年有迪美爾 (Daimler) 自動腳踏車的發明，海路兩面造成二十世紀交通發達的最高記錄。飛鳥在天空飛翔，人類總是羨慕，總以爲不能到大空去遊玩，是一樁缺憾事，有要求，就有供給，所以一七八三年蒙脫哥菲亞 (Montgolfier) 發明氣球，一八五二年，奇發特 (Giffard) 發明飛艇，以機柔脫 (Benoist) 兄弟努力的結果，又有飛機自由飛翔在天空了，科學對於交通上的貢獻，算是大告成功，至於傳信方面，有十九世紀英國法勒對 (Faraday)。馬克可韋 (Maxwell) 和德國黑芝 (Hertz) 一流科學家發明電學原理，影響到一八七六年白爾 (Bell) 電話的發明，和一八九七年馬克尼 (Marconi) 的發明無線電的成功，幾千萬里的路程，想傳達消息，轉瞬可知，科學家對於物質文明的貢獻，令人誠難夢想，至於愛迪生 (Edison) 氏電影，電燈，留聲機和他生平一百多種電學器械的發明，以及現代無線電的發明日新月異，像馬克尼 (Marconi) 最近於日內瓦按電鈕，利用無線電，能夠叫澳洲錫得利 (Sydney) 之市以應的電燈照耀，這個有趣味的實事。乍看亦希奇的很，但是科學家當作一種遊戲，至於談到近幾年最發達的台利維相 (Television) 能夠傳影的電話，無線電話 (Radio Phone) 和無線電圖畫，談起來更有想不到的神妙了，前幾年科學常作爲一種夢想的，就是利用無線電駕駛飛機，輪船，現在居然實現，我每逢看到這種消息，常說到科學家就是活神仙，妙哉科學！偉大哉科學家！

B 生命方面，一談到人類生命方面，就想看先要知道人類生命的生源，霍行泰 Huxley 達爾文 Darwin 和斯賓塞爾 Spencer 曾在這一方面有努力的試驗和成功的學說，不顧幾十年來上帝造人觀念的反對，把上帝的威權推翻，成功物種由來的偉著。而對於原始人類的研究，仍就有些糊塗，現在地質科學家正向這一方面努力。

其次我們研究科學，對於我們生活的保養方向，也很有貢獻，積極方面是保養，消極方向是去病也就是醫學對於

人類之貢獻能够叫人體健康，壽命延長，積極方面的保養。不過是怎樣衛生食料要攝取適均充足的養料，這是人所共知的，至於消極方面，我們看一看醫學對於人類的貢獻；人類所以生病，都是由於細胞跑到人體內去遊行她的蕃殖作用，生病是人生極苦痛的事情，科學家為解除人類痛苦起見，所以也就趨向這一面來研究，各種病菌，先後發明；像一八七九年哀白斯 Eberth 發現傷寒症微生物，1882年德人戈雪 (Koch) 發現肺病細菌，1883年戈雪又發現霍亂病微生物，同年德人克雷魄 (Kieps) 發現喉症病菌 1894年法人葉新 (Yusan) 發現黑死病菌，各種微生物，既然發現，所以就對症下藥去殺死牠，為免除治療的病痛起見 1846年，美瑪爾登 (Morton) 發明麻醉劑，英人李世德 (Lister) 發明外科的消毒方法，1893年倫得根又發明「愛克斯線」(X-rays)，居禮夫人又發明鐳 (Radium) 都應用在醫學方面，從此醫學，有長足的進步，我們拿從前和現在壽命的比較，可以看出科學對於人類壽命所有貢獻的偉大。日內瓦人在十六世紀人民平均為壽命為二十一歲，十七世紀為二十六歲，十八世紀為三十四；美國麻省在十八世紀的末葉為三十五歲，十九世紀末為四十五歲，到民國十年，已經達到五十八歲，歐美各國人的壽命，近來增加的速度，越快了，據美國 Living Fisher 的推想，到西歷二千年，美國人民平均壽命可以到八十二歲，到二一百年，可到九十四歲，這種推想。完全以學理作根據，以後每人都有活一百歲的希望，誰能不信科學的威權！

去年一位法國大科學家，研究反老還童，我看他演講時，所照的幻燈影片，算是大告成功，一個七十多歲精神頹廢的老人，經過一次手術以後，變成一個精神充足好像三十歲的壯年人，這種驚人的成功，給人類造下多少福分，以前我國信神的人，常去找常生不老的藥，結果是失敗，現在科學能够叫人常生不老，為達到這種慾望還是走到科學界裏去吧！

「C」生產方面，自從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論倡出來以後，的確給了各個民族一個大打擊，從此科學對於生產，更加努力，機器替代了人工生產的速度，日進千里，農業是生產事業的一種，所以科學有增農業生產的使命，要想增加農業生產，必須在肥料一方面努力，1810年里比希(Liebig)開始研究肥料，知道肥料主要的成分爲氮，磷，鉀三種原素於是拿天然產品，造出人造肥料，至於改良種子，用殺虫劑，和播種收穫科學家都能貢獻許多的方法和機械，工業方面：歐洲在十五世紀才有紡線機，但是人工紡線，慢的很，當時人都感困難，到1764年好格辯佛(Helmekeaves)發明(Jenny)紡紗機，到1771年阿爾克脫偉。(Arkwright)發明水力紡機，從前織還紗不足，到此時反到嫌線太多了，爲適應這種需要1787年卡脫韋脫(Cartwright)發明織布機，於是產布的量大有供過於求之勢，近來各國機器發明，大資本的工廠都立起來，產品美麗而價廉，把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不少，這都是科學家之賜。

現在我們比較用機器的工人生產量，和不用機器工人的生產量，就知道科學對於生產的貢獻之偉大了，據華洋義賑會調查，在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五省普通農工和工人，一年每家的進款不到五十元的佔百分之四十，又照北京經濟討論會的調查中國勞働者每人每年工資平均五十四元，我們再看看美國工人，據民國十四年的調查，每人每年平均一千二百八十美金，要比中國高二十四倍，要變成中國錢要高九十倍的光景，工價這樣懸殊的原因就是因爲美國工人，每人支配二十架機器，中國工人還分不到半架，可見科學對於生產的貢獻太大了。

我總結一句，科學能够幫我們揭破宇宙秘奧，探明真理；科學能改良人類生活達到美滿化，藝術化的生活，青年朋友們！我們要共同起來，走到科學界共推進化之輪。

我很坦白的說一句科學並沒有種族界國界，是大公無私，屬於全人類的，我還相信科學是絕對給人類造幸福的，

這是科學家製出武器炸藥叫人粉身碎骨。科學家發明毒氣令人死於非刑，我以為這完全是人類道德的缺陷，並不是科學罪惡，道德是在同有道德的人才能講，和暴徒那裏有道德之可言，當我們中國這樣危急的時候，我的青年多出幾位諾貝爾(Nobel)多出幾位機械技師，多製造些利器毒藥，殲滅那破壞世界和平的暴徒，為保護我們中華民族起見，為保障世界和平起見，青年朋友們，要在科學上努力！

述學 我們爲什麼研究自然科學

文

苑

1875

1875

文錄

怡雲山館駢文序

宋文蔚

昔韓昌黎紱北平莊武王三世交游。有俛仰今昔之懷。此固由古人風誼之厚。抑其中有未易明言者。故往復三數以致其感慨歎。若夫文藝道術之授受。數十年後猶得與其子姓追溯淵源。纏綿悱惻。如眉山蘇氏於廬陵歐陽公諸子者。尤足見舊澤留遺之遠。爲一代文獻之所系。非徒私家交契惓惓不忘已也。同里芷汀繆觀瞻。其尊人武烈公與先世父投分最契，又先君所從受業者也。以是觀瞻及其羣從皆與先君交歡，如東坡之與叔弼兄弟也。文蔚生較晚。不獲見武烈公。猶憶先君與觀瞻及其羣從抑士勵初恒庵堅士諸丈游譙。每至燈施燭燼。娓娓不倦。惜童丕嘗學。不能述其詳。然容觀警效。至今猶宛然在目間。比與觀瞻令子仲翔猶子士衡相見淞濱。感懷身世。溯自道咸以來。鄉邦耆舊已如秦初法物不可復覩。而故家子弟。能世守先業。不爲緇塵所染者。蓋亦屢矣。然則窮海之濱。吾輩得以重聚。殆天有意於斯文。爲鄉里遺獻留此一脈歟。今仲翔永懷手澤。輯觀瞻遺著曰怡雲山館駢文兩卷。命文蔚綴言簡端。曩於嘉興張氏所輯國朝駢體正宗續編中曾見而讀之。然所收僅數篇。今得全集徧觀。信乎與道咸以來諸作者如球鏘鳴而鐘聲應矣。文蔚溝壑。何敢妄測涯涘。獨念吾兩家文字之契非止一世。先祖行誼已見於武烈公集中。今是編又有與先世父及文蔚羣從投贈之作。然則觀瞻所著。不獨爲藝林珍重。後來徵文獻者必將取資。故因仲翔之命。歷敘累世交誼。且不勝世運升降之感焉。質之仲翔士衡。倘亦有同情乎。丙寅冬月通家子宋文蔚謹序。

弭兵古義跋

姜忠奎

民國八年春。海牙和平會再開於法蘭西。中國特使陸徵祥等與會。臨行問古弭兵之說於王書衡先生。先生輯是編與

之。已由會中譯布於世。而原文則猶未刊也。歐西自大戰之後。強者弱。富者貧。附庸小國。尤見凋弊。於斯之時。有以優武修文倡者。固舉世所歡望也。而十餘年來。仍皆隱修攻守之具。大戰將必再見於亞東。所謂和平會議者。直虛言耳。昔春秋之世。宋向戌首議弭兵。預盟約者十有四國。審其辭何嘗不知興兵之害。而卒皆背盟叛約。脅民以逞其強。豈非首事者之心有未誠歟。今天下形勢視春秋爲大。殺人之術亦彌增而烈。倘主事者仍以沽名爲心而不務於實。一旦山崩水沸。禍結兵連。雖有大聖。無能施其收束之智矣。夫天地以好生爲德。而賢聖法之。持言制事。必以仁義爲歸。雖諸子百家以異端相尙。然於此則百慮一致。莫之或歧。獨執國政者其心異焉。豈仁人之言終不可見諸行事耶。且爭城奪地恃強以凌人者。無非爲其民耳。而耗財暴衆。構怨愈深。操之急則譁然不變。集矢還攻。畢竟亦何益乎。是故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世歷萬古。此言不可易也。先生之生也。迭更治亂。其學也。出入經史。斯編之作。撫今思古。以中度外。默察天人相與之際。殆亦有不釋於心者歟。茲擬重刻原文。命忠奎校字。既竣。不禁有所感歎。謹贅數語於後。榮成姜忠奎識。

譚齋鐵筆自序

姜忠奎

余年七八歲。隨諸兄讀書塾中。見壁上所懸書畫。忻焉好之。長兄善摹倣。窺帥出。輒取檀聯用薄紙雙鈎。既復以香炭鈎其背。置諸素宣之上。申袖徐徐撫之。與初鈎者不少差。更以墨塗之。款式神態。無不與原書畢肖者。則羣相熙然而樂。及展玩既厭。則持贈鄰人。鄰人亦或持紙來求。中心之好。雖無暇。不忍却也。塾師督課甚嚴。莫敢涉於遊戲。方取壁上書時。或移几。或昇橙。或扶或登。及其鈎也。或執筆。或按紙。或磨墨以待。紛而不亂。喧而不聲。甚敏齊也。久之。技漸進。與亦漸濃。乃益求所以精其術者。嚮之所摹皆無印。至是始以木錐掘印泥補

之。而濃澹參差。巨細失調。敷之以朱。亦不類也。復著以油。則浸漬黃黑。穢劣愈甚。一日。啓書笥。冀獲弄具。忽檢一石。方六七分。長二寸許。試以裁紙之刀。質弱可破。而擬諸嚮所摹者之印多不甚合。時余方讀孝經。孫季咸拔貢所輯鄭注本也。前有曹仲銘殿撰題籤。所鈐之印與此大小正同。乃大喜。急撫石之兩端。以小刀刻之。遂得印名號各一。由是凡所鈐摹。姓無張李。體無篆隸。悉用是印。此爲余刻印之始。厥後每遇可刻之石。必取他印摹之。而摹字之外。又增摹刻之藝矣。迨年稍長。游學京師。所見古印及諸名家之刻漸多。又得利器。每當誦讀之暇。操刀作筆。其文或朱或白。往往有可觀者。辛未秋季。檢篋中偶存之拓。裝爲兩冊。題曰韓齋鐵筆。嗟乎。內亂方興。外患彌迫。天災屢降。人心甚惶。生平所著數十卷書。將皆不知淪於何所。況此區區小技。存亡何足爲意。顧念弱小之年。諸兄弟相與爲篆刻之戲。忽忽不覺二十餘年。雖其時天下已萌亂象。然視今日則猶唐虞也。尙可復得哉。姜忠奎記。

詞範自序

沈之洸

夫批抹風月。有篆刻雕蟲之譏。而抒寫性靈。有兩粟鬼哭之歎。誠以寄情言外。思深則有以動人。語出箇中。微詞亦方乎作者。有唐以後。詩道不興。倚聲漸起。士女之幽約憂樂。朋輩之離合悲歡。往往造托微物。寄意遙深。以鑣瓊雕玉之思。寫美人香草之韻。依宮商之定律。鑄樂府之新詞。正如溫助教之小山重疊。冠冕花間。韋端已之芳草長門。聲流巴蜀。雲山滿眼。明皇興去國之悲。春水一江。後主流亡國之淚。是蓋情動形言。無不繼之永歎。迫中沉痛。自然放之悲歌。然其志深。其旨微。其言約而有法。所謂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其義歸於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趣者也。宋室肇造。投誠之同客。走傳之降王。莫不文詞都麗。蔚爲國芳。流風所被。漸奪詩

文之席而拔其幟。汴淮輝月。盡屬騷人咀嚼之餘。胡虜風塵。翻爲壯士放歌之地。紅牙譜曲。爭一字之短長。白雪揚聲。數生平之快事。淺斟低唱。家家香徑春風。玉指花牋。處處紅樓夜月。豈僅蘇學士之大江東去。秦淮海之山抹微雲。辛稼軒之煙柳斷腸。周美成之飄綿拂水。膾炙人口已哉。雖清詞弱骨。助長微欽亡國之因。而托事依聲。已據近古騷壇之勝。蒙兀雲擾。詞統不變。南北曲調。代之而興。肄業未及。無須贅詞。明清諸老。風流未歇。清詞雖多因襲而少變化。多按譜而少創作。然方家雲興。堂廡頗大。補前賢所未逮。作後進之梯航。品藻源流。準繩斯在。況人才蔚起之會。適夷夏鼎革之餘。傷懷往事。抱琴人已變蓀衣。蒿目時艱。擊筑聲無非變徵。滔滔者天下皆是。來誰導夫先路。冥冥中負此良朋。淚盡繼之以血。而引商刻羽。則抗墜急徐。不見激憤之跡。春秋之義。小雅之遺。其在是矣。燦乎落英嘉樹。比春蘭秋菊以尤芳。悽乎急管繁絃。擬思婦孤臣其尤切。或乃鞭辟能入。使行間字裏流金石之聲。或乃揮灑自如。借單調孤絃寫風雲之氣。神乎技矣。歎觀止矣。僕素昧音律。少好倚聲。樽前花間諸集。愛不忍釋。花庵絕妙之編。尤爲心醉。加以中年絲竹。歲月驚人。大地烽煙。每傷淪落。讀十五國寶書。味同嚼蠟。歷廿餘年塵海。不廢受辛。夜吟楚些。牕外髣髴鬼呼。朝奏雉飛。樽前淒涼人老。未免玩物喪志。適丁天喪斯文。爰於授讀之餘。選取詩餘若干首。斷自唐賢。迄於清季。爲之譜以立其準。爲之題解以導其源流。爲之評衡以醒其旨趣。名爲詞範。亦願名思義云爾。嗚呼。大雅不作。文字橫流。羣經束閣。百家覆瓿。惟填詞一途。尙爲綴文之所不棄。或以雅人深致爲淺近所易領歎。抑綺麗之詞。靡曼之思。適合末流之嗜尙歎。詎知風存鄭衛。刪詩者別有肺腸。騷著荒淫。論述者病爲博徒。既尋一唱三嘆之旨。宜持勸百諷一之戒。壯夫固有所不爲。小道亦務使可觀。是以輕薄之語。耀黷之詞。無他寄意。概所不取。夫明珠照乘。願爲蚌貝之遺。清廟明堂。不廢

藝苑之貢。操觚諸家。或有取焉。甘陵沈之沈書於潛園。

跋歲寒堂詩話

李瀛鏗

張戒歲寒堂詩話二卷。紀文達四庫總目集部詩文評類所收書也。余於辛未元旦與鶴齡偕遊。得於厥肆。庚午孟秋。余查閱四庫書於故宮文潤閣。偶遇此帙。草草過目。喜其時有精到之語也。曾手錄數則。後於琉璃廠隆福寺。多方訪求。竟莫能獲。中心耿耿。無日忘之。今者獻歲發春。豫悅之情暢。邂逅相逢。豈不大適吾願耶。此作援經立義。鋒稜峻整。尊陶尊杜。窮根探本。其分宋詩一等，唐詩一等，六朝詩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一等，風騷一等。尤能掣鯨碧海。獨具卓識。歸來與鶴齡信手同翻。膝容一室。神馳八表矣。鶴齡宿喜讀杜。見作者與有同心。不覺色喜曰。太史公之文非僅史家之文。顏魯公之字非僅書家之字。杜子美之詩非僅詩人之詩。其行爲之。其德爲之。余亦謂數千載來。世人但向文中字中詩中求三君子。此三君子之所以闕其不還也。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兩人自忘其暑刻之久移矣。

西域古卷軸影本論語鄉黨鄭注疏序

許維適

戊辰秋。發舍多故。弦誦中輟。全里姜君叔明以論語鄭注見示。竝屬就鄉黨篇爲之疏。竊謂鄭注論語。唐後久佚。天佑斯文。俾重見於世。則前籍徵引鄭注之存者。可以辨其真僞。散佚者，可以窺其端末。豈非治鄭學者之至幸耶。且鄭注多淵源三禮。如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段玉裁校本經作寢東首於牖下。無北字。胡培輩駁之。謂牖爲牖。譌。北字斷不可省。今察是卷。注疾時寢室中北牖下。卽本禮文。適與胡說相合。是多年聚訟。得以精確判正。亦賴此卷之存也。余不揆樛昧。爰采先儒解語。構會甄實。取長舍短。私有疑惑。輒增管蠡。雖循一跡之路。守一隅

之見。未能搜討無遺。援引有當。而經義注旨。務求參伍比度。反覆鈎沈。更自旁涉典籍。以廣考鏡。愚所未達。則丘蓋不言。歲曆寒暑。粗爲具備。藏諸行笥。未敢示人。庚辛春。復從吳脚檢齋受三禮學。於名物制度漸有綜緝。遂取舊稿重行刪補。疏事忘義。雖云不免。然藉資考古。亦樂事也。至其瑕疢罅漏。敬俟師友匡而正之以勸末學者云爾。

弔汪容甫文 並序

繆鉞

吾嘗反復容甫之作。壯采外發。奇思中含。未嘗不慕其才之美。愛其文之工。而歎其怨之深也。夫目迷周鼎。流俗之常。高才凌替。往哲恒軌。故被褐懷玉者爲聖人。安時處順者稱達士。怨尤逾度。君子弗欽。况容甫生丁遜清乾隆之世。宇內宴然。擅揚鴻業。惠戴鬱其茂俗。畢阮扇其清風。而容甫少遭名賢之賞。長接同心之歡。或國寶之譽。定於一文。或傾蓋之交。期諸白首。非若所言之遼落也。余雖才慚上駟。而情慕曩賢。懷古草琴臺之銘。哀時有鹽船之作。乃遭世紛濁。實命不同。羊頭盡封。鸚冠山溺。藉玄文於醬瓿。頌叔孫爲聖人。論學則象肖塵垢。尊於宜尼。賞文則祿山櫻桃。高於李杜。苟有服膺雅言。矜持翰藻。是掘纒始皇之世。久矣當阮。陳義盜跖之前。幸而不膾。尙安敢希執手之歡。賞音之遇哉。使容甫與余易時而處。又當何如。惟余繙思老子守黑之言。深契莊生安命之旨。不敢效容甫之怨排耳。爰爲辭以弔之曰。

心豈鬱其誰語兮。乃尙友以抒情。諷先生之遺文兮。獨慨然想見其生平。頌悍盜而思託身兮。弔賤妓而甘與相形。憾懷寶之不售兮。乃竟慕夫殺身之福衡。固騷人之多怨兮。誰獨甚乎先生。雖時隔於百載兮。猶使余感激而涕零。惟先生之生時兮。豈得謂之不偶。學邀賞於鴻儒兮。文傳誦於衆口。雖矯時而慢物兮。猶見諒於知友。苟吾生得如

斯兮。固已夷然而無所怨咎。何先生之侘僚兮。深感憤以慟傷。豈高才之卓犖兮。非恆情所可量。騷騷之馳千里兮。豈同食於犬羊。雁鷺得稻梁已自足兮。非所語夫鷄雛與鳳凰。羌世人之慕予兮。多嚮聲而昧實。貌相親而心不知兮。終難傾夫胷膈。凡夫所稱之榮遇兮。固非吾心之所亟。真寫誠如古之人兮。雖報以死而不恤。信君情之如斯兮。宜其怨悱而無極。訊曰。世不吾知。其亦已兮。卞和泣玉。非所喜兮。幽蘭自馨。保厥美兮。崇德修業。待千祀兮。

遊抱陽山記

許顏鑄

滿城縣之西。有名山曰抱陽。因其勢向陽。而有環抱之狀。故名。民國二年春。旅行一畝泉。因往遊焉。初抵山麓。山勢蜿蜒北走。望之鬱鬱然。隆隆然。遙見牧童驅羣羊於嶺上。蠕蠕如蟻走。微微恍惚。在疑似間也。盤旋上升。石徑繚曲。往復莫定。步至山腰。有古刹一所。曰定慧祠。蓋抱陽八景中。出雲洞外。皆祠之左右也。與遊人棲息祠中。老僧市袍躡屐。煎茗以進。罷飲。僧指示各景。祠之西曰滴水塘。綠塘而上。山之腹呀然成窟。崖壁陡絕。石罅出泉。亂落如跳珠。墜塘中。瑤瑤有碎玉聲。水清而甘。宜烹茶。飲之。沁心脾。清肺腑。滌蕩塵俗。飄然有出世之想。相扶携而上。峰高絕。不可登。尋徑歸祠門北走。又折而西。砌石曲折。層疊如階。曰上天梯。下顧石平如鑑。方畝許。曰一畝石。稍左。樹凌對頂。與山相摩戛。曰托山樹。樹北有明珠窩。樹撐柱如蓋。覆下迴崖。曰百步廊。皆名勝也。張燕公之讀書堂。亦附近於祠。僅存其遺踪焉。出雲洞在山之陰。嶺高無路。逾之甚難。間遊者多不能從。余與五六人越嶺尋之。懸崖峭壁。猿陟而升。洞在菴旁。繚曲委折。深不可測。寒氣逼人。凜乎不可久留。乃反。惠風拂面。溫暖宜人。躊躇四顧。西北諸峰。出沒隱見。蠢蠢爭高。俯視原野。阡陌縱橫。村落

毗連。屋舍櫛比。庶幾有隱君子乎。時已薄暮。行人寥落。飛鳥歸巢。乃與遊人選途就道。邁邁然。于于然。心曠神怡。雖竟日風塵跋涉。亦絕不覺其苦也。歸而記之。

一畝泉記

許顯鑄

泉位於滿邑之東八九里。方積約畝許。因得名。余耳其名也久矣。當思一寓目焉。以學課不得暇。引爲憾。今春因旅行至此。得遂素志。泉之後爲龍母宮。修葺整潔。黜堊鮮濃。堂廡煥然。其周皆小渠。溶溶然繞宮而流。與泉匯焉。泉水澄清。風行則漣漪。雅靜宜人。瀏覽泉南。有亭翼然臨於其上。隔泉與宮相對峙。則宸翰亭也。泉西小邑樂西莊者。程子先世故居也。世變時移。名號迭更。今則以泉名之。遊斯泉者。莫不遊此莊。地以人名。人以地名。抑有其人而其地乃得傳耳。甲寅春。三月八日記。

詩錄一

困齋遺詩十首

籍忠寅

梁任公挽詩

天道無常莫更論。康疆奄沒病夫存。銘章原擬炳宗匠。淚眼翻成哭寢門。一死一生疑是夢。九天九地欲招魂。只知此別私心痛。俎豆千秋未是尊。

萬派橫流置此身。平生懷抱在新民。十年去國常望楚。一語興邦不帝秦。最有昨非今是想。幾爲出死入生人。羊曇忍過西州路。零落山邱不復春。

四海風聲誠遠矣。一時譏謗亦隨之。早年手定熙寧法。晚歲名題元祐碑。朋黨異同何足論。春秋知罪兩難辭。區區未覺阿私好。從小文章入腎脾。

論學差如井灌園。一時黃稿變青繁。彼天本以人爲鐸。舉世相忘水有原。積糞偶然金可沒。斯文未信火能燔。滄江千古清無改。不必巫咸下問冤。(任公一號滄江)

挽鄧和甫

人才如寶任凋零。天意難知信窈冥。國士已甘化猿鶴。生涯還靳老丹青。似聞夢覺知終始。大有神來釋影形。萬事息肩君亦得。噫嗟餘我獨伶仃。

蓮池風雨記當年。馳逐文場競著鞭。百事輸君甘鮑下。一名媿我在盧前。舊時豪氣餘孤淚。絕代詩名值幾錢。零落

少人身後事。敢辭花眼訂遺編。

少小兒嬉號兩狂。壯年聯步走扶桑。教壇抗手同張幟。國難焦頭對裹創。平日一龍分首尾。只今二鳥別存亡。憑君指點雲岡路。此後相期何處鄉。（君病中夢請東東有詩云清波微凍碧溶溶寒到雲岡幾里松莫漫久拋潭上月軟紅塵裏作詩翁）

慷慨哀時意萬端。區區筆墨豈相干。人間共愛度三絕。天下誰知叔一寒。生以牀頭爲世界。死於紙上見心肝。榮枯天壽尋常事。太息人亡國大難。

答繆彥威用贈詩原韻

苦吟自笑甫何瘦。俊思今逢白不羣。人竊似聞傳雅樂。天葩真見吐奇芬。少年作者驚長吉。並世相知愧子雲。何日徑花扶病掃。一樽同醉盡朝暉。

九月廿日車夫聚闕全市騷亂有令戒嚴余犯夜走歸口占

蟻伏如藏三尺蓬。推蓬身在亂流中。生涯合就艱虞老。世運真疑早晚窮。餘燼未收還厝火。故瘡慣痛不驚弓。夜歸昨犯金吾禁。呵到欵危醉裏翁。

詩錄二

世網

博博大地中。積人而成世。駢闐萃萬有。齷齪儼一致。我聞古哲言。天地人爲貴。又聞邗治世。夜戶渾不閉。於時

繆士衡

世中人。勤業兼守誼。燦燦著文明。泚泚耀武事。四鄰不敢欺。四民各攸利。誠哉世風美。如此人可慕。奈何聞不見。泊我見世態。富貴蔑廉恥。詐力掩仁義。共藏真實心。羣飾浮僞意。利人率望望。私已爰蚊蚊。汚流亦噓沫。高曲徒引睡。豈無庸佼佼。染絲終悲涕。豈無內昭昭。委蛇僅免戾。韓子五鬼窮。嵇生九患廢。上下千百年。沈澁成一氣。孰爲野與絡。彌天張密緻。孰爲鈎與結。赤緊相維繫。山林容可入。衣食安爲計。俯養苦隨人。塊壘塞胸際。低頭乍入中。昂頭又天外。同塵愧猶龍。去去任成敗。

振志

繆士衡

人於天地間。渺若九秋豪。毛羽苟未豐。所畏洪爐燎。鄙拙守愚分。默默如藏逃。丈夫有志事。光焰寧長韜。匣中龍劍鳴。冶底祥金跳。願望多荆榛。未敢輕翔翱。委蛇豈善道。弱植當羣囂。

讀杜詩有感

繆士衡

杜詩千餘篇。光燄萬丈長。讀之神爲王。緬懷公行藏。亂離雜兵間。流徙轉殊方。繫驥氣終橫。時復一激昂。故令章句間。浩浩呈精光。乃知金石質。不受摧挫傷。嗟余昔願學。登頓如跛牂。獨其不磨意。沈澁一氣當。忽忽歲月逝。四十相隨將。刺促塵壙內。牽率難廻翔。巽言避矧繳。韜精比逃亡。常恐遂汨沒。私居時一張。孤清不辭獨。挺立依前芳。悄然蟠泥塗。自矢中心臧。未足名篇什。聊且葆真良。三復讀公詩。如得兩針航。詩有可以興。稽古遙相望。

化離曲

繆士衡

雨落不上天。花開空繞樹。南枝縱暖北枝寒。東流莫挽西流住。垂楊二月鬪輕盈。忽作迷漫滿天絮。在山泉水多出

山。紛紛清濁那知故。龍蛇起陸雲霧昏。天桃顏色如青燐。玉軟香溫錦帳春。莽莽黃埃愁煞人。

半旗痛并序

繆士衡

日人襲佔遼吉。凶燄鴟張。吾國以積弱之餘。憤雖填膺。交難絕口。滬濱於九月二十三日下半旗誌哀。目擊心傷。惋痛欲絕。情難自己。用樂府體賦詩五章。長歌當哭。固非無病之呻也。

半旗痛。痛難言。胡爲束手受剝割。病夫東亞久沈綿。鷄肋不足當老拳。吞聲飲泣且忍辱。人爲刀俎我魚肉。半旗痛。痛澈髓。甲午潰敗始改革。歲月如流三十載。亂亾弱昧終不改。沈沈大夢駟如雷。夢中君僕何繁哉。半旗痛。痛莫忘。割臺併韓佔旅大。幾度侵陵幾激昂。轉瞬歸入無何鄉。夫差立庭堪師法。終使會稽棲越甲。半旗痛。痛懲前。粗心躁氣騰口說。不求至計探本原。覆轍徒取笑與憐。內修外攘司借鏡。自古立國先立政。半旗痛。痛自勵。天下興亡匹夫責。背義傷廉亡國隸。各勤其職忠其事。分子精良團體強。萬矢一的威莫當。

鶴銓自保定來風雪嚴寒入夜而晴喜作此詩

姜忠奎

飄飄直上天。捲土來西北。迷離籠八荒。頓覺乾坤窄。電落驚雪凝。凍堅歎地圻。衣輕手足僵。路滑步履蹙。矮屋閭增寒。紗窗光含墨。推書起徬徨。鬱悶填胸膈。如臨蒼崖顛。舉趾罹荆棘。又似荒江濱。冥夜逢魃。凜凜強自持。惕怛難遽釋。忽聞叩門聲。乘風來遠客。攜手入圍爐。傾素各前席。相思情無涯。相見言翻塞。探懷出新詩。評量安肯藉。搜奇智囊穿。語警鬼膽嚇。豈無華麗音。綺漫非所適。世衰道益窮。行拙朋生隙。念子懷孤高。契我志靡逆。酒薄聊對飲。飯疏且勉齎。別離乃爲常。會聚良不易。殷殷坐復興。欸欸語還默。風定日山銜。天開雲絮擘。雪亮燈火煌。夜深柝聲急。臭同意無阻。情達心轉擇。相對若相忘。蒼端窺月白。

文石灘

姜忠奎

不夜城邊沙爲帚。迤邐到海黃雲漫。風沙海浪頻吞吐。濡磨碎石臚滿灘。灘前直對雞鳴島。雞聲一唱日東杲。紫氣班爛沙水明。掩映灘石光生寶。瑾紅瑜白珉兼蒼。琳青玖黑金邊黃。瑛華瑤禾瑛水草。璨珊瑚珠皆成章。有大如瓜圓如果。橢與畸者狹而長。廉棱豈爲天所忌。爲何千石萬石無一方。嗟爾不幸生海濱。文彩蕪沒人無聞。嗟爾幸得生濱海。雕琢不加文常在。天水茫茫風淅淅。鯨鯢簸蕩爭騰躑。嗚呼我心安得頑如石。

彥威招飲與鶴銓翰青暢叙有感

張希象

鴻雁哀鳴日。相逢處士家。良朋共樽酒。細雨濕林花。不學媿疎懶。能文羨俊華。歸來餘味在。竹露響窗紗。

除夕感懷

張希象

歲餘燈火萬人家。玉宇無聲斗柄斜。好事兒童喧蠟鼓。驚心客子惜年華。故園風味逐飛雁。此世情懷託暮鴉。一室暗香春洩漏。國魂只合寄梅花。(戊辰歲吾國曾選定梅爲國花)

送鶴銓東歸

張希象

尊酒論文日。陶然形迹忘。詩多君意苦。歲短此心長。化雨霑吾士。清風歸故鄉。海天帆影遠。珍重慰高堂。

雨中感懷

張希象

幽篁歷歷晚燈明。虛室燒香聽雨聲。四海烽煙何日息。長吟抱膝負生平。

酬鶴銓寄書

張希象

庭前展讀故人書。竹露霑衣月上初。四海雷鳴驚瓦釜。一生心寂愛蓬廬。樊與鞞鼓聲纔定。不夜雲霞興有餘。正是人間苦炎熱。北窗高臥意何如。(時鶴銓歸榮成故里榮成漢不夜地)

秋夜與諸友共飲鶴銓即席有作賦此和之

張希象

無端關塞起層陰。黃葉西風感不禁。秋色蒼茫雲外樹。客魂蕭瑟雨中砧。惜時共醉中山酒。灑淚空憐蠟燭心。花鳥無情偏有恨。吞聲淒絕杜陵吟。

贈劉秘監作琳

沈之洮

壯士長驅賦入關。遼陽久戍一時還。黃門鬢雪冰霜裏。記室功名汗馬間。早見田郎翔隴右。已聞謝傅起東山。行看滿目創痍復。磨盾歸來想未閒。

重陽前一日旋里德州道中作

沈之洮

棠梨村落染霜紅。匹馬輕車日未中。冷落鄉園新戰後。馳驅景物昔年同。番棉霜後開成雪。岸柳雲屯欲捲風。我擬避秦長住此。飢驅臣朔太怱怱。

挽籍亮儕

沈之洮

羣兒方叫嘯。老輩謝風流。低首文章伯。永懷風雨樓。(與君相識之夕在某市樓宴飲是晚風雨大作)才具空冀北。恨晚識荊州。無怪羊曇勸。(彥威有挽詩極痛)吾瀛大雅休。

聞雁作

沈之洸

半輪涼月下西樓。嘹唳晴空一雁秋。遍野哀鴻聽已慣。此聲轉覺不生愁。

出都口占

沈之洸

曉月蘆溝感昔游。依然佳氣擁神州。風懷我愛幽燕壯。旭日雙虹下濁流。

秋夜與效直蘇垣效寬彥威共飲

梁國常

關塞風霜急。飄零天下寒。征鴻雲外聽。落葉雨中看。捲地悲風結。回天來日難。狂歌今夜醉。牢落強爲歡。

冬夜感懷

梁國常

調鼎非時用。臨川徒羨魚。昔年京洛客。回首夜窗虛。感事興孤憤。同流念卜居。藏身人海裏。隨遇灌畦蔬。

歲暮送式南效寬還鄉

梁國常

同深世網擁青氈。孰識希聲陶令絃。離合已悲萍水迹。飄零又見雪霜天。殷勤共勗崇明德。拓落猶難寄一塵。臆鼓聲催歸馬去。獨嗟凝滯似誰憐。

與翰青重聚保定春日憶舊

梁國常

東風聽啼鳥。喜又結芳鄰。世亂仍今日。長歌猶昔春。潛園情冷落。南館意逡巡。試數同心者。平生有幾人。

感時

梁國常

三載種桑徒有悔。江流遺恨石吞聲。依然臺柳傷今日。又見衣冠滿洛京。築室寧存經久計。請纓祇是慕虛名。星星

不息燎原火。看劍中宵月色橫。

呈吳北江師十韵

周澍

文弊承衰運。途窮思故轅。憑誰浴日月。有筆蕩乾坤。八表聞名字。十傳溯本根。窺籬慚鳥道。破浪望龍門。始信鴻溟闊。回看井底昏。提攜驚未已。奮迅倏飛翻。萍泛憐茲世。灰吹憶小園。煙波開浩沓。風雨阻艱軒。果遂過歸願。終期覲掖垣。長懷依霽日。永夜變春暄。

至同口鎮

周澍

竭來勝地欲尋幽。牽挽年華遽不留。一萬五千裁幾日。雙拳隻脚自吾州。隄分南北勞歧望。水帶西東向塞流。折戟揚家今似昨。蕭蕭祇對蒨門秋。

登吹臺

繆鉞

梁王歿已久。歌吹有遺臺。當日稱多士。今誰識俊才。雲開芒碭遠。秋逐雁聲來。戰伐何由已。荒城畫角哀。

疎雨

疎雨夜猶滴。秋燈冷不明。西風吹落木。一夕滿孤城。北雁難傳信。中原尙阻兵。天涯幾親故。遠夢正關情。

籍亮儕先生挽詩

繆鉞

驚聞梁木壞堂堂。蟄伏孤蓬意可傷。(先生去歲寄余詩有蟄伏如藏三尺蓬推蓬身在亂流中之句)袖手知寒安石老。上書憂國賈生狂。春秋知罪他年定。李杜光芒萬丈長。我有羊曇感恩淚。一鳴曾記值孫陽。

扶病華堂歎酒樽。深宵相送雨吹門。談詩竊喜神猶健。愛士方知道益尊。一往永悲黃葉墜。餘哀忍觸舊書存。平生文字相期意。抱璞人間不敢論。

夏歷上元夕偕子植翰芳杜衡出飲聽歌夜歸有作

繆鉞

重雲未肯減餘寒。小市尋春強自寬。酒醉異鄉能化淚。歌聽水調詎成歡。飛鴻影事燈前憶。舞燕腰身掌上觀。莫謂放遊近荒宴。欲憑豪興慰艱難。

自大梁北歸述懷

繆鉞

驚波有止鱗。征途息歸駕。戒車序方秋。返輪時已夏。節物變寒暖。人事雜歡咤。欣拜老母康。喜弄小兒姪。舉觴樂天屬。細談美清夜。豔豔月窺簷。習習風滅樺。事變驚已多。一載恍猶乍。昔別令人傷。危途吁可怕。兩河戰方酣。飛彈激相射。旌麾森盈陣。絃歌猶繞舍。新聲說歐晏。古作研曹謝。處險慣不驚。回味甘如蔗。王城汴京古。繁麗長安亞。遺蹟半茫昧。傳說難憑藉。潘湖蕩清波。宋殿餘荒榭。河流無今古。盛業恩王霸。舞館奏笙簫。市樓羅酒炙。肉羹味最腴。鯉膾美無價。轉喉聲繞梁。拂袂香飄麝。宵晨足盤桓。朋侶相邀迓。樂餌過客止。登覽羈愁卸。上座道自高。都講日無暇。斯文傷儉薄。昌言肯寬假。未扶大雅尊。已遭俗眼訝。本無繇駒技。焉期齊俗化。陶公徑未荒。董生惟可下。

奉呈蘊生師

繆鉞

相逢道故雜悲歡。青眼猶如舊日看。早歲放言寧自省。亂流涉世始知難。十年漸悔空文賤。一世誰憐范叔寒。甘抱

焦琴遠俗好。中郎不遇肯輕彈。

感憤

繆鉞

曲突誰防患未萌。火焚危幕始知驚。東封竟作珠崖棄。兒戲真憐潮上兵。拔舍徒能觀士氣。哭秦孰肯履前盟。禮凶早識伊川禍。陳策無由愧賈生。

黃葉

繆鉞

辭枝黃葉欲安歸。尙逐西風故故飛。誰放秋聲天下滿。真成歡事眼中稀。種桑今有高原悔。霑露常愁素願違。猶有寒蛩三五輩。鷓鴣唧唧暫相依。

咏懷步阮嗣宗原韻八首并序

王瀛波

本年秋季，鹿邑創辦中學。強余長校。函件紛馳。代表三至。此間同學挽留甚殷。未忍即去。而又未能忘情於本邑。爰賦誌感。

憂來不自勝。素手撫清琴。一曲未能竟。涕零滿衣襟。悠悠萬里道。蕭蕭霜樹林。舉目增惆悵。何以慰我心。雙鯉頻北歸。孤雁又南翔。皋蘭被秋露。籬菊泛晚芳。感念故所知。徘徊不能忘。淒淒風露冷。鬱鬱結中腸。之子在萬里。佳人處幽房。簾幙閒不捲。鸞鏡無容光。何以慰我懷。展轉心內傷。

嫋嫋秋風至。誰云樹桃李。一自離鄉關。飄零從茲始。人事風轉蓬。鹿城多荆杞。千里賫書帛。云是故園址。男兒重道氣。輕薄惑吾子。秋卉有佳色。對此亦云已。

昨遊大梁苑。今到古睢陽。人生夢幻間。遑論垢與光。繁華能幾時。忽已披重霜。西風颯颯至。籬菊泛清香。昔日
紉與扇。今時袞與裳。俯觀流水逝。仰視浮雲翔。憂來酌美酒。情好永相忘。

問君何所適。言陟商邱岡。曠覽騁逸興。發使匆匆過。問答未及已。使我涕淚多。矯首望故鄉。渺矣阻關河。有翼
安得飛。相對空咨嗟。

月明滿地霜。餘輝透空帷。舉手弄清影。回首空傷悲。滿懷獨愁苦。徘徊將告誰。披衣出前庭。長跪問素暉。漏殘
風露冷。何時使君歸。

緩步陟高岡。遙矚秋雲外。曠野何莽莽。渦水長一帶。宋道豈云遠。鹿里無時會。云是蘭蕙佳。杞柳亦何害。願君
假明德。鹿里永世賴。

問我適何所。我乃陟高岑。茫茫迷古道。漠漠望平林。長嘯激清風。逸興屏塵襟。獨遊美屈子。佳會愧山陰。鳴鳥
何處翔。寒蟬噤無音。顧影自歎息。連翩傷我心。

十一月卅日偕厚軒經故宮左掖

第一班畢業生王懋德

當時翠輦流連地。此日荒庭任轉蓬。一片頽牆凝薄霧。兩行古木動高風。長門殿裏愁顏絕。玉苑堂前巧笑空。惟有
勝朝天上月。年年還照帝王宮。

辛未中秋前二日述懷

第一班畢業生王懋德

期近中秋節。愁隨玉露多。草衰連古戍。雪暗接長河。悵望悲離黍。哀吟戀舊窠。銜冠頻按劍。日暮淚如何。

讀步兵詩有感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夕陽映疏簾。風吹樹影移。苦將詠懷意。說與阮公知。卽此南山下。采菊向東籬。

效陶彭澤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庚戌初秋，小雨連綿。余適讀靖節詩。感發起興。因成斯章

甫誦淵明詩。窗外雨如絲。風寒摧葉落。衣單念母慈。乃知人間苦。最是生別離。

和澤浦遊公園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時牡丹盛開。遊人如織。園官解事。夜懸籠燈。用便觀者。及余等去。燈已下矣。

忽傳牡丹放。月靜天如水。一路清風去。籬邊晚涼起。問君此何意。意在隱約裏。

感懷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人生一刹那。忽若風吹塵。妙道孰能解。憲章亦沈淪。世競刀錐利。無復古風淳。萬事原如許。惟有守吾真。

遊頤和園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萋萋陌上柳含烟。綠水迢迢一釣船。俗客爭誇山水好。莊生得意已忘筌。

桃李春風處處花。半山幽徑夕陽斜。扶疏古木田園小。絕似武陵避亂家。

中秋夜感呈鑫章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崇武

坐落乾坤魯雨生。濟時不信短衣榮。迷方敢悔殘經誤。風雨猶思雞一鳴。樹湧寒雲天共遠。星垂暮野月同明。客鄉

對子淒迷意。落葉黃花秋滿城。

除夕與故友共話通明寺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崇武

寺晚人猶靜。歲寒風更侵。青燈亂雪夜。樽酒故人心。苦竹豈殊俗。兼葭多自沈。來年飄泊否。惆悵暮雲深。

種橘一首寄懷鑫章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崇武

十年種橘傍清池。碧葉垂垂挺秀枝。雲湧時愁蕭艾長。月明每喜暗香滋。致期雕飾玉盤荐。權閱芳菲待故知。閒逸
聞君好雋味。一枝聊寄慰相思。

雜詩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崇武

茫茫蒼樹林。翳翳熹微光。征夫懷遠路。于役起悵徨。人壽豈金石。榮衰若朝陽。奈何黷民力。秋極肅嚴霜。牽牛
河漢女。咫尺猶可望。嗟我參商星。浮雲日以翔。日翔何時已。引領情內傷。羨彼蘭蕙葩。揚輝千仞岡。鬱鬱百丈
松。扶疎繞其旁。雖無美人折。本心自芬芳。

登瞻麓亭遠眺

第三四班畢業生耿魁掄

薄暮鴉聲亂。登高驚客心。寒雲低曠野。朔氣盪層陰。古木風中瘦。孤村霧裏深。天邊烽正急。涕泣感吾襟。

感時二首簡晚九河南

第三四班畢業生耿魁掄

悶久驚時變。春來天地新。微雲飄自遠。一雁感何深。羈旅憐孤影。開懷惟苦吟。窮愁千萬縷。南望獨推心。
曖曖春先至。微風暮影斜。小橋流細水。新草茁平沙。樹樹雜啼鳥。村村亂積麻。文章千載業。莫負好年華。

日暮

第三四班畢業生耿魁掄

麥隴青無際。春城眺望餘。輕烟籠遠樹。孤嶂印晴霞。
(保定城西有抱陽山每天晴雨霽望之高聳雲端)鳥宿千章樹。
門關一兩家。悠然垂暮靄。明月半輪斜。

自遣

第三四班畢業生安廷璋

爲愛青山雜水音。願同野鶴臥松林。他年寄託遙深處。載酒尋詩物外心。

月夜

第三四班畢業生安廷璋

春城古樹晚棲鴉。客館孤燈欲落花。百感入懷人不寐。曉窗殘月半輪斜。

暮春偶感

第三四班畢業生安廷璋

孤城敗堞落斜暉。杜宇聲中獨掩扉。滿樹春光留不住。殘紅無賴繞空飛。

題文科第一班卒業攝影圖

第三四班畢業生安廷璋

同窗二載情何限。分手踟躕淚不窮。細雨花前留片影。他年泥上認飛鴻。

詞錄

齊天樂

歲聿云暮東裝將歸夜永燈孤悄然賦此時在大梁

繆鉞

青松欲作留人計。那堪歲華遲暮。照影燈寒。催更柝緊。愁絕天涯羈旅。臺高意古。恨濁酒黃花。良辰空度。才盡江郎。苦吟猶是舊時句。梁園寒色幾許。又一番天意。暗換烟樹。飛彈鳴空。金戈照眼。猶記來時征路。閒愁莫數。想枯草雙輪。日斜歸去。回首高城。淡雲遙目阻。

眼兒媚

去歲余購盆桂一株清矯絕俗今秋南遊大梁歸後聞人言盆桂茂發風香鬱然悵余未及見也

繆鉞

嬌黃不忍負清時。曾發最繁枝。巢空燕去。花開人遠。冷落仙姿。幽香若解離人意。應是向南吹。疎欄月淡。清宵露結。有淚偷垂。

八聲甘州

一月廿四日偕子植杜衡遊龍亭歸飲酒肆

繆鉞

問匆匆，何事又辭家。寒風正愁人。是年時乍換。柳絲未覺。不算新春。人道此亭最古。登望渺煙塵。紅日無言下。容易黃昏。多少故王宮殿。倚闌干不見。空見浮雲。歎繁華銷盡。欲夢也無因。臘淒迷籠烟遠樹。似向人，欲語又含顰。人間世。興衰如此。且進清樽。

念奴嬌

偕孝寬南海泛舟

繆鉞

瓊華太液。正澄明百頃。更無風雨。水殿雲房三十六。金碧觚稜如故。帝子無家。池波空綠。短夢移今古。斜陽雖

老。愁痕猶掛煙樹。長是夢落江湖。幽燕倦旅。無計成歸去。蕩槳扁舟輕似葉。且向中流容與。高柳吹涼。冷香催句。欲共荷花住。與君記取。石盟休負鷗鷺。

滿庭芳秋懷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葉落枝驚。風狂雨驟。空庭一夜寒生。碧窗人倦。明滅伴孤燈。紅蠟尙知人意。同垂淚，直到天明。愁眠覺。惱人最是。雨打敗蕉聲。虛名。自古是。花間朝露。夢裏浮生。問扁舟何日。水碧風清。看盡一江細雨。洗綠了。滿面浮萍。蘆深處。沙鷗野鷺。相對弄新晴。

探春慢

第一班畢業生王懋德

泮水香消。黃花色褪。點點螢光掠亂。玉壁生寒。錦屏乍冷。怎奈秋窗孤館。念幾番歡夢。又簾外蛩聲悽惋。擁衣獨對殘燈。新愁雖翦難斷。遙憶蓬萊路遠。更萬水千山。夢魂遊遍。雲鎖樓臺。風迷關渡。青鳥難尋羅幔。懶懶開朱戶。頻凝眸，銀河無岸。數盡殘星。月斜人在深院。

菩薩蠻

第二四班畢業生王金章

更殘月落深宵永。輕衾難耐孤燈冷。惆悵夢驚回。聞箏聲正哀。平生多少恨。留待花開問。盼到看花時。新愁又滿枝。

添字采桑子

除夕與友人
共話通明寺

第二四班畢業生王金章

青缸暗淡鐘聲靜。輕鼓瑤琴。輕鼓瑤琴。佳調成時，同是淚中人。今宵莫話淒涼事。聊進金樽。聊進金樽。醉看

明年，風雪捲重門。

水調歌頭

校中桃花皆白
色異而賦之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章

幾日半晴雨。催破小桃枝。借來冰骨梅魄。簾外弄清姿。銀蕊有心無語。似怕他鄉獨客。難禁故園思。大地遍春色。猶懶掛紅絲。碧窗前。人靜後。月來時。最堪消受。幽香偷入繡羅幃。都道朱英易墜。須信玉顏寒潔。也怯曉風吹。更看清明後。芳徑落花飛。

風流子春遊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章

炊煙籠曲道。殘陽下，碧柳試輕柔。看枝染桃啼。路飄楊淚。繁華滿眼。不似清秋。暮雲外，輕鷗翻細浪。翠竹繞層樓。香閣重欄。夢中新恨。一天芳草。眉際離愁。年年春光好。都消在，惆悵綠薄紅稠。今歲此番佳節。且任遨遊。縱連夜狂風。數聲哀雁。盈眶珠淚。未詳頻流。痴立渡頭橋畔。吩咐孤舟。

山花子

第三四班畢業生王章

昨夜寒聲鬧舊枝。敲愁更鼓到孤幃。病色漸隨秋色瘦。怕人知。葉落忽驚風訊急。雲低深恐雁行迷。都爲夢中珍重意。又添衣。

文苑詞錄

雜

雙雙

徐市故事之演化

馬培棠

燕齊沿海之區，思想自古而異；蓋其耳目所接者，大海汪洋，胸襟擴展，故冥想之能力特強，學術界遂獨立一幟。戰國時，在位者，復加以提倡，齊宣燕昭，廣招賢者；於是燕齊之間，學者輩出。有鄒衍者，最蒙兩主之優遇；深觀陰息陽消，而作怪迂之變，聽小推大，至於無垠，其「大九州」之說，最爲特出，變昔海內之保守，而啓發海外之尋求。惜乎，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而怪迂訛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史記封禪書載方士之說曰：

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

其說可信與否，無容置辯。而世主聽之，尋求不遺餘力。齊宣燕昭而後，頗不乏人，其最大規模而盛爲後世稱道者，首推秦皇之使徐市。始皇以蓋世英雄，統一天下，因思長生久視之道，永臨茲土，於是三神山之奇草，大動始皇之聽聞。

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史記秦始皇本紀）

案三神山者，本係方士假託之詞，粉飾鄒子之說，以邀世主之寵。及秦王之世，徐市竟要求與數千童男女偕行，誠若求仙，何用此長物；而其所以爲此者，當別有故。攷自齊宣十八年，鄒衍講學稷下；至秦王二十八年，徐市求仙

百餘年中，方士入海，當未斷絕，東方秘密，或已略知一二。徐市抑據過去之經驗，知東海之外，尚有大陸，而爲殖民之舉，以遠暴秦之刑殺乎？惟其最可疑者，去而復返。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連弩射之。」

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史記秦始皇本紀）

返而請善射者，或其至彼大陸，土人不使登岸，乃歸詐武力以隨也。而史竟無明文詳其後，只云：「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所謂「入海者」，當時本多有其人，是否徐市等，又武裝而去，未得而知，此誠史記載事之未周也。然猶有最矛盾者焉。封禪書曰：

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

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

本紀之文，含混未盡；此則簡練明白，記載殊乖。一則曰遣徐市，一則曰使人，果誰使也，烏有若大舉動，而不著其使之名者，是徐市其人，不能無問題也。一則曰費多恐譴，而有鯨魚之苦，名言其詐；一則曰船交海中，以風爲解，若系實陳；是其入海之經過，足以起人之疑問也。一則曰請善射與俱，似有再反之心；一則曰遇風未能至，更無防禦之文；是還而再返之說，又使人不敢劇然承認也。且其大不同者，尤不在此。本紀稱始皇二十八年，初使徐

市入海。至三十七年，不得藥而還。九年之中，所費巨萬，卒爲蛟魚所苦；始皇不知其詐，夢戰海神，因以致疾而死，則此事之有關重大，自不待言。而封禪書所載，茫無年月，但以後文推之，則在二十八年無疑。及敘入海者還，乃在同年，與本紀相差九年。雖於後四年，考入海方士，蓋指本紀三十二年所載之使盧生求羨門高誓，使韓終候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及盧生入海還等而言。如其然，則「後五年」，即三十七年，冀遇仙藥不得，非冀徐市之藥，明矣；後文更輕提曰：「還至沙丘崩」，則徐市無與始皇之死也，更明矣。由此觀之，徐福傳說，最初已不一致，故一人之筆，竟若是其參差也。

徐市故事之參差，即足以證明其事，根本恍惚；然卒以得盛傳者，誠以數千童子，無辜流亡；萬里海外，所費不資，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及漢代秦統，始皇虐政，益爲家談巷議之材料，而徐市故事，乃得隨風流行。但爲便利口說計，爲取得懸信計，則徐市傳說，勢必先求一致。其不同者，巧爲刪改；其固同者，更求演義。事實既定，結果尤須痛快，以重始皇之不德。故其後九十年中，徐市故事，大見進步。漢武元朔五年，伍被引市事以諫淮南，可代表本期傳說之演化。

昔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淮南列傳）

此說最大特點，有五。一改徐市爲徐福。抑以前說未定其人，而另有攷證也？或曰：「市本作芾，芾與馘同，音福

，後人因誤作徐福。」至今因之，不復作徐市矣。二徐福第一次隻身入海，確知有平原廣澤，欲王而無所藉。每讀本紀封禪之文，疑徐福入海之突然，至此而釋。三僞言至神山，見神藥，游神宮，與神談話，以動始皇之聽。特加重仙人神藥之描寫者，發揮本紀封禪可得與望見之義也。四所以不得樂者，乃王之禮薄，以詐取童男女五穀百工，而爲止王之預備。以見其求之有因，刪本紀封禪蛟風之詞異。五秦王許之，遂作二次游，而王平原廣澤，以遂徐福之志，以快讀者之心，而補本紀封禪之所不及。徐福之來去，既已言之成理；則昔日傳說之紛歧，於斯乃定。班固撰漢書，因司馬說而不變。（郊祀志因封禪書伍被傳因淮南傳有略無詳）

西漢傳說，較前固爲進步，而仍有未滿人意者，即徐福止王海外，其平原廣澤，果何地乎？是求知者，與好奇者，不能再問者也。比及後漢，說者補之。

會稽海外，有東鯷洲，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後漢東夷傳）

叙求仙事，較西漢爲略，蓋因前說，無甚殊異也。其所異者，決定止王之所，名曰澶洲。後漢之時，已有數萬家居其上，如此可驚可喜之成績，固恐人之不輕信也，於是一曰其人時來會稽易市。二有人遇風，誤入其境。三吏給人以不可試驗之詞曰：「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此作僞之方法，更密矣。雖然，海外樂園，吾民冥想而思求者，久矣。茲有澶洲，誰肯舍之；縱使絕域，其奈皇家之力何。故至三國，吳大帝遣將求之。

黃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

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縣（按地名與後漢不同）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

（三國志孫權傳）

澶州人既能至會稽，何以大陸人不得至澶州。而卒不果至者，乃澶州及其易市人，固長老之傳言，烏足信也。但終後漢之世，幾二百年，則其深入人腦，牢不可破明矣。故引起吳帝尋求之野心。孰意經此實驗，乃證明其爲子虛烏有；於是人之信仰頓衰，而徐福亦因成爲理想之人物，一入於玄虛。故至六朝，徐福乃成爲神仙家之材料。

祖州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啣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圖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州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采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州，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海內十州記）

澶州既不可得，則衆人之迷信，無法維持。神仙家乃改澶州曰祖州。祖州者，海內十大仙州之第一州也。當然仙草之產生，不必再有三神山之想像，而徑謂產於祖州。且始皇先見仙草請教鬼谷，然後使徐福求之；其所以特詳仙草者，神仙家言也，故童男女數千人，無妨省至五百人，略資點綴。福亦得道之士，又有字君房。隋唐而還，因十州記之說，無甚刪改，惟更加多徐福之神秘性。

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曰：「形體如是，寧可久邪？聞大海中有神山，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齋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賚所携，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邪？」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餐也；但恐不盡耳。」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貨，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元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太平廣記）

徐福故事，至宋修太平廣記，作僞已造其極。自秦及唐，將及千年，而徐福僅鬚髮白，其僞已不值一辯矣。案徐福故事之初行，恍惚性與不實在性，固足引起人之懷疑而有餘。只以幾經修改，歷兩漢其說乃定。至三國起而實求之，始知傳說之非真。神仙家乘機加入，徐福卒被以道士之名，長生不死，能醫百病；諸此無稽之談，若妄據爲史料，而謂徐福爲我最古海外殖民家，是甚於據三俠五義，而謂包龍圖也，豈不可憐而可笑。

遊熱河回想記并序

第一班畢業生李宗信

余年甫十齡。以故隨母出古北口。過長城而至塞外。爲年尙稚。經歷多所遺忘。然余故嗜山林者。野草雜花。

青峯碧渚。有桃源之意焉。茲就靈臺所能憶者。書之用觀覽焉。

熱河本屬特別區。土地空曠。人烟稀少。隨山萬轉。不見村落。然荒山野樹。古木幽林。在在足以使人浮雲富貴。滌
澡心神。偶有老農耕種山坡。亦淳厚饒有古風。自食其力。不復知當今爲秦爲漢也。余乃孤僻之人。入而不能出。
視今之通都大邑。何啻霄壤。靜言思之。恍惚若有所失。而感人生之無趣。

某縣有大閣鎮。較爲富庶。伯父寓此營商。余隨之讀書。同院有某氏女。頗健壯如男子。時時共遊於河套。沙明水
靜。亂石青紫。小魚浮游上下。多不畏人。曩哲有言。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禽獸可羈繫而遊。鳥
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余固非至人。然古野荒寂之亞。鳥獸亦多簡質。視近世之僞詐虛榮。不可同日而論也。

家大人曾任職於木值局。專司木材稅務。余曾隨侍數日。局地爲小屋數間。積石爲基。上覆以茅。居之頗適。前有
大河。水至黑。終日滔滔。不舍晝夜。聲聞數里。上有獨木橋。行人頗危。余以年少膽壯。飛行其上。以爲能高。
豈知塞外水寒。湍流絕急。略一失足。卽成永恨。至今思之。猶有餘慄。

居人家有田產數十百畝。山坡居多。林木叢叢。樹葉沙沙作響。氣象極爲森嚴。余雅嗜孤靜。童稚卽然。暇輒閑散
幽林中。落葉盈尺。一片淒涼之意。令人生感。

大閣同居某。一日相約捕魚。至一大河。水甚濁。流亦激。魚蝦之屬頗多。余最喜捉魚。唯水勢甚湍。又兩山之間
。僅此藐爾二漁夫。滔滔滾滾。甚令人悻慄也。

余每覽青松。輒觸舊懷。往時侍家大人於木值局。每日晨起。輒與一二兵役遨遊山中。青松扶疏。一塵不染。天空
朗靜。真乃一片清涼世界。日後不得意時。此地決作余之別墅云。

旅途中。經山澗。有小流抱山行其中。水至清淺。地上青紫小石。紛列中流。而自然成序。小魚往來上下。有優游者。有急疾如報信息者。有爭餌而掉尾者。仰而觀天者有之。俯而察地者有之。憶莊生云。鱖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惜深山幽谷之中。無惠子其人與吾辯其樂否也。

由某地遷某所。家人乘車。余漫行隨後。野桃與杏花皆開。粉白芳馨。令人低徊。面前有深谷。余弗察。足履不止。苟再進跬步。卽成粉齏矣。回想猶覺戰慄。唯當時突然發現。率爾翻身。此爲平生破膽之第一次。

還家時。與同族長老。各騎一驢。家人乘車隨於後。余屢顛屢起。有時輒立驢背上。大聲呼號。及渡河。行至中流。驢弗前。頗費人周旋焉。

附

錄

11

12

讀汪容甫經舊苑弔馬守真文

四年級生王保民

余讀汪容甫經舊苑弔馬守真文。清辭妙句。實堪鑑賞。才美文工。尤堪愛慕。然其路經歷。嗟其荒涼。援翰述志。比身庸妓。則嘆其狂愚。古今罕見也。夫馬守真者。秦淮間一妓耳。託身勾欄。倚門賣笑。伴人作戲。啼笑由人。雖妍姿綽約。工擊晉謔。含毫繇逸。蕙心盤薄。每當燈紅酒綠。檀板輕敲。柔聲低唱。一醉消魂。而坐席未溫。改服他事。體不自主。動不由人。方之蠹魚。已不逮矣。且其生也。流落風塵。託身賤業。其死也。色蕙風情。與身俱逝。名不得留。家不得保。徒負父母撫養之心。造物生人之德。則又何足慕效哉。汪容甫身處盛世。多接名賢。持身高潔。文采斐然。一時傾彥。爭相推重。後之學者。同心贊賞。雖不足立功當時。名流天下。亦足以稱譽後世。千祀不朽。較諸守真。則猶雲泥之別也。馬守真生爲女子。孑然一身。弱植亂流。實難固立。故其託身樂籍。寄足青樓。誠非得已。而容甫雖單家孤子。寸田尺宅。而簪筆操翰其職也。服從府主其分也。且掛綬歸隱。昔賢恒軌。何云不得已哉。蓋胸懷經綸。感時不遇。觸目愴怛。難獲知己。故禰生遇害。猶言可以不恨。憤時哀已。良堪慨焉。然乾隆之世。宇內宴然。名賢相交。苔岑結契。今者歐風東漸。學者徒尙皮毛。或邪說小道。矜諸雅言。或東書高樓。妄談創造。世變道微。迷津忘返。設容甫處此。則又當如何也。豈獨弔一庸妓而已哉。嗚呼。容甫身懷遠識。得志無時。比身庸妓。終歸狂愚。嗚呼痛哉。

與友人論救國方策書

四年級生王保民

清萍仁兄足下。邇來日人起釁。調兵吾國。肆意殺戮。搶掠焚燒。死尸遍野。血流成川。無數同胞。無辜罹難。嗚

呼吾國土地喪矣。人民死矣。國勢奄奄。其將亡矣。吾兄身居燕北。性夙慷慨。能不捶胸頓足。號呼悲歌乎。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吾國千鈞一髮。亡在須臾。如殘燭立於風雨之中。危檣蕩於狂濤之下。若有心肝。豈忍坐視。如再搖尾乞憐。求援他國。非惟無濟。實亦可恥。故救國之策。宜速圖之。失以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當即同舟共濟。萬衆一心。警告將領。速弭內訌。喚醒民衆。堅持到底。一鼓作氣。橫海而東。何不可蕩平倭奴。喋血虜廷。而復此國仇乎。此方策之積極者也。夫世道之污隆。國運之興替。教育尤關重要。先哲講學。有樂天知命之說。後人誤解其言。一切委之於命。曰國之存亡。天意所定。人民之於國事。不聞不問。其躬潔白之操。懷忠塞之節。治經世之術。抱匡時之才者。或體不能帥其氣。勇不能輔其仁。遂至徒事退縮。不圖進取。或遜世隱居。寄情山水。自居冥遠。弋人何寡。或以爲道絕世非。難復救樂。則長吁短歎。憂傷憔悴。若此之流。身存心死。固無道矣。而秉國鈞者。類皆存五日京兆之想。非因循。卽顛預。爭營利祿。奔走富貴。自謂國勢難振。囚奴待決。或趨奉列強。狸仗虎勢。嗚呼。人心死矣。且近數年來。講學風絕。狗彘不食之敗類。嚶嚶然不明自由之主旨。平等之真義。剽竊彼粗淺偏設之說。轉相簸扇。蔑棄道原。醉心破壞。斷送國家。千奇百怪。瞬息萬變。噫。若爾人者。縱不爲國家存亡計。獨不爲身家寄託謀乎。嗚呼。人心變矣。國將亡矣。我華夏其真將步朝鮮後塵乎。我華人如欲自存。必也力斥偏駁學說。改定教育方針。訓以救國觀念。教以復仇思想。勵行義務教育。實現人心改造。學以致用。救國爲懷。此法見效雖緩。實爲救國根本。吾兄高明。以爲如何。嗚呼。西風已起。秋草將黃。外侮方亟。國亡無日。志士仁人。諒多憤懣。如有高謀。尤祈見示。臨書愴怛。不盡所言。率貢狂愚。惟希裁覽。不宜。敬請近社。

故鄉

四年級生崔文彬

高陽爲河北要邑。商業冠燕趙。形勢重三關。吾鄉處邑東南。本縣之要衝。古之漫洋里也。瀟龍河蜿蜒於南。汽車路迤邐於北。馬路縱橫。以資連絡。水舟陸車。交通至便。隰原沃壤。形勢天然。民俗敦篤。樸直。剛強果毅。最喜排難解紛。必至事寢而後已。足表燕趙慷慨之風。兄友弟恭。懷家室融融之歡。士氣激昂。有瀝肝報國之節。蓋得天獨厚。出於自然者也。

村南有橋曰安瀾。當高陽蠡河間等縣之連接地。爲吾縣東南貨物之運輸中心。亦水陸交通之銜接點也。人煙稠密。車船蟻集。爲吾鄉之附屬區焉。

鄉民情況。半耕半織。且學且商。怠惰者不容於父老。荒蕩者見棄於鄉鄰。故人知發憤。家務辛勤。村外長堤起伏。足以怡情。綠柳垂陰。亦堪遊憩。春耘秋穫。歲累盈餘。雞犬相同。頗足自樂。耕有餘暇。家多務織。既祛蕩逸之習。且得自給之利。營商者出遊各地。負笈者散於四方。男女學校各一。教育普及。鄉風開化。有一日千里之勢。邇來求學遠方者益多。亦吾鄉之一好現象也。吾鄉人其持守而發揚之。

讀書笱記自序

四年級生翟文炳

聖哲之姿。天才聰穎。過目成誦。久誌不忘。其爲學也。固無需乎劄記矣。然而天賦不同。智少愚衆。故以有限之天才。讀無窮之典籍。必難盡記無遺。由是則劄記尙焉。且夫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測難詳。缺漏無補。學者雖沿波討源。仍恐多茫然莫解。故筆之於冊。圓照博觀。自可融會貫通。萬疑盡釋。此非但補記憶之不足。而猶增爲

學興趣。造成就於無涯矣。故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不可不作劄記。清儒之治學。尤得力於此焉。余自入學。年在髫髻。迄今十載。業無一成。對於古籍。每至稍有疑難。輒茫然靡察。有如聾瞽。雖經教師講解。然亦多遺忘。故古人之佳作名言。誌於心者。實無幾焉。此豈非無劄記之咎耶。今吾欲挽前失。自斯爲首。悟已往之諫。知來者之可追。凡讀歷代之書。卽援筆而記錄。略其污穢。集其精英。稍有疑難。則書於簡編。提取其要旨。非敢期編著書篇。以傳來葉。庶可日積月累。助學業之增進而已。

寒假紀事

四年級生董舉元

惠風東來。青苔復碧。暖氣消冰。浮鷗漾水。嚴冬逝而暖春來。寒假度而課復始矣。流光如矢。倏離校而倏返校。聚散無常。方分袂而又連襟。同窗對坐。紛談家居之風味。二三促膝。互道月餘之離綜。所述紛紜。各饒其趣。可歌可泣。可樂可傷。集而錄之。堪成一部大好之遺愁集也。余際此。心亦念是。忽憶假中逐日之瑣錄。尙貯諸書篋中。啓鑰出之。則已頁散篇零。狼藉不堪。蓋途中車馬顛簸所致也。當時作字草率。乍視常不能自識。於今觀之。益覺其依稀莫辨。欲棄置之。復念月餘心情。盡誌於此。棄諸故紙堆中。殊爲可惜。故復略其繁細。集其可以存留者。筆之於書。使成篇章。而名曰寒假紀事。

假前。期試既畢。同學言談中。道及遙遙假期。將何以度之。或曰復習故課。或曰專力爲文。或曰運動練身。或曰安閒以了。余亦心口自問。獨計應爲。念及國難當頭。人負拯救之責。吾鄉鄙陋。尙或不明真像。曷不訂報於家。假茲長假。而作宣傳之舉乎。意既定。乃履行之。抵家後。果如所料。適同里宋君。亦具斯懷。歸自天津。與余聲和。乃日以報載語諸里人。而里人亦樂於聽聞。常環繞成周。如觀劇者然。日語不倦。亦快事也。

歲事既迫。人購爆竹。家製紅燈。每月之爆竹費。約達五元左右。其富而恣肆者。恐四五十元亦不計也。若許之金錢。付諸一響。察其所餘。僅留灰燼。曷若捐諸將士。而令其爲國家爭人格謀生存乎。興言及此。不禁潸然。雖然。修身可以齊家。不能治人。須先束己。吾家今歲決不能多購此物也。

除夕夜。家人具酒肴爲守歲舉。父母兄妹等依齒而坐。飛觴倒盞。樂叙天倫。酒酣耳熱。萬感萌動。念及年已弱冠。卒業期屆。所學無幾。何堪立足。不禁慘然而退。至書案前。執筆爲銘。誓求與時俱進。隨新年而更轉也。

與友人論文書

三年級生張德榮

亞安足下。判袂以來。已有數月。兼葭蒼蒼。時深悵念。弟本才薄識淺。虛呈厚眷。間以文章之事。今粗陳鄙見。惟大雅教之。

天降下民。皆有情思。情動於中。則欲外發。口傳爲語。筆達爲文。文章之興。濫觴於此。其後人智日進。人事日繁。文學材料愈富。文章述作愈多。春秋戰國。列強競存。往來交際。辭令爲尙。以文道志。微言相感。蘇張繼起。縱橫取位。諸子並馳。各樹宗派。文體之形。備於此矣。沛公立基。辭賦大倡。光武定業。古詩肇盛。歷魏而晉。玄風大扇。六朝繼軌。駢儷特尙。理不勝辭。華而忘實。文去其實。將焉足貴。故韓愈起以振八代之衰。力倡古文。從此古文駢文齊足並馳。元明等代。士各有宗。不絕如縷。滿族入主。建國爲清。崇尙帖括。以縛士心。興文字獄。以殘士風。於是知者專心考據。庸者惟志功名。二百餘年。作者寥寥。文章之衰。可云極矣。民國黎明。歐風東漸。革命伊始。士氣沛興。力求便於實用。白話滋生。甚則數千年之文學。以不便民用。擲若弁髦。棄若燕羽。貴俚俗之語。賤大雅之文。狂呼躁叫。號爲歐化。士子不知。逐之東走而不知返。可慨也夫。

夫魏文帝謂。「文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文可以經國。若夫動天地，感鬼神，正人倫，美教化，爲其獨擅。而寓理寄諷。悲憤抒情。昭實載事。記述往史。匡時正俗。感。化人生尤爲特技。文章之功可云極矣。

祇作者不一。代有變異。不過輕重不同。形有不齊。而其文旨則一也。假物興詞。託物寓志。指事直陳。爲文之法雖不同。而其感人亦一也。故弟略陳文章之蛻變。以端趨向而識根本。勿以語體白話。爭豔時髦。迷津不返。庶幾稚子小生。不受其濡染之毒也。至於文從何體。約皆不拘。求其意簡詞賅感動目而已矣。

僅據所知。略述宗趣。惟高明教之。此請

文安。

張德榮拜啟

歲暮回憶

三年級生劉鴻鈞

余入培德，二載於茲。觸殘景而嘆息。逢歲盡而傷感。謂歲不我與。將與萬物同盡。是以歲暮悽涼。足感人生之不快也。前年傷前年之歲暮。非昔日之歲暮。而我猶爲昔日無爲之我。然去年何嘗不嘆去年之歲暮。非前年之歲暮。而我猶前年無爲之我乎。若曰昔日未立志。宜有前年之傷。前年立志不堅。亦應有去年之嘆。然則去年何嘗非立志未堅。而應嘆亦何獨不然。然今歲已盡矣。曾無如常年之感者何。蓋常年無日人之猖獗。無華夏之危機。無民族之奇耻。無國家之大辱。滿洲權利。未盡入蝦夷之掌握。東省同胞。未曾受倭奴之屠戮。個身之可傷不足算。國家之可傷爲足哀。傷國家尙不暇。何暇傷已哉。然深考我國之所以至此。非我國民多類我之可傷者之所致耶。夫所謂猶昔日之我者。言道德學問毫無增進者也。是以如有一人類我。則一人不增進。有百人類我。則百人不增進。通國類我。則通國人不增進。通國人不增進。國家何能不衰落。誠如此。受人之侮辱宜矣。假使我國人皆立志圖強。日進

一日。勿使歲暮回憶爲可悲。而令歲暮回憶爲可喜。則我國發展有日。盛強有望也。

鍾嶸詩品序書後

三年級生王蘭會

天降生民。咸懷情感。應物而發。遂爲吟咏。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自夏迄商。頌聲時聞。葩經三百。亦云周備。斯時也。詩頌皆被之金竹而歌唱焉。然不聞有持宮商之辨。四聲之論。以爲詩者。蓋文之興也。始於自然。音韻天成。非可力强。爰逮宋氏。則四聲八病之說。獨盛當時。一世之士。各相慕習。而仲偉獨斥其非。以爲當時詩詠。既不被之金竹。亦何取於聲律耶。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亦可入於歌唱。則重音韻之意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若盡依聲病之說。卽有高言妙句。觸情欲發。非懼犯於蜂腰。卽恐違於鶴膝。則跬步皆荆棘矣。

自白話之興。新詩亦繼之而起。一世之士。不暇顧問。趨時東走。有如中狂。或駁之以失古詩諷詠之意。則答以既不拘於聲病。且平暢而不用事。深合仲偉之旨。謬矣哉斯言也。夫仲偉之斥聲病。非欲盡廢聲律也。獨以沈約等之說。失於苛細。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文製固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非若今之詩體。盡去平仄。五六雜言。屬詞無方。二人共話。可爲佳製。小鳥空中飛。相歎高言。軟軟地春風。以爲勝語。見譏達人。猶矜創獲。風雅之道。由是不振。吾望領學之士。挽此危機。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流於鄙俗也。

與友人論文書

三年級生郝世楨

前承惠書。敬悉種切。弟才疏力小。樸昧寡聞。又焉有論文之見。顧如足下所言。今人爲文。舉皆不務考其本源。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嗜奇而憚正。稍得一二。便操斤斧。皆有弊帚自珍之蔽。則弟之私見。實與賢者相磨合。夫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今人爲文。以爲兒戲。臨文則連篇累牘而不止。是以偉製鴻文。無從得見也。求一實心作者。文含至道。探本振源。判情析采。不可亟得。或僅有之。爲數亦極少。况自白話之興。士視文墨太易。黃茅白草。彌望皆是。以此而表文物而抒人情。是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齟齬而鮮當矣。弟之言此。非欲學者勿治白話之文。但欲學者。勿忘本蒐枝。遺源逐流。鄙意爲文。主於虛衷尙實。棄一隅之解。而求圓照之象。簡陋之論。尙希教導是幸。此致某某足下。郝世植再拜。

文藁自序

三年級生張國英

余自幼時。身體不健。精神萎靡。腦力疲敝。研究學業。無深造焉。譬之肆口大嚼。而無消化之力。安望滋養乎。洎年稍長。適以體育爲重。體力日強。讀書之際。精神充足。血脈流通。痼疾漸除。記憶力增。心靈活躍。遂延師就學。九歲甫入小學。學業稍具基礎。十三歲考入高小。越二載卒業矣。

噫，念曠昔讀書。所獲無幾。自入中學。賴良師之諄諄教導。始稍得致力於學。學識志向。漸次擴大。披閱書籍。于其所覽讀。稍稍得津塗矣。適合材料。摘錄要目。撮取大意。以備遺忘。而檢閱之。變化取質而略其形。提擷精華。淘汰糟粕。倘同時發生感想或有所評衡。卽附加按語。以免忘却。俟將來有進益時，加以修正。日積月累。彙爲卷帙。姑存之以覘心得之一斑耳。

本校校舍規模記

一二年級生薛 坤

余校名培德中學校。位於保定北下關外。全校校舍。分南北二部。中隔操場。北部昔為河北大學校之醫院。屋宇宏麗。民國十三年。該院遷於西關。本校乃設於此。課堂院中。雜蒔花木。課堂前後。為諸生寢室。左為工人宿舍。及浴室等。最後小院。積土為丘。登之可遠眺野景。當茲春光明媚。景物宜人之時。院中花卉盛開。芳馨撲鼻。清雅可玩。此本校北部之佳況也。南部之屋甚狹。多為諸生寢室。及圖書室等。講堂僅二。臨操場櫛比而列者。則為諸教師所居。於前院中。闢小園一區。所植雜花草。亦頗可觀。本校校舍之規模如是。至於校風之醇厚。成績之優良。遐邇俱聞。故不縷述也。

本校游藝室建設記

一二年級生宗鎮鐵

經史子集。小說雜誌。讀之誠可啓吾思想。增我知識。而其中之理想人格。偉大人物。尤有為吾儕模倣之資者。嗚呼。書之裨益於吾人大矣。然讀書必思。思久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此游藝之所宜具也。本校東南隅。有古剎一所。堂廡宏敞。久無人居。本校因闢為游藝室。所以緩吾心。葆吾力。以悅心機之弗勞也。每日課畢之暇。諸同學紛紛來室。室內備有象棋，軍棋，跳棋，圍棋。以及乒乓球等游藝品。有二人游戲者。有二人游戲者。每值對手之後。則皆聚精凝神。努力爭先。及戰罷之後。勝負已決。勝者則鼓掌致賀。敗者則垂頭喪氣。面紅耳赤。噫，過矣。夫游藝者。乃所以活潑精神。涵養心力。陶冶德性者也。何必勾心鬥角。以求區區之勝負哉。如此豈非失却游藝之本意歟。且吾輩青年。如果養成戰鬥之習慣。以處社會。又何異於今日之軍閥耶。余重有所感矣。

和平

二年級生孫春棠

據『和爲貴忍爲高』的口號看來。似乎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喜好和平的。更莫有一個人不是高尚和平的。這最高尚最可喜的和平。充滿了我們整個國積。當然我們爲各國所喜歡。爲各國所高尚。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本素日和平。節節退讓。而日本的飛機，大砲，機關槍，盡力轟炸東省的城市，上海的機關。直到現在。滿蒙淞滬各處的砲痕鎗跡。尙顯得十分清楚。千秋沒有的奇聞慘劇。也發現在這和平的地土了。我們中國錦繡的山河。恐怕便和平二字斷送了。中國的人民。也恐怕爲和平二字所支配。而作了亡國奴吧。那麼最高尚的和平。最可喜的和平。豈不是靠不住嗎。所以我們要認清。和平可愛。山河更可愛。生命可愛。人格尤可愛。所以自此以後。我們應當是人對我以和平。我對人以禮讓。敵與我以強暴。我與敵以蠻橫。觀事之情勢。而定施行之方針。庶幾可免於危亡。再不致任強敵隨意宰割了。

春風

二年級生周慶桐

好好。嚴冷的冬天去了。一陣陣令人好不逍遙。原來是春風來了。春風來了。樹梢兒微微的擺搖。樹葉兒也漸漸發芽了。好鳥兒也發美調。在枝上不斷的快樂喊叫。原來是春風來了。春風來了。

好好。和惠的春風來到了。太陽也發現溫光來籠罩。窈窕的樹梢也隨着飄搖。萬物都生長發育了。樹木花草也都生芽了。

原來是和美的春風來到。願春風不要走掉。永遠吹着我們入妙。千萬莫叫炎夏把你趕跑。

風寒雪冷中的牆隅廟角

一年級生劉景春

忘記是星期幾了，我與幾位同學進城去遊玩，一邊走着，一邊談話，說什麼『你這門功課考好了，我那們功課考壞了，』自在逍遙，各處表現自由的精神。

正走的有勁時，忽的見前面圍了一大羣人。我們以為又是那拉洋車的和賣大同日報的小孩鬥著玩呢，仍直向前行。又轉面一想，這不定又是出了什麼熱鬧事了，還未說完，那幾位浮躁浪漫的同學，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拉拉扯扯的一直闖上前去。

大家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婦人，垂頭喪氣，鬢髮蓬鬆，大約有四十歲左右，她的兩腳上，只有一支鞋子，背上負著一個不滿三歲的女孩；涕泣不止，右手攙著一個四五歲模樣的男孩，一身受苦餓受飢寒的狀態，真令人目不忍觀。而有一個警察正在向她盤問。

我們着耳靜聽，才知因為她的丈夫不能付車租逃走了，房主也使從今天把她們逐出來，整天沒東西吃了，說到此便大哭起來，也不知如何是好。

哭聲停止了，那乞錢的聲音開始了，亂拱大揖，亂叫好聽的大爺大奶奶。大眾見此情形，便一哄而散，過路人到此也急走幾步。一個紳士坐着汽車走來，車夫高斥：『婦人躲開，』毫不動心的走向銀行裏去了。我摸摸我的口袋，可憐一個錢也沒有，愉快的面龐。立時變成了面紅耳赤的神氣；抬頭見前面一座高樓華屋，旗幟飄揚之地，那便是交通銀行所在地，那裏不定有多少錢攔着呢！！

我們因都沒錢，只得呆呆的走開。又行不數武，見前面那幾百年破舊不堪的牆隅廟角裏，也佔着幾個如人如鬼的

乞丐，在那裏唉呀唉呀的喊呢，這真令我感慨不盡啊！

中國近年衰亡之禍，原是北方連年兵災，南方連年水禍，以致民不聊生，竟養成了許多乞丐寄生社會。而資產階級及國內掌權者，漠不關心。

啊！原來日本買賄中國人作便衣隊，自相慘殺，這種人居多數啊？不要責罰他們，他們是爲自己生活起見，在風寒雪冷的牆隅廟角下生活是難受的，唉！可是在沒資產沒權利的我們，也只有袖手旁觀歎歎歎息。

市衆眼裏的現在學生

一年級生常可權

唉！市衆對於學生之批評，議論，真是充滿了我的耳孔。經我仔細觀察一番之後，才知道他們的批評，議論，真是一點也不錯。他們的批評不外乎二種：

一，對學生在校內之批評：——現在一般學生，在校內天天除了玩耍，弄風潮；還會做什麼，書是一點也不念。教員要太忠於職務了，就說他腐敗，壓迫學生，等等不好名詞，都加在那熱心教導，忠於職務的教員身上，甚致於起風潮，來打倒那誠心，誠意的好教員。可是那鬼詐的，迎合他們玩耍心理的教員，他們却說他負責任，革命化，來他們達到玩耍的目的。「學生」！他們也配稱「學生」二字？直是中國的搗亂者，催命者，除了弄風潮，玩耍，還會什麼呢？

二，對學生在校外之批評：現在的一般學生，在學校裏畢了業，就自稱民衆之「領導者」，中國之「主人翁」。那知自己會說大話，不會作大事，一天只知上跳舞場，和幾個恬不知恥的女學生，在一塊耍弄，逛公園，還有的殺人放火，以民命爲草芥。這個就配當「領導者」，「主人翁」六字嗎？現在國難日亟，就是他們作成的罪孽。以上全是市衆

眼裏的現在學生所作所爲。

青年學生！你們對於市衆的批評作何感想？我想你們一定很誠懇的接受他們的批評，青年學生！要覺悟！在校內除了埋頭讀書外，不管他事，自然就達到我們那「領導者」；和「主人翁」的目的，青年學生們！努力！努力！

男兒終是馬將軍

一年級生張鍾瑤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爲我民族爭生存。爲我國家爭地位。而不惜犧牲者。僅有黑省一區區軍長馬占山將軍。不貪生，不怕死，抱着有我無日，有日無我的決心。在軍事上他敵不過日本。這點，日本人知道。世界人知道。馬占山將軍更知道。而他偏與日本誓死抵抗。因此馬將軍聲振全球。無一人不贊揚馬將軍的勇敢。可是馬氏自與日人抵抗後。政府始終無一兵一卒的帮助。而馬軍血戰兩星期之久。精疲力竭。彈盡援絕。因此才開始向後撤退。以圖反攻，或靜候公理解決。而國聯議案，日人不理。美人警告，日人不從。且屢和馬軍挑戰。馬軍迫不得已。即趁僞國成立之良機。加入僞國。所部稍事休養。俟明春農耕之後。再圖大舉。以竟全功。

自馬氏與僞國發生關係後。國中之空氣，對馬氏大罵而特罵。以爲馬氏不正。但馬氏不顧一切。做暗中的工作。佈置軍隊。籌備款餉。購買槍械。亟力的做他暗中設備。到了今年春天。馬氏已看透了日人的陰謀，僞國的真面目。調查團不日東來。乘機策動。此正其時。便暗中調遣軍隊。冒險逃到黑省。即下令反攻日軍。仍舊是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自馬將軍與日人抵抗後。一般人們說馬占山反正了。我以爲這種論調，太蔑視馬將軍了。這種含有侮辱和嘲弄的評話。是大錯而特錯。政府的軍隊。誰敢隻身冒險的與日人抵抗。滬上一戰。各不肯犧牲自己的實力。結果失敗了

。屈服條件已暫定。誰敢批評政府。而其所以敢辱罵馬將軍。乃因為馬氏不禁人口也。總而言之。為我們的祖宗爭名譽的大好男兒。終是馬將軍一人而已。我盼望批評人者。既不可侮辱君子。亦不可屈服勢力。

將門閉好

一年級生孟繁康

大雪紛紛，北風呼號，人跡將絕的某天早晨，忽聞「冷呀，冷呀，冷呀，凍死人呀！」此種聲音，原是黨內的某要人門口，蹲伏着一位光頭，赤足，衣服籃縷的乞丐喊的。

這時裏面的僕人，聽見叫喊，趕緊開門來看。見有一個將死未死的乞丐，在門前蹲伏。僕人一見大怒，開口便罵道：「你這混賬東西，還不滾開，敢在此歇宿叫喊；若被我老爺知道，輕則送到公安局，重則立刻將你打死。你要知道，我老爺是誰，中國現在的……」，尙未說完，裏面喊道：「下三，下三，」僕人聞叫，連聲應道：「有有。」跑到老爺面前，低聲問道：「老爺甚麼事？」某要人在被窠內怒道：「今天爲什麼，將火兒弄的這樣強！將我烤的周身皆汗，把日本內相贈與我的錦帛之被，都濕了個淋瀝；真可惡，快去與我拿水菓來，解解心中之熱！」僕人將水菓取來，主人這才披上衣服，嚼着水菓問道：「你方才喊什麼？」僕人語故。主人怒道：「將我甜蜜的夢驚走了，不緊；大門口，站些這類東西，實在失體面！」於是穿衣服，跑在門口，見那乞丐仍然蹲伏，呻吟不止。高聲嚇道：「你這無羞恥的東西！竟敢在我門前蹲伏呻吟！好呀，此次東省淪亡，津市之變，皆汝等所爲；老爺我的地位，亦受汝等的影響，幾乎不保！」怒說愈氣，正要動手來打，忽聞震天動地的一聲「打倒貪官污吏，」這人立刻轉身回去，命僕人將門閉好。

原是一隊請願的學生喊的。學生見了乞丐。將往事問了一遍，攙扶這可憐的乞丐，到民辦的賑災粥場去了。

旅行日記十抱陽山一

第十四班閱繁葆

廿三日

上午十一時，至滿城，寄宿於黨部。飯後，細雨濛濛，半日未休，故未出遊。在斗室之中，大家談笑，亦頗覺津津有味。同學等有著圍棋者，奏樂者，遊戲紙，借以遣愁而已。

廿四日

飯後登山。片時，遂至妙慧寺而憩焉。北行不數武，則爲百步廊。廊頂之下，石縫中生一樹，所謂托山樹是也。其下則一畝石在焉。予乃沿上天梯拾級而上。步峻巖，登極峯，仰天長嘯，心曠神怡。飄飄乎有遺世之思，絕塵之想。

下山後，至寺之西北隅，滴水塘在焉。內多題詩，乃遊人至此有感而賦，惟乏名篇。三時許始歸。噫，久仰之抱陽八景，同學等咸謂「原來如此」而已。

廿五日

飯後，至黑風泉。泉水清澄，游魚歷歷可數。南折不數里，則一畝泉在焉。泉之四週，樹木環繞，枝葉叢雜，蒼翠可愛，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誠佳景也。

觀畢，遂依原路而歸。至校後，日將落矣，因有所感，濡筆記之。

怎樣作一個新青年

一年級生王夢麟

新青年這一個名詞，怎樣解釋呢？就是一個青年，他的思想是純潔的，他的感情是熱烈的，他的一切的一切，都

是向着打破傳統的惡習慣，向自強維新的方面去作。也可以說是世界先鋒隊。

看我們中國的今日，頹弱到了極點，要想圖強，必須要有新青年去努力奮鬥。新青年的意義，依我的愚見，有下列的幾條：

(一)剷除一切的舊習慣，力圖自強。我們作事不要有依賴性和畏難的心理，必須要自立。要知道失敗是成功之母，切不可灰心，要細心考察失敗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想法子去補救。用這種自強不息和大無畏的精神去作，一切的事，沒有不成功的。

(二)打破名利心。在我眼中所見到的求學者，都是爲的爭名奪利。我們要打破這種心理，不管自己怎樣，只有益於大眾的，便去作，

(三)努力求學。我們要有高深的知識，纔能作大事業；知識是由書和經驗得來的，所以必須努力求學，去得高深的知識。

上列諸條，話雖不多，如果照着去做，定能爲國奏效的。

與友人書

一年級生趙世潤

敬福吾友閣下。三秋契闊。千里睽違。祇以道路甚遠。不能親自探望。良深飢渴。伏惟旅祺安順。潭祉羊吉。欣甚慰甚。弟碌碌庸才。依然故我。惟粗體尙健。堪以告慰耳。近聞足下居南京。地近繁華。未免柳巷閒遊。少年偶興。亦或有之。第秦樓風月。盡屬虛浮。千金買笑。無非揮霍。身名具敗。不獨傷財而已也。或染惡疾。以致抱恨終身。尤爲深懼。吾友才識高明。務祈早日回頭。弟辱蒙雅愛。瀝膽直陳。尙乞察亮。還請三思。臨風佈意。不盡依

依。順頌近佳。

與友人書

一年級生劉希彥

初春才別，曾幾何時，而暑氣逼人矣。昨展來箋，得悉近況。僕比來忙於校課，無暇修書問候，歉甚歉甚。本期國文一科，改由李師教授。教導有方，循循善誘，不遺餘力。僕近於此科，頗覺津津有味，同學亦表同情。僕此時國文之進步，得益於李師者匪淺。衷心甚慰，敢以奉告。暑假在即，我兄何日返里；尙望示知爲幸。楊柳依依，時思故人，足下云何。

附
錄

Bunyan ee.

十八

54

